

火野葦平著
穆六田閱
雪笠譯

戰爭
文學

麥田裡的女隊



著者近影 (攝於廣東省)

麥田裡的兵隊

火野平著
穆六田閱
雪笠譯

序

世界文壇上，火野葦平佔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因為他送進文學的產業裡許多珍寶。

他不但是在文壇上是位掣筆桿的戰士，而且他還是在沙場上扛槍桿的戰士。他的本來姓名是玉井勝則，是位步兵伍長，在前年的十一月五日，他參加軍隊工作，從杭州灣的炮火中完成他的壯志。他隨着軍伍踏過嘉善、嘉興、湖州、廣德、蕪湖，到了南京。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又轉去了杭州在這裡擔任警備任務。後來又叫他放下槍，拿起筆來去為軍報道部員，更參加徐州會戰。

杭州西子湖的美麗，又掀起他從事文字的心腸，使用血寫成了一本從軍日記，命名為「麥田裡的兵隊」。全書分三章，第一章為自杭州灣上陸至杭州，第二章自前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警備至去年四月末日任報道部員止。第三章為徐州會戰。

這是一本活的戰爭文學作品，內容真切活潑，文字雋永流利，把神速果敢的日軍

精神，描寫得淋漓盡致。該書問世後，洛陽紙貴，世界爭睹，被譽爲「真善美的現代戰爭文學」，實屬名實相符。

譯者雪笠君原名馮稼楮，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文藝科。留學時，曾受日本一流作家岸田國士，阿部知二兩先生的指導，尤被嘉許。歸國後，更能在職務之傍，從事於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叫它早夕與國人相見，這實在是讀書界一件值得愉快的事。

至於他譯筆的流利，短簡……更不庸我在這裡來謳歌許多，但我確敢保證他的忠實，也就是它能和原文具有同一的情調。真的，只要你細心的讀過這個譯本，便會完全領略原作的神韻了。我不願意再往下推獎，因爲人々都有眼睛，也都有鑑賞力，所以，還是讓讀者自己下一個最後的鑑賞批判最好，也比較是有些價值。

譯者記

前有「西線無戰事」——德人雷馬克氏著——後有「麥田裡的兵隊」，實在是歐亞兩洲，並駕齊驅的兩部戰爭文學的最高峰！

「麥田裡的兵隊」的著者火野葦平氏，原名玉井勝則，曾以「糞尿譚」的出世作，獲得日本芥川賞而一鳴驚人。他對於實生活的鍛鍊，體得了自在不敵的表現，揮其妙腕撲書，而不失掉精妙，實在是在日本現在文壇上稀有的作家。

這回中國事變，他應召從軍於古今稀有的徐州大會戰，於是，利用這個機會，便寫出了「麥田裡的兵隊」般的戰爭小說傑作來。

「麥田裡的兵隊」一作，實在能很力強的，深刻到讀者的肺腑裡。是在敵軍的機關槍竟吐着火，迫擊砲和手榴彈轟然炸裂的最前線！並且，不失所謂作家高邁的精神，銳利的觀察，竟產生出來像這樣寫實的作品！的確！由於很多的議論，因為此書的問世，則聖戰的意義，槍後的覺悟……也越發的顯明起來了。因為有這種感人

的偉力，所以，自本年九月十九日發行以來，直到現在，竟突破了三百五十版，以此可見它的偉大了。

『麥田裡的兵隊』的高潮點，是在孫圩汽車隊受了敵軍逆襲的時候，也就是五月十六日那天的記錄。這實在是我直到於今，讀了幾多戰爭文學，也沒有比這銘感人再深的地方。所以，我開口對於『麥田裡的兵隊』的記錄真實，竟和『西線無戰事』的真實，與以同一的褒賞和評價。

其他，對於徐州的殲滅戰，不庸說，當然只是一局部的描寫，但是，僅拿着這一點，也足以浮出來日本軍開關以來大會戰的模樣了。這或許就是作家火野葦平氏的腕力吧？！

自從這回事變勃發以來，我國本諸日滿一心一德，不可分的關係，也和日本友邦同樣的實施了國民精神總動員，在這個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當兒，我們三千萬的滿洲民衆，實在都有一種『麥田裡的兵隊』的必要。譯者更鑑於時局的重大，所以不顧材拙，竟匆匆的把這部大戰爭文學的『麥田裡的兵隊』，胡亂的譯了出來。

這本書原是在我每天晚上的暇時譯的。本來癩，白天就很累的慌，晚上再弄到午夜，就是怎樣好的身板，恐怕也要抗不住，所以，有時因為眼睛的昏花，竟會鬧錯了一些。況且，我又沒有時間，來看第二回，一切的責任，統皆委諸我妻的身上，可是，她又不太懂得漢文，這樣，便依錯就錯的頒到紙上了。直到前些日子，先輩「杉武夫」先生在茶後談起來，我纔知道弄錯了。當時想着要更正又來不及，也是因為我有些窮忙。直到現在要刊印單行本，我纔拿出來又改了一遍。

照原文來說，不庸說，當然得譯做「麥與兵隊」這是毫無疑惑的事。可是，我由於滿洲國人的立場，依諸文學的抽象々徵，便譯做「麥田裡的兵隊」了。但是，要呼它爲「麥與兵隊」，也未爲不可，原因是「換湯不換藥」。

實際的來說，同是一本書，因為讀者國際的，民族的，環境的，思想的不同，所以，作品最後交給讀者的效果，也當然會不同的了。我希望讀者了解我這一點々的徵衷，別誤會了「麥田裡的兵隊」的譯題，然後，再好々的尋味尋味火野葦平氏原作的偉容。

原著的文體，是日記式，並且，形式尤特別的短簡，我爲保持原作的固有神韻，所以，在可能範圍內，還是想要保留着原有的情調，這樣，在翻譯時，却費去了不少時間。可是，終於因爲我的筆拙，竟沒有像原著一樣的弄到筆下生花的地步，這是我直到於今猶覺愧然的事。

原著的背景，是廣漠千里的中國，描寫的情調，正是和我們日常所見的相同。我本着這個趣旨，便到處用了不少方言和土語，爲的是把原著演變得更逼真些。

最後值得銘感的是：「國通」瀨沼部長，菅谷或岡本兩先生，在我翻譯的當兒，或以言語激勵，或竟撥冗指正，……這樣，却使我雖然譯到深更，而不覺得疲倦，的確是給我平添了不少工作的力量。我只是在感謝。

寫在前邊

(這是用筆寫的)

這冊『麥田裡的兵隊』，是一個兵隊的我，當着軍報道部員，而從軍在所謂歷史的大殲滅戰地徐州會戰時候的日記。這次中國事變，我在去年×月×日受了光輝的動員命令出征，十一月五日，便從杭州灣的北沙敵前上陸。但是，自從那時，我們的生命，得由狙覷的槍林彈雨裡最初逃出來，其後，在相當的激戰裡，沒有遍數的曝身在生死的小巷，竟很奇怪的一命幸得安全，而到於今，仍然置身在光輝的戰場上。我在戰場的當間，一面鼻首於言語的修練，而在這壯大的戰爭念想裡，甚麼也不知道，好像成了盲目的瞎子，比彷彿說，我拿着這個當做文學寫的時期雖然來了，然而，那已是遠在以前時間的事情，幾時再能腳踏着故國的土，在別去了戰場以後，若不從新沈靜的去回顧，整理一切，那麼，現在我對於這偉大的現實，也就沒有甚麼事情值得可說的適當話了。我相信，關於戰爭所透視的，可以說的真實

話，乃是我一生事業，而含有價值的事情，因為種々關係，現在我對於戰爭，也沒有甚麼想要說的事情。然而，在另一種的意思上，我又意爲：殘留一本現在戰場裡的一個兵卒的直接經驗記錄，豈不也是一件或許有甚麼用處的事情嗎？所以，便不敢耽誤，匆匆的把現實抄錄了下來。這也是因爲在戰地當着兵卒的我，已成難測幾時戰死之身的緣故。

我打算以我自從身當一個兵卒，參加戰鬥，而從杭州灣敵前上陸起，經嘉善，嘉興，湖州，廣德，蕪湖，入南京，南下而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入城止的戰鬥記，當做第一章，再以杭州入城後，至四月底止，在美麗的西湖々畔，身服警備任務的駐留記，當做第二章，然後以依命配屬於軍報道部，同時立被命從軍於徐州會戰的從軍記，當做第三章寫出。這原是由於各人另有的角度，我纔這樣被置在戰場。這樣以來，這冊徐州會戰的從軍日記，也可以命名爲一個兵卒戰場記錄的「我的戰鬥」，而由於這三部所成的備忘錄的最後一章。這乃是因爲某種事情，竟把最後的「部」，在先發表了的。這對於在徐州戰線的全般戰況或作戰，並沒有甚麼關係，只

不過是整理了我從軍中每天所寫的日記，而加以抄清的東西罷了。更不是甚麼小說。

這回事變勃發以來，關於戰爭的文章，竟多如洪水般的發表了。又有很多高超的人們，來到戰場，寫出來了很多出衆的文章。還有以感動的文詞，綴成了在戰場裡血湧肉躍的壯烈武勇傳，忠勇以至鬼神感泣的美談，有趣味的故事，……這些持有雄渾構想的事變小說，竟緊接着寫出，直到現在，還仍然不絕的向世人送出。這些實在是有意義的事情，況且，又竟都是很高超的東西。在這些裡頭，像我這沒有趣味，羅列一些凡庸的話，乾燥，平板，而悶累是從軍日記，實在是覺得抱歉，汗顏。

在徐州會戰從軍的當兒，軍報道部木村大佐，馬淵中佐，米花少佐，佐伯少佐，囑託尾島博氏，柳兵衛氏諸位所示的好意，實在是不能忘掉。又在從軍中，常受指導的高橋少佐，中山中佐的理解，於今也很快樂的想起來了。並且，對於行動始終相共，挽救這本從軍記的乾燥無味，而給我照了很多豪華，美麗照片的軍報道部照

像班梅本左馬次君的友情，不禁興湧感謝之念。——謹女的記在這裡，用做謝詞。
最後，謹祈嘗十數日間，涉渡淮北平原，在廣漠無邊的麥田裡，俱被塵埃，有時
或共浴彈雨，而一同向徐州進軍的○○部隊將士的武運長久！！

六月十九日

火 野 章 平

五月四日

萬里無雲的晴天。

弄完了出發的武裝，去到馬淵中佐的屋裡。等我進到屋裡，班長便交給了我一封寫給高橋少佐的信，和關於任務上的訓令公文，又很懇切的，指示我一些蚌埠報道部的狀態，以及報道部出動在前線的區署等事情。

回頭他叫侍女辻姑娘送來了啤酒，『好々的喝一盃罷！』說着便把啤酒打開而給我斟上了。我拿過來玻璃杯，連溢出來的沫子也當是很寶貴的東西，一面囁囁着，隨至浮起從前幾天馬淵班長就指示的那深而無限的理解心思。只是這一點，不知是甚麼，竟有好像很沉重的東西，擔放在我肩膀上一般的感懷。我取了一個不動的姿勢，向他敬禮。我將要開門出去，『你沒帶着手槍啊，把我的拿去罷！』說着他便把毛瑟十响的小槍借給我了。



道經北四川路，走過打得粉碎而慘慘的閘北廢墟，來到了北停車場。在路線的上方，都站着陸戰隊的步哨。上了輕油車，人都滿了。竟是軍人，一多半又都是將校。午前九點鐘開車，上海的市街，逐漸的遠去了，車在走着。天氣太熱。雖然開了些窗子，但是那帶有熱氣般的風，更會令人感覺一種沉悶的暑熱。而且又很困，擁擠得真是沒有法的，等一打着盹兒，腦袋竟各處的亂碰。

在蘇州買了一瓶汽水，因為嗓子很乾渴，喝來真香極了。有中國人賣着寒山寺的碑帖，甚麼也不說便拿到窗前來，展開給人們看。

從蘇州往前，在路邊的兩傍，一直竟是深々蔭繁的楊柳樹巷子在續列着，又有很多中國小孩子，在水田裡洗澡。等到輕油車接近了，他們便舉起手，口々聲々の連喊着：「煙捲欣交，煙捲欣交……」，（譯者按：欣交的發音，乃是日本語的「進上」。「進上」是給人的意思，不知怎麼弄顛倒了，到了我國人小孩的嘴裡，竟變成乞求「給我」的意思，這實在是一件趣事。）這些中國的小孩子們，都是爲的留着他們自己抽幾要煙捲的。

到了常州車站，那邊的站臺裡，雖然到的是貨車，可是，竟是載着一些中國人。那

是沒有蓋的貨車。有的打着柿子色的汗傘，有的帶着蓑笠和羅傘莎帽，也有剪了髮而稍微好看的姑娘在交坐着。日本的兵隊，在那分給他們水，或是分送給他們飯團子，他們大概是歸還上海的避難民罷。他們吵吵不絕的亂講究，臉上浮着艱難的表情，然而，日本的兵隊一接近，則忽然的作出一種笑嘻嘻的，會應酬人般的笑臉來，一走過去，便又趁着當兒，恢復了元來的表情，這個那個的，紛紛的講究起來。那裡也有像老禿了頭般的管事人，在指揮着一切。

車出了龍潭，在右邊看着了汽船的駛走，正想着這是揚子江哪，便在丘陵的凹地那邊，看見了黃色的濁流，並且，還看見了一隻驅逐艦，正在那切斷波頭的急跑着。再望々左邊，那有着天文臺的紫金山，和蜿蜒不斷，有着狗牙邊的南京城壁，也都看見了。

午後四點半鐘，到了南京車站。向着步哨打一打聽道兒，便向城門那邊走去。有飛機十架飛去。天氣是燒人般的灼熱。兩傍都是接續着荒涼的廢墟，但是，道路却是特別的好。等走到了拐角，一個好像一塊坐輕油車來的海軍々人，正和中國小孩子講買着鴛鳥。在土堤的底下，有一百多隻鴛鳥，伸着脖頸叫喚着。小孩子一去追牠們，

一百多隻便都很整齊的伸着脖頸，一邊叫喚着很幽妙的聲調，一邊又向左往，或向右去。他們抓着一隻的頸部，便把牠懸掛起來。等交給了兩個五角錢的銅錢，他們便「好好，好好」的說着，而現出得意的神氣，於是，便一散而跑向原野那邊去了。

從那兒僱了一輛黃包車坐着走去。到了挹江門前，因為立有祭祀戰歿勇士的白木塔，於是便下了車，行一敬禮。在那一丈多高碑的正面，寫着：「皇軍戰死病歿英靈菩提」，橫面寫有「如日月光明能除諸幽冥」，和「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村岡部隊建設」等字樣，署名是身延山雲洞書，並且那還是很魁偉而高超的字跡。手拈着野花，香煙在縹緲的上昇着。

我雖然不很詳細知道報道部在那裡，但是，從挹江門乃是一條大道，其間走過陸戰隊，軍政部，最高法院，鼓樓公園一些地方，等來到東和劇場的前邊，在右角便掛有一塊寫着軍報道部的牌子。

見米花少佐。他說：「喲！來了，慢吞吞的休息休息罷」。然後我又把在出發時候，對內班坂田君託付帶來的日本刀，交給了一位叫松田的囑託。他趕緊的拔出一看，「這把麼，可能砍動！」說着便揮掄起來。說話之間，纔知道了松田源一君是小倉生

人，也是一個中學校的同學，不由的歛慕難釋。可幸的是他說明天和我同伴到前線去。

洗澡。要一個屋子睡下。蚊蟲又來啃我來了。

五月五日

「你沒有帶着防毒具罷，這回敵人要拚命呢，不拿去可不行呵！」米花少佐在我出發的當兒曾經這樣說，並且把他的防毒具也借給我。

同伴是囑託高谷先生，軍報道部照像班的梅本君，和新申報的松森君。坐上汽車，八點鐘出發。

這是以後纔知道的，松森君也是小倉的豐國中學畢業。松田君，松森君，我們腳踏過小倉士的三個人，在戰地，並且還是在報道部碰見了，這真是歡喜得令人忘形的一

件趣事。

到了下關的渡船場，領了過江的船票，便從碼頭上船。

那是一艘叫汽油弄得鐵黑，骯髒，窄小的發動機船。裡邊滿載着一些穿着藍襖，髒污便衣的中國人苦力，放出一種怪惡的臭氣。那窄小的船，當着人們行動的當兒，便前後左右的搖動。等將坐上船便立刻開了。

一冒頭便看見了溷濁長江的黃色水流，那寧可說是紅色的水，也却是可怕的潮流。浪頭上到了停着的船舳，做出聲來，而又抽冷子的流過去。看了看水面，停着船的那邊，就好像用相當的速度，在急馳着一般。這條一匪對岸就在那邊，不過像一條泥河似的揚子江，却有三千二百多哩長，滔滔的橫流在大陸，而且，大船還能溯航到一千五百哩遠的上流，那種橫強霸道，不知會怎樣叫你目瞪口呆。塔哥馬號，菱號……十幾隻汽船，都停泊在江上或岸壁。南京那面的岸壁，有一隻颯展着軍艦旗的軍艦。江上還漂浮着驅逐艦的勇姿。

近了，剎那間，便到了江那邊的碼頭。浦口停車場，很慘酷的破壞着。到處有着炸彈的窟窿，和炸彈的痕跡。站台裡到了兩盞很長的貨車，那輛又都滿裝着往前線發送

的糧秣、器具，還搭載着好幾十輛載重或乘人的汽車。兵隊使喚不少中國苦力，很忙的遠着灣。高谷先生僱來了十個苦力，裝着放在站台上的麻袋。因為沒有擱置的地方，所以，便把它堆積在載着兩輛報道部小汽車的無蓋貨車周圍。那原是向敵軍陣地散布的傳單。我們只好坐在報道部的汽車裡走了。

等離開車的時刻近了，往前線去的部隊，便都漸次的集合到火車站上來，闖進各列車所空着的地方。因為裝載的貨物太多，所以兵隊的坐位，也似乎沒大有，他們在不自由的地方站着，像是很不舒服的樣子。我們的汽車，一轉遊也叫兵士們包圍了。他們便是從炎熱的道上行軍來的樣子，滿身是汗，却潤濕了他們的軍服。

午前十點五十分開車。

我坐的是佐伯少佐用的「泰拉布朗」號小汽車，而且是一個名字很豁亮，叫做花陰浮藏的運轉手兩個人。車裡的墊子，軟柔得好極了。在周圍叫毒巴巴的，灼熱的太陽光晒着的也不少，他們坐在很窄狹的地方，好像很不舒服，我却很覺着過意不去，倒覺不好意思起來，然而，在這汽車裡，樣々の貨物又都是滿々の，雖然覺得過意不去，也只好求人家饒恕罷了。兵隊們在帽子上，有的頂戴着羊肚毛巾，也有的披散着

小方手巾。大陸五月裡的太陽，便把它頂強烈而紛散的暑氣投射下來了。連那颯颯過來的風，也只是悶熱。

有兩三個兵隊，躡進到汽車的底下，『這場是特等席呀！……』的說着。這盪軍用列車，好像是載着種々の兵隊，然而，一打聽，坐在我們貨車裡的，又大概都是伊豫松山的兵隊，原來，父親是伊豫生人，我呢，也上過四國好多次，所以，不由的竟很依戀起來。火車是慢速度的行進着。說是到峠埠得費十二個鐘頭。真有一點膩的慌。兩傍是寬潤無邊的麥田在接續着，並不着多少水田。也沒有高山。遇時也有丘陵，河溝，但是慢々の丘陵也減少了，水田也沒有了，河溝也不多了，只是一片平坦的，開拓了的麥田。路線叫楊柳和刺槐夾着，遇到楊柳樹很繁茂的地方，從兩傍迫來，竟好像是一條隧道。的確，這裡是舒服極了。

兩傍竟是一望無邊的葱青麥田，不論幾時，不論到那也都接連着，在荒茫的原野處處，還有被拋棄了，只殘剩着牆壁的部落點々存在。好幾塊地方，還有像望樓似的堡壘。小雀群集在有槍眼的地方，好像衝着甚麼似的出來進去，大概是在續着窩巢。時不常的，白鷺從麥田裡飛起，又和火車平行的飛去。麥田裡簡直是看不着人影，僅々

有幾塊地方，能看得見警備隊的粗糲房子，插着日本旗，住着日本的兵隊，不，那並不是房子，原是把現成的板子，木杆，和窩銀鐵接合起來，急忙火勢搭修成的窩棚。在那窩棚的轉圈，都拿土囊築着防壘，在防備着敵人。有廚房，也有用圓木桶哩，還是甚麼的作成的澡塘子。

在那樣地方，那樣邊僻的地方，也會看着飄展的日本旗，而且有窩棚，住着兵隊，他們的不自由，確够想像的了。我警備杭州過了四個月，以後來到上海，又經過南京，於今，是渡揚子江走向前線去的，可是和杭州，上海，南京的兵隊比一比，再想想，負着警備鐵道的重責，而擁身在這種困苦和缺乏裡的兵隊，心裡竟不覺衝湧起痛傷來。

步哨抱着槍在靜立着。也有的地方，是在打的架子的望樓上監視着。那種勇姿，扭着真是燦然，光輝！若從火車上邊一擺動手或帽子，那邊也會搖起手來。從窩棚裡，露出來了很多連片鬍子的臉，作出呼喊的聲音，也不管從那邊，都是一致大聲的叫喊說：「你們要使勁啊！」。因爲火車行進的速度很慢，所以，也有打聽部隊名的，也有在回報着近況的。「給你煙捲罷！」，「謝々你！」的噪々着。從火車上投下去的「金

蝙蝠」牌麵捲也有罷幾盒。麥田像碧綠的海水一般，仍然是沒邊沒沿的接續着。

在杭州的時候，各方面會傳說了最近內地的消息，很聽說了一些槍後國民的緊張聲勢，比事變剛纔勃發的當兒，越發在弛緩着。但是當住在比較平穩些的杭州的當兒，若從另一方面來設想，那倒也可以解釋是當大國民的鷹揚，雖然叫你憤怒，同時却也有點饒恕的心地。小々島國的日本，一面做着這樣的大戰爭，一面還在那樣的暢快着，這真是很奇異的光景，從戰爭裡回去的人們，對於那種暢快的空氣，感激的，真是樂的沒有法的，我想這一定是真實罷。但是，於今，我急馳在這荒涼戰場裡的感懷，對於輕薄國民的憤恨，却又不禁從胸脯底下洶湧上來。我感覺着這樣憤恨，又帶着不看的眺望着馳過去的楊柳，麥田，和已開了花的刺槐。

忽然，「詩意呀。真像牧逸馬的小說一樣呢！」花咲君說。我很驚訝的歪了歪他。這個含有詩意的連轉手，瀟灑着恍惚的表情，「載着千古的夢而……」他又像感嘆似的叨念着，「真好嘍！我可是長崎縣的五島生人，但是，我却打算把借壁隣右的小子們，領個五六十家到這樣的地方來呢。中國實在是寬大呀，若是看着這樣的風景，在日本住，那真是沒有味了嘍！」他翻來覆去的說着他的感懷。但是，他又似發愁的

說：「然而，小子們吃不着魚，却巴不得的難受罷！」

花咲君是非常愛說快活話的人。從浦口上車的時候，以及上了車以後，他便給我講聽了一些：佐伯少佐的汽車，爲甚麼塗抹着綠色，渡過外白渡橋，涉越蘇州河，在河那邊的上海魔，持着買賣汽車勢力的上海惡黨，若給二十塊錢就連相殺人的無賴漢，還有一些有趣兒的小話。這樣，得十二個鐘頭長的火車，因爲這個詩意的運轉手，竟會縮短了許多。

監視哨拿着望遠鏡，在東葛鎮車站的房上，看着山的方向。津浦路沿線，似乎還有敗殘的敵兵紛紛出沒，不用說，就是這邊列車，也準備的很充分，在防禦着敵人不斷的襲擊。從滁縣的車站起，便有裝甲車連結了四輛沒有蓋的貨車，乘着警備兵，打頭先走了。

在滁縣，那些像高個子「熊襲」（譯者註：「熊襲」是古代，在日本南方居住的民族）般的，鬍子又很厚的警備隊們，一面拿着中國人的長杆煙袋，很頻的抽着葉子烟，一面又講究着打耗子的戰術。——那原是拿着姑娘當油水，去勾引出來殘敗敵兵的一種戰術。他們說：「掃蕩殘敗的敵兵，老也沒弄得很巧妙，可是，自從編出來了這種打

耗子的戰術以後，便能很有趣兒的纏住了喇！」這樣，那個兵士還做出了一個很爽快的笑來。

嘉山縣車站，是用茶水在接待着，兵隊都拿着小水壺要水去了。

兵隊們在火車上開始打盹兒了。連箱子也沒有的臺車上，因為都裝的滿々の，所以竟橫躺不下，腿腳都支出在外邊來。這樣，只好互相的靠着身子，在打着盹兒。真是不消停極了。扭着的人雖然很揪心，可是，他們倒輕易的掉不下來。

那興許是去爆炸徐州戰線的飛機，四架都像很沉的樣子，擁抱着炸彈飛去。

「等扔下去了，可就說不上要用多少倍的速度，嚟々的往回飛！」兵隊在說着。

走到了一個很長的光身鐵橋。那好像急忙火勢修理成了的樣子。吊着也有罷幾根大的鐵條，挺老高的。下邊是濁流嘩々の流着，立有一塊寫着五杆速度的標牌。咕噠咕噠，咚咚，咕噠咕噠……實在是不很舒服。從石山門以後，車的平均速度便變成了十杆。

天色漸々の要黑了，同時，又變起天來，等將一過了臨淮關，雨便下下來了。在這下一陣，又止一陣的當兒，天色也就黑了。

說是在正在燈火管制，煙捲也不與抽，所以，黑暗的火車，竟馳走在漆黑的平原裡。的確，若是走的快的話，好歹不說，就讓它咕噥，咕噥去罷，可是，對這像笨牛走着一樣的機械的遲鈍，說不上怎的，總覺得不衝心。

白天熱々鬧々大聲說話的兵隊們，於今一點聲也沒有，想必是睡着了罷。忽然，不知道是誰，——

「懷誓必勝，勇躍出了鄉關，那麼，若是不勝還能回去嗎？！進軍號角鑽入了耳鼓，眼臉裡却浮起來旗的波瀾！」

竟用很矮的聲音唱着。又好像等一等似的，一會兒的工夫，大夥就唱和起來。聲音漸々的高，漸々的高，未了有的拍着膝蓋，有的敲着傳單的麻袋，還有的鳴着腳，而一齊的合唱着。

偶然一看窗外，却像深々沉々的海原一般，在夜裡，僅能模々糊々的看着水平線。有的時候，過去了的丘陵，阻着却像波浪般的灣々起伏。真是甚麼光亮也沒有。

兵隊們的歌，從「露營的歌」，唱到「上海的信息」，還唱着「愛國進行曲」，又唱了「戰友」。我是甚麼時候，也跟着兵隊唱起來了呢？當我自己這樣一留神的工

矣，嘴一打站也就住了唱。不錯，那種感傷，當然是可笑，但是，我又一想，連這些切實的感受還能來反省，那不也就是值得嗤笑的感傷嗎？！

前邊的光景却很希罕，倒能看見了電燈恍々惚々的光。

在越下越利烈的豪雨裡，火車好歹算是到了蚌埠車站。

在站臺上，看着了很多兵隊的影子。坐火車來了的兵隊，也下到站臺，點閱了人數，雨下得雖然更慘憺，可是他們竟開出去了。

「報道部是在那？」有的這樣在喊着的。

岡田先生來了，手搖車也開來在站臺裡。

從貨車上，籠總的卸下來好幾十個裝着傳單的麻袋，又把它換裝在手搖車上。聽說連相就要把它運到飛行場去。大雨竟似傾盆的下起來了。因為一輛裝不完，趕緊的又裝了一輛運去了。先堆積了一些道木，然後，從貨車上把汽車卸到了站臺。等一看車站的鐘，已經是九點四十分了。車站是很忙々活々の樣子在喧嚷着。手搖車又折回來，於是，把剩下了的麻袋裝上，便向報道部走去。

雨只是越發的利害起來。

你們兵士們

薪水幾時就沒拿到手？

三頓的飯也吃飽麼？

軍餉與你們打仗就給你們麼？

同樣的勇士的姓名到了失敗

的時候就是軍長也不免一死

！豈僅大開馬山在漢口被槍

斃的是其最好的榜樣！

與其在日本軍隊炸彈雨下冒險

不如回到家裏以一家團圓計

軍報道部是在一個空大的二階樓房，似

乎還沒有收拾完的樣子，樓底下却像空房

子般的七顛八倒着。事務所是在那樓上。

說是在今天一晚上，便得把傳單交給飛

行隊和各部隊。於是，便拿隔這四五處房

子的前邊，原先好像是一家酒店的房子，

當了倉庫，把傳單擱在那裡。又照着種類

的區別，加以分類，整理。真的，確有各

式各樣有趣兒的呢。

呆了一會，木村大佐，佐伯少佐，出淵

大尉也都來了。木村大佐說：

「辛苦啊！」

「飯已經預備好了，吃去罷！肚子餓了

吧？」木村大佐又這樣告訴我。

於是，我便到本部的飯廳裡吃飯去了。
噲，一堆甚得慌的蒼蠅，真是黑鴉鴉的。
吃完了飯，又在整理着傳單的當兒，木
村大佐又來了，他說：

『你洗澡去罷！是求特務機關那邊，特
爲給咱們燒開的呀，出汗了罷？』

因爲事情也告了一段落，所以，我便折
回到報道部，再從雨裡跑過，到特務機關
的事務所洗澡去。

真舒服啊！等出來，要了一杯熱茶水，
真是特別的香，我咕嚕咕嚕的便喝了。

『這方圍水是不太好，因爲含有鐵的成
分，所以，若是老喝這裡的水，得痰咳病
的却很多，這裡雖然不是像那變大的大都



前線的士兵
在戰場裡浴
血拼命！
漢口的國共
兩黨只在爭
權奪利！



會，你看，可有專治痰咳病的堂々醫院呢！「特務機關的人這樣說了。」

剛纔洗澡的時候，胰子沒能够好好的融化，老是嘎吱嘎吱的，當時我也想了，興許是有甚麼鑽石的成分，那可不是那種關係怎的。

道了謝回去。夾打着雷的大雨，很利害的下着。接二連三的，又是一個閃，它像亞林質瓦斯（譯者註：亞林質是炭輕二氣結成的氣，有着極亮的光。英名 Acetylene）般的閃着藍光，於是，很慘憺的雷聲，便連相的在頭上四外響起來。

「辛苦了啊，喇，喝罷！」說着，佐伯少佐便打開了啤酒。

聽說明天早晨，有一個叫西伊勢吉的運轉手，要開着汽車，到高橋少佐那場去，所以，我也想着去，可是，等當木村部長一說，他說：

「明天秩父宮殿下也到蚌埠來，我想叫你在這好呢，可是，前線是很快的往前進展着，趁着離的不太遠的當兒若不去，却又趕不上了，哎！那麼你就到高橋少佐那去罷！以外沒有甚麼希望的事情了嗎？……」他竟是說了一些很有理解的話，所以，我也說了一些自己所思忖的事情。

真是越早越好，因為我很想要趕快的跑到前線去。於是，就決定了在明天早晨，坐着汽車去追趕高橋少佐。

電光閃々，雷也響的利害，雨老是下個不歇。

五月六日

亮了，竟是爽晴的好天頭。

「傳單還剩一些沒整理，五點多鐘招呼我一聲罷！」

出淵大尉雖然這樣托咐了，可是，他反來招呼起這邊來了。他還說：

「正睡在香甜的當兒，實在不過意招呼呢。」

早夕的就到倉庫去，整理着傳單。把往前線帶的份兒，裝在高橋少佐的汽車上。說是運轉手西君，知道高橋少佐居住的位置，所以，向着木村部長，佐伯少佐寒暄了幾句，便在八點多鐘出發。

走到街頭上，在凹凸得很厲害的上邊，低窪的地方，竟注着泥水，那原是很不好走的紅土道。

「太不平整啦，可是，能走到那，便走着那看罷！」西君說。

能看得着藍天，但是，又忽然的陰起，剎那間，便又嘩的一聲下起來了。

到了淮河，有松井部隊架設着很壯觀的軍橋。那是在鐵船上鋪着跳板而成的。右邊津浦鐵路的鐵橋，已是從正當間兒，嘎吱的折成了兩節，沉沒在河裡。水是黃色。

將走到軍橋，一個工兵飛跑過來說：

「要慢一點的走罷！」

從軍橋上渡去，越過了濕拉汪激的道，再從只殘餘着牆壁的小堡子裡穿過，等到了麥田的時候，西君說：

『今天究竟是不行了，折回去罷！』

道路叫雨下的很泥濘，所以，車輪全都滯住，只好再坐上汽車。

『車算玩完了，若是趕上殘敗的敵兵出來了的當兒，跑也跑不疊當啊，聽說昨天還有兩個殘敗的敵兵來呢。』我說。

折回去，雨越發的加緊起來。果然在軍橋的眼前，汽車便脫落脫落的滑進到傾斜的地方去，終於竟動也不動了。鋪了些乾草，又墊了些甌瓦看一看，可是，任憑怎麼弄，車輪還是滯着不動轉。西君脫了鞋，光着腳，進到汪在道傍的水裡。

『太也趕甚麼啦，若不快點當大官，真不行哪！』我同情於他的說。

可是，他說：

『不——，這也很有味道呀！』

他並沒有現出麻煩來，只是盡量的搬着石頭和乾草，或是檢來蓆子鋪上，又搖着壓榨機往前推着。我也幫着他忙。

在這傍的井沿上，有一個用洋油筒拔着水的工兵，他現着很不過意的樣子在做笑着，那附近只剩下牆壁的破房子，都修上了房蓋，工兵也就好像住在那附近。

從對面來了一輛汽車，過着軍橋，裡面坐着三個將校，可是扭着我們的樣子，又趕緊的折回去了。

將士在軍橋上走着，機關槍的聲音便響起來。

約有一個中隊的部隊，從那邊渡來，他們集結在河壩上，隊長作着不動的姿勢，好像在下面下着甚麼命令。五六個好像偵探似的兵隊，插上了槍刺刀，便從雨裡跑去。

淮河的堤壩，全都劃歸為陣地，挖有戰壕，各地方還都作有掩蓋機槍的土座。在堤壩的到處，有我軍戰死者的白頭墳墓，立在濺泥裡，供着野外的青草。淮河有距離二百多米的幅員，也有相當的水量，這個渡河戰的格外困難，也足夠想像的了。

工兵隊的兵士告訴給我們了，在鐵橋的對面那邊，還有一處樹立着幾十根戰死者木標的地方。

在北邊，又有機關槍的聲音，像爆豆一般，接二連三的響着。

在過完了軍橋的營兒，呀，汽車又掉到坎下去了。樣子的法都試着看了，但是，怎

變的也上不來，所以，只好往下搬弄東西。這工夫兒，有一個高個子的工兵來了說：

「我幫你們推罷！」

「想灘上泥甌髒啊！」

「甚麼？反正咱們做活也是髒的，等一等！」他說着便向橋那邊打招呼。

於是，用水瓢掬着汪在軍橋鐵船裡水的兵隊們，五六個人連相都集合來了。唉啦啦，唉啦啦……的，便把汽車給推到坎上來。

「謝々，謝々！」

「這樣道還有坐汽車走的嗎？中國的道路，若是不乾，是絕不行啊！」他們笑着便跑向軍橋那邊去。

等我們回到了報道部，木村部長，佐々木少佐也都笑了。

「暫時在這罷！」又說了些別的話。

趕到了倉庫，傳單好像還沒有整理完了，我幫着忙了一陣，雨纔止住不下了。定規的是四點鐘，飛行隊和各部隊來拿傳單。我從昨天就沒睡多少覺，所以，等着等着便躺在傳單的上邊，吃呼吃呼的睡去。只是蒼蠅却有一點妨害着安眠。不論怎說，蒼蠅

多了，真是令人發呆。像昨天晚上在飯廳也就吃了一驚，別說飛在屋裡嚙々的，就是在道上，也是無數的，黑鴉々的在滿溢着呢。

傳單是用白，紅，青，綠，黃一些帶顏色的紙印的。畫呢？聽說是現住在上海的麻生豐氏畫的。現在，我正睡在汪精衛的身上。

在四點將過，便都來拿來了。於是，便照着區署交給了他們。屬從飛機上往下撒布的飛行隊分攤的最多，多的像小山一般。所以，他們一面往手搖車裡裝着，一面笑着說：

「若是鈔票麼，就給這些也就挺好啦，可是……」

「多少都給喇，哎呀，賤賣喇！」

等再一投給他們，他們又說：

「真會做買賣喇！」

「嘿々，屢承您照顧，感謝莫銘！」

直到四點半鐘，纔全部完了。

興許是下雨的原故罷，秩父宮殿下好像不能到蚌埠來了。

洗澡去。今天是在裏頭的木桶澡塘，是值班的兵隊來給燒的。

以後，便到車站附近的一家酒保去辦置啤酒。在燬壞了磚牆裡的當中，有着一個張着天幕的小酒肆。說是：

『已竟賣完了呀，得隔三天，纔能來一百箱呢，可是，只要一點來鐘，便會沒有了。若是日本酒可有，是金盃牌的，一升一圓七毛錢。』

這樣，只好少買點罐頭甚麼的走回來。給我們找的錢，竟是一些朝鮮紙票。

吃完了晚飯，我在屋裡的時候，木村部長走進來。他對於我們沒有辦置來啤酒的話很同情的說：

『有買來的啤酒，把它起開罷！』

然後，又把當酒肴的波羅蜜罐頭打開，趕着說着樣々の話兒，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竟變成了像座談會的樣子。

話題百出——那個話，這個話，也不知說到那纔算完，若是說老也沒有頭，所以只好打住。

等到木村部長回去的時候，已經快到了十二點鐘。

五月七日

中國的小孩子，不知從那搔來了一架掛鐘，一面嘯々的擱着，一面在街上走着。道路的傍邊，還有五六個小孩，在拿着小大錢要錢。那原是用一種小智慧的一手動作。

「來把三個骰子嘯的轉了一轉。那若是出了4，5，6是最好不過的了。若出來了一樣的點數，只是再弄下回。1，2，3的點數是最不好。」梅本君這樣的給說明着。等骰子眼一瞎曲的看不清楚，便扒着扒着的釘着看，嘴裡還吵々嚷々的，給人家，或是收來磨擦得像洋鐵片般的小大錢。像這樣十歲左右的小孩，拿着小大錢賭博的，雖然方法是各式各樣的不一樣，但是，就是在杭州，上海，南京，也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見。

松森君爲的去拿下一回的傳單，說是要坐十一點鐘的飛機回南京。於是，便決計託

他給捎信。因為沒有時間，所以，僅々的給父親，和小倉的劉寒吉寫了。在給父親的信裡，寫的是：

「從今以後，因為是從軍最後決戰的徐州大會戰，所以，便要向前線出發。我是好久的，從槍林彈雨下潛逃出來的，但是，中國人的槍子算甚麼玩藝呀，決沒有碰在我腦袋上的道理，這只要請您放心……」

在給寒吉的信裡附寫着一首歌：

埋在這生命裡的決心，

燦然奔向河虎的大道。

從前，當着一個兵卒，直到決定從杭州灣敵前上陸的前夜，一向是被禁止的書信，現在已經允許寫了。可是，那時只是簡々單々の寫着：——漸々的便要從○○敵前上陸了。——像中國人的槍子甚麼的，絕對中不上的一些話，總是沒能寫上。那種切實的悲壯，和於今我走向戰線的心地，真是太差的零壞了。就是這回從軍，或者與許戰死了也不一定，然而，在現在寫着的自己話裡，說不上怎的，人們總會要尋思那是帶有一種修飾的。所以，我便把給寒吉的歌取消，並且，把那個歌，改寫在了我從軍手

帳的緊頭一篇上。這個若不是在我戰死後就被人看見了，我想像這樣的修飾，真是不會有甚麼意義。（說起來河虎子，我是最喜愛的，並且，我會搜集了一些各式各樣關於河虎子的東西，時不常的，又畫一些河虎子的圖畫，所以，親友們都管我叫河虎子。）

和高谷先生，梅本君三個人，去到大街散步。在路線前邊稍微當面的牆壁上，有用青油漆在一面寫着的「辦理兵役保甲民衆須知」。那是：

一、凡中華民國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義務。

二、兵役分國民兵役與常備兵役兩種。

三、男子年滿十八歲，就要服國民兵役，年滿二十歲，經身體檢查合格後，就要服常備兵役。

等以下十三條。是一個關於徵兵的嚴厲佈告。

越過了路線，進到難民區域。站着一個步哨，說是沒拿有本部許可證的人，是進不來的，那是一條沒有很大房子的中國街，却看着不着日本兵隊的影子。有很多中國人在通行着，商店也都開着，真是悠閑得一點不像戰地。

一個有大門樓的房子，掛着一塊寫着「蚌埠難民復業指導委員會」的牌子。在五六家的前邊，還有商團組辦事處。那些帶着商團的袖章，穿着好像黃色海軍服，靚着像警察的人們，看着我們的時候，便輕颯颯的閃一闪袖子，行了一個很可笑的舉手禮。

我們進到一個叫東亞博愛醫院的屋裡看看，靚着好像是一座道教的廟宇。也許今天不是看病的日子罷，靜悄悄的誰也沒有。偷着看看那左邊有櫺窗子的屋子，却躺着一個眼珠子都鼓出來，青臉禿髮的消瘦女人，隨着便出來一個似乎伺候人的老太，嘿々，嘿々の笑了。於是躺着的那個有病女人，也在迸出來的眼裡，浮起和靚的樣子，歪動着沒有力量的嘴唇，也嘿々の笑着。那原是不論在那，不論幾時，中國人一看見日本兵隊，便表示出來的例笑。

我也興許是因爲在反胃的藥品臭味裏頭罷，總覺着有一種像催逼我嘔吐般的，陰慘的討厭。在病室裡的到處，那腰來高的牆壁上，都有中上了的槍眼痕跡。

賣各式各樣吃物的小攤有的是，然而，却都像很骯髒，叫人興不起來食慾。爲的麥考起見，便在饅頭舖買了些蒸得潔白，渣突々の饅頭。吃了噙々，只是渣突々の，却是甚麼味道也沒有。等把四個賞給站在十字街口的商團警察，他們則像很香的樣子吃

了。

「這個總得切成兩瓣，把用油和鹽炒了的芋頭插進裏面，然後和稀粥一塊吃纔香呢，日本人若不那樣弄着吃，真是吃不下去啊！」，生在粥的名所——大和的梅本君說。一個甚麼也沒有空屋子裡，放置一個裝着稍微白漿的壇子。只有一個漢子，手托着腮，呆々的在等着客人。一打聽那是甚麼？他說是酒。可不是麼，這就是酒館啊。在磚牆寫着東菜市場的廣場門上，交叉着日章旗和五色旗，還貼着一張寫有「蚌埠附近鄉村代表合組辦事處成立大會」的紅紙條。

進去看々，處々都放置有筐籃，賣着蔬菜和雞蛋。我們正在看着，有一個老太太，手拿着一個直徑二尺多的筐，裡頭滿裝着一些麵，蔥，豆等々。得開發多少錢呵？在我暗想着的當兒，她竟開發一角錢走去。

「真呵，中國人一天若有一角錢，便可以活着呀！」高谷先生像有所感的說。

雞蛋賣一角錢四個，我稍微的買了些。

去到開成立大會的會場一看，好像是還沒有開會，但是桌子甚麼的都已設備好了，裝飾着日章旗和五色旗。却像幼稚園的樣子。偷着往裡一瞧，一個帶着金絲腿眼鏡，

好像認棍的人，竟嘿々的笑着，並且：他還煽動着兩隻手說：

「嘿々，嘿々，請罷！」

回到了報道部，木村部長和佐伯少佐正出去。等找着了梅本君一打聽，說是上難民大會去了。

又去到東菜市場，會也就立刻開始了。在那有三四個會日本話的人，擔任着翻譯。他們的那種流暢法，却實驚人。像從南京那邊領來的樣子。軍部方面，有高橋參謀代表日本軍致詞，中國方面代表所說的話，大概的意思是：

「脫離苛斂誅求，不知胡底的國民政府治下，逃出苛捐酷稅的桎梏，在以東洋和平爲念的大日本皇軍庇護下，竟得安居樂業，誠乃無上的幸福！！今後敢望倍加指導，援助……」云云。掌聲四起，搖動着紙作的五色國旗。

說是大會完了就分配傳單，於是，把火車載來的傳單，數着十張十張的分開。聽說到了有一百五十多村的代表。傳單一共是四種，四個人各拿着一種。預定是叫代表排成一趟，然後再逐次通過，分配給他們。但是這些村代表老先生們，全都沒有訓練，不管幹事說多少回也不明白，累贅的事情太多了。

真的，也不怪那樣，你想集合在這裡的代表們，全都是莊稼人，自然不會受着教育甚變的，若說身板麼，倒很硬實，顏色晒的鐵黑，臉上刻着像摺疊一般的深々皺紋，接受傳單的手竟是骨節，却像金剛葉一般的寬大。他們並不像城鎮的中國人，就是看着日本兵隊，也不嘿々的笑。只是默々的領着傳單，也不看一看它。

他們有的又來領重份來的，有的反倒遞過來的，還有的僅領了一張便退下的，真是比小孩子都麻煩。然而，我對於這些朴實得像土一般的莊稼人們，却覺得有一種無限的親近。那也許是因爲那些中國人，很像我所認識的日本百姓誰一樣的原故。這些蠢笨令人心焦的民族們，阻着他們確像叫一切令人出不來氣的政治，理論，戰爭在打得落花流水的往前倒，其實，那些東西確是不能把他們怎麼樣，却滿溢着鈍重，執拗的力量。

這邊那邊，都好像比賽的樣子擰着鼻涕。然後，把弄上了鼻涕的手，就往衣裳上一抹，把特意給他們的傳單，正好竟擦了一些鼻涕扔了。看着這些爛眼睛的莊稼人，我想實在不是敵手，終於一笑了之。

歸來天已薄暮。說是叫把特務機關的人領到××去，於是，便一塊的坐上了汽車。

××並不太遠，等到了的時候，看那發着青草芽的，很寬廣的××，有好幾十架××機或××機，在一排並列着，倒是很爽快的風景。

『在兩三天前，敵方的飛機來爆炸這場來了，還扔下來了很多炸彈。但是，對於飛機並沒有損害，就是兵隊，也只不過是兩、三個人受着輕傷罷了。』一個人這樣說。

我很想着要便坐在撒傳單的飛機上，去從上空看看敵方的陣地。這事我也求過木村部長和佐伯少佐，他們已經答應了，說是給我找一個甚麼便宜，所以將來也許能坐着。

事情辦完了，又坐着汽車，和特務機關的人一堆回來。那個人說：

『聽說在今天日頭傍西的當兒，蒙城已經陷落了！』

夜裡，說是找着了像玻璃球般的中國棋子。於是，便在紙上畫上道，做成了一塊速製的棋盤，和木村大佐，佐伯少佐，岡田先生們，作起循環賽來，直到了深更。

五月八日

張着鐵絲網的鐵床上，也沒有厚褥子，只是鋪着毛毯。等早晨一起來，都說是身子疼。在腰上還麻々俐俐的刻着鐵絲網的花紋。

「這是在睡覺的工夫，還能鍛鍊着身體呢。崇敬着『頭山滿翁』！像名古屋竟扒拉算盤的城鎮裡，竟出了像我這樣一個東西，倒很出色呀！」岡田先生一面笑着，一面這樣說。

因為颶風，飛機沒能出去。晚走一天的松森君，說是叫臭虫陪了，他一面這邊那邊的撓着，一面開始搜查起來。

天頭停住了，道也不要緊了罷，於是，便決定要出發。

據說前線是非常好調的收着戰果，順々營々的前進着。我們所配屬的，和高橋少佐行動相共的××本部，現在是在那了呢？却是不知道。佐伯少佐拿着地圖，去到戰鬥本部給打聽去了。

這次的徐州大包圍戰，是要一舉殲滅蔣介石費了七年歲月所構築的堅陣，和那集結

着是有五十萬的敵兵。這次大作戰，從北邊，是有華北的日本軍，從好幾個月以前就開始了攻略的進軍。華中軍呢，爲的要遮斷敵兵的退路，也從南邊北進着，關於作戰上的事情暫把它省略去，但是，據說沿着津浦路的××部隊，從豪城向永城左邊迂回，××部隊，和那中央的××部隊，都是各各的在北進着。然而，在那些北上軍裡，能有「趣味戰」，並且，還能先攻入徐州城的，大家都預想會是××部隊的，所以，軍報道部的主力，或是各報社的從軍記者，也都拿出他們的全能，去和那個部隊共同行動。

佐伯少佐歸來，打拉開了地圖給我們說明着：

「直到昨天，××本部的所在位置是知道的，但是，却不知道今天又到那了。至於有道沒有道，就是有道，又不能不能走過去，也都不知道。若是能到懷遠，因爲那有兵站部，所以，你們走到那場再打聽打聽道罷！昨天本部的的位置，是在這個叫仁和集的地方。」

寒暄了幾句，照像班的梅本君也說要去，於是，便坐上了西君開的汽車裡。

出發，正是九點稍過。大阪朝日新聞的青色大汽車，也叫一塊兒領去，這樣，便一塊的同行了。

這回不是前天走到半道的那條道了。順沿着淮河走向懷遠，那是很好的道路。前邊能看見披着青石皮膚的山峯。來到了懷遠。窄狹的道路，因為手搖車的通過，弄得很混雜。

進到北園××部隊，據說那是藤田部隊××。等到五百米前邊的織田××事務所一打聽，也不知道部隊走到那場去了。然後，一個身量很矮的少尉說：

「至於道路，還能走到這前邊三里多地遠。只能走到蘇集是確實的，從那再往前就不知道了。太幹甚麼啦，道弄壞了不說，還有敗殘的敵兵，況且，又埋着地雷呢！所以，昨天也把手搖車給碰壞了。兵站也想要排除萬難，坐着手搖車去追趕××，但是，若不去看々，總像是不行的樣子啊！」

等從那場出來，西君便顯現着一種揪心的臉說

「不管怎的，走去看々，折回去是不行的。」

「甚麼，不要緊喇！」我說。

工兵隊正在修理着凹凸不平的道路。

在法向淮河的渦河上，有一座觀月橋，原是工兵隊所架設的一座既壯麗，又漂亮的

橋樑，它是在懷遠的城外。

一個工兵隊的軍曹，手拿着紅旗，站在橋邊上。一問他，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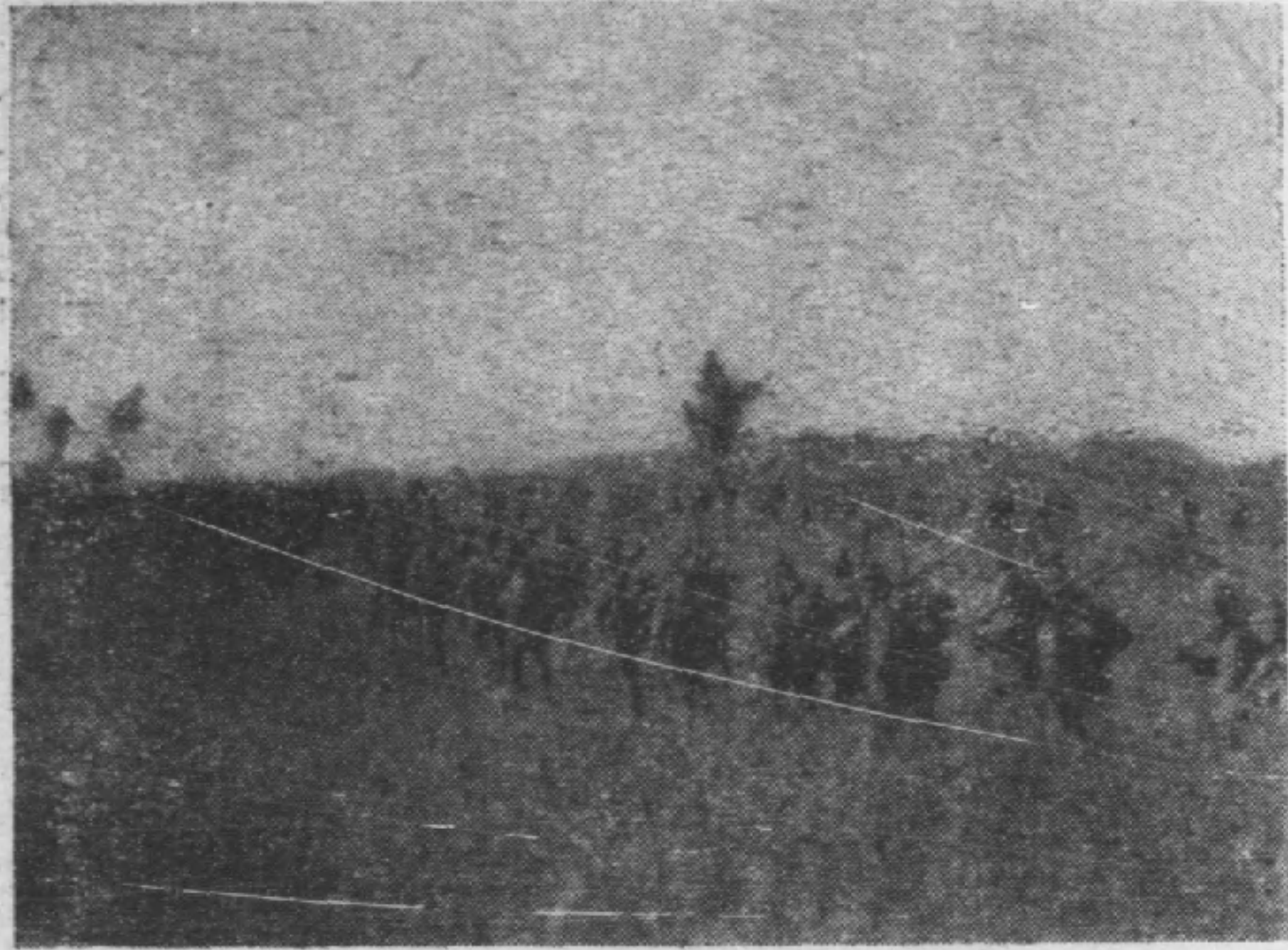
「若到本部的位，怎麼樣可不知道，但是，確能走到包家集。剛纔工兵隊的手搖車，裝着器具，材料去了。那麼，你們快點去追他們看罷！」

因為告訴叫慢一點走，所以，只好靜々の渡過觀月橋。

等穿過了已經破壞的屯堡，呀！只是茫茫的麥田，豁然展開在眼前。照着地圖前進。濕拉汪激的活泥道，原樣的硬結在道上。從那上很塊搖的走着，進上來的泥塊，還老打着腦袋。

在那也看不着工兵隊的手搖車，那條跑着的道路，頭首在地圖上還能找出這條道來，但是，一出了蘇集，道便東西南北的縱橫着，進到滿都是麥子的田地裡，終於別不出方向來了。那並不是原來就有的道路，乃是兵隊從麥田通過所走出來的毛道。

沒有法子，只好稍停一會，這時從我們來的方向那邊，便來了兩輛小汽車。坐着四個將校，說是到本部去。真是正好，於是便跟在那個小汽車後邊跑去。那裡有道，只是一個地方，走過去又走回來，或是繞着灣走。道過於不好走了，所以，那個小汽



在蒙古的沙漠裡踏無涯的麥田而奔往徐州

車說：

「這怎麼的也不行啊，等道好了再走罷，從後邊趕來可不知道啊！他們說着便折回去了。」

我們被擲在一望無邊的茫漠麥田當中，看一看地圖，又拿出羅盤針來辨識了方向，然而，現在究竟是在那個地點，因為沒有成爲目標的東西，所以，方向是完全弄不清楚。

「那不是敗殘兵嗎？」西君悄寞悄聲的說。可不是怎的，在樹林子裡頭，却隱々的現着兩三個像中國人的影子。雖然說是土民喇，可是，却太有些個發愁。

「返回去罷！」又說。

「於今還能回去了嗎？」

「不要緊喲，反正得稍微偏西一點，再往北去纔好，再少走一走看看罷！……」

「若碰着地雷甚麼的，那不糟了嗎？」

「沒法子，稍停罷！」說着便蹲在麥田裡

朝日的青色大汽車也說：

「真困難哪！」

的確，這沒邊沒沿的麥田，實在是值得人駭怕的東西。

麥穗的粒，已都幾乎熟了，可是，因為附近村莊的農民，全都跑向那裡去了，所以，連個割的主兒也沒有。等風一吹過來，它沙沙的一聲，漂起碧綠的盤紆，浮若波浪，煞是好看。僅々有點々零々的土平房，好幾家在密集着，那也不知道是有沒有名的村莊，也看着不着山，此外便完全是海一般的麥田了。也有的地方是高梁地，但是却沒有二尺長的遠。

「來啦，來啦！」西君這樣喊着。

一看，來的原是從蘇集那邊，遠々的像浮在水平線的艦隊一樣的手搖車隊。

等來到了跟前一打聽，說是織田部隊的渡邊部隊，去追趕××。於是，便又跟在他們的後邊繼續走着。

到處的道，都被壞了，橋也都弄塌了。若是到了那樣地方，坐在前頭手搖車上的工兵們，便四散的跳下，趕緊的修理。到河溝淺的地方，便把砍倒了的樹，或是高粱杆橫鋪上，作出應急的通路。像手搖車那樣不很猛的倒行，只是我們的汽車，和朝日的青色大汽車，也不知道窪了多少回。又求人推，又拴上繩子拉，好歹纔過了河。那若是單獨的走，還說甚麼去追趕××呢，真是妄想的事。

××通信隊架設的電線杆子，在麥田裡一直的埋到遠處去。順着這個走，一定會達到本部的位罝。

不管走到那裡去，也只是麥田。肥猪二三，一坨繞着灣在逃着。長耳朵，油黑身子的小毛驢，也在彷徨着。它們忽然的停住，耳朵在左右豎着，好像很驚怪的樣子扭着手搖車隊通過。小鷄從村莊沒有主了的房子背陰，逍遙自在的一面找着吃食，一面唧唧的走出來。野天却很多，有的在麥田裡扯壞了甚麼在咬着。

是一個我們稍微休々脚的堡子，外頭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是一個不好看的老太

坐在桑樹下圓筒形的石頭上。最初她雖然用鬼々祟々的眼神睨着日本的兵隊，然而，眼望着她便站起來，歸夕着腰走出。不知道她是幹甚麼，手還一上一下的，竟指天畫地的哭起來。怎麼的呢，我正這樣想着，梅本君說：

「中國軍隊一到村莊來，不管是米、錢、衣裳、姑娘……甚麼都給刷洗的乾而潔淨的拿走了，可是，日本的兵隊甚麼也不偷，又特別的好，所以，她便追從着訴苦來了！」

有四五十個兵隊，正在一個很小的堡子裡休憩着。這原是我最初所見的步兵部隊。他們都穿着滿滿着汗，叫紅土弄髒了的軍衣。各人隨着各人的心意，有的坐在土平房

的背陰，有的坐在土壕的上邊。柳樹底下，還拴着兩頭托着東西，耳朵妄長的小毛驢。有一個叫廣瀨的准尉，跟他聽了些自從渡過淮河以來，堪稱最初激戰的張八營一戰的情形。

那似乎是一仗非常的苦戰。說是六日的早晨，往上攻擊的人見部隊，竟戰死了一百多人，受傷的也有好幾百名。到了晚上，因為下大雨，紅土都變成了泥沼，只是在那裡游泳着前進，輕機關槍、步槍，也都浸在泥裡而失去了效用。進到泥裡擡頭一看，眼前便是敵人，於是，便在泥沼裡，演起來了壯烈的衝鋒戰。那真是令人慄然的一段談話。

兵隊軍衣上所粘着的紅泥，想必就是那個時候的東西罷，我又把那值得尊貴的東西，丑了一遍，這時，廣瀨准尉又暗淡的說：

「再接着說那困難的戰鬥情形。像藤野部隊長罷，聽說竟和十七個兵一塊突擊去，在占領以後，敵兵又來逆襲了兩回，不用說，當然是把他們打退了，但是，可嘆的是最後竟把我這小隊的士兵，也給射殺了五名，受傷的也有六十多人呀！……」

朝日新聞社的青色大汽車，冷熱器在半道上壞了，說是求工兵隊修理，於是便折回去。戰車隊從後邊追來，趕過去。這也真怪事，就像手搖車也怕發愁的地方，它却能麻利利利的過去。

很困難的往前進行着，接着便看見了兵隊的影子，也好像要快看見了部隊的樣子。夕陽在麥田上却像一個紅火球般的落去。這個當兒，左、右、前、後都叫前進着的部隊圍上了，並且，在前方也就聽見了轟轟的大砲聲音。一面急馳着一面在想，大概是離前線近了。

忽然有兩個將校，從右邊五十多米的堡子裡，揚鞭打馬，飛跑過來。他們攔擋在手搖車隊的前頭，說是太危險了，趕快的別走。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竟好像來到了最前線的樣子。下到了麥田裡一看，在右斜面不很遠的地方，竟響着很利害的槍聲。前邊的樹林子裡，也起了白色的煙。飛來了像吹笛子聲音一般的流彈。只有那飛機的爆音，却是特別爽快。

等一打聽，據說本部便是在騎馬將校走出來的那個堡子裡。

『噯呀，這回可好了！』我心裡在想着。

通信隊嘯々急跑，在架設着電話的線。背着電線梯子的兵隊，也累的急喘着。真的，這也是一樁受累的工作！

從麥田裡穿過，便進到了村莊。瞧着本部似乎也是剛到在這裡，他們把馬拴在樹上，一面往下卸東西，一面飲給它們水喝。所說的村莊，也只是一個名罷了。那僅僅有十多家用土蓋的低矮房子。以後纔聽說了，那個地方是叫秦家。

去找高橋少佐，等將拐一個很卑陋草房的拐角，碰頭便有一個身體魁偉，大約四十多歲的將校，坐在一個很粗糙的椅子上。心裡一驚一看，那肩章很清楚的在告訴我，這個人是個部隊長。於是，便慌忙的敬了禮。

怎樣我也沒有找着高橋少佐。天已迫近初宵，前方的樹林裡，戰鬥是越發的劇烈起

來，機關槍的聲音却在頻頻。各報社的新聞記者們來了很多。

「你們自己的汽車沒來嗎？」我這樣問。

「到底這道是來不了啊！」

「××的車，也還沒來呢，還是報道部的先到的喇。」

在村莊的郊外，麥田裡立着兩根頭上綁着紅旗，長約三間房子多高的竿子，拉着繩子，當間置有兩個包着甚麼似的包袱，吊在那繩子上。飛機再三再四的在那頂上迴旋着。整竿子而住在那周圍的是一「對空班」。麥田裡還展開着暗示隊號的布板。飛機迴旋了二三回，就低降下來，然後，便開始趕緊的緩轉着推進機，唔的降下。等到了和橫拴着的繩子緊靠近的當兒，便有一條兩間多長，頭上綁着秤鉞的繩子，從飛機上搭拉下來，倏的鈎住，就把包袱和繩子一塊吊上去。那條繩子是從飛機上用手拖扯着，真是特別麻煩。這個飛機是從××飛來的，戰鬥本部和前線部隊的戰線上一切連絡，大概就是依着這個從飛機上扔下通信筒，或是吊上去的方法辦罷。

我又在尋找着的當兒，從樹林那邊響着槍聲的麥田裡，便看見了高橋少佐騎着馬往這邊跑來的勇姿。雖然是在黃昏裡，但是報道部的袖章和很長的鬚鬚，確是特別的顯

眼。

等我走近了，少佐也像很驚訝的樣子，只說一聲：

「呀！你倒來了呀！」他叫太陽曬得很利害。下了馬又說：

「你真能來呀，那個樣的道，連××的車還沒來呢，已經斷念那是不行了呵。」

然後，他便領着我去見了××部隊長，參謀，副官部等將校們。管理部的清泉少尉說：

「地方可窄便點，忍耐些罷！」說着便分給我一間房子。他又說：

「糧食上那邊領去罷，已經說過了，」

於是，我便上分配所領糧去。和梅本君，西君三個人，領了四天的米，一共是七升二合，還領了些晒乾了的細蘿蔔，香蘑菇，和酸梅。

有一條很污濁的水溝，也只好用飯盒子淘着米，做起飯來。很多的兵隊，都用那水洗着米，還打着飲馬的水。

自從我當分隊長從杭州灣上陸以來，大都是由分隊的兵隊，一塊把飯給做出來，所以，自己從沒有做過淘米，或攔水的舉，然而，到了現在一看，却覺着很行了，大概

得攔多少水纔正好呢？現在已經明白了，所以，若和管甚麼也不懂的梅本君和西君去比，這邊却可說是一個行家飯盒的飯，任憑兵隊們做去罷，水的多少也都攔得正好，可是，能不能做好，却也有一點不放心。

說是叫敵人看着火不行，所以，兵隊們趁着還沒黑天，都各人在各人方便的地方，用木頭和土堆築着鍋竈，插架上木棍掛上飯盒，拿着高粱葉子當材火在燃燒着。我們吃的是從蚌埠拿來的剩飯，於今做的飯，省着好留明天早晨吃。大半飯是沒有做到好處，可是，也沒做得太壞，只若是做瞎，也就是失墜了軍人名譽的地方。

「出發是得看戰線怎麼樣，現在還不知道。都疲乏了罷？那麼，今天就睡罷！」高橋少佐說。

不論那個屋子，竟都是像牛圈那樣骯髒的房子。本部也是在一個要碰着腦袋的窄狹地方，點着洋蠟，展開地圖，在辦理着事務。兵隊們找來了蓆子或秫稽，有的打上窩棚，有的鋪在地上露營。

敵人好像特別頑強的，槍聲仍然不絕。暈玄的月芽兒，掛在浮着雲霞的天空。水溝裡的青蛙，頻頻的叫着，的確，在戰場聽見的蛙聲，真是有一種令人核心的淒涼

啊！然而，驢也却太難乎爲情了。那真像是和豬、馬、牛、鷄一塊弄出來的聲調，正像拔上破洋桶一般的巧妙，真是一種難於形容的聲。那並不是只用嘴和嗓子來叫喚，原是用鼻子、耳朵，還搖蕩着全身，好像身在世外般小心的叫喚着。若是聽見，總會叫你笑出來。有不少馱着東西的毛驢，它們直是替換的叫喚着。恰巧拴在我們坑傍邊的三頭蒜，一點也不客氣，竟連叫了一晚上。我是在屋裡穀草上鋪着蓆子的坑上睡着，誰知道屋裡又有無數跳蚤，結局，因爲跳蚤和毛驢，我一晚上也沒有得好。怎麼的也是受不了，於是，走到外頭一看，月光皎明，兵隊因爲白天累疲乏了，都在急造的鳥窩裡呼呼睡着。還能聽着打呼嚕或嚼牙。毛驢照例的叫着討厭的聲調。本部還像沒睡似的，蠟燭的光亮，恍惚的從草房的小窗洩出。無線電機的發電動靜，像在遠場聽見船艙的聲音似的，很悲哀的嚶嚶着。槍聲照舊的不絕，青蛙還在叫着。這些各式各樣的聲、響，却讓霧氣的月明裡，漂着了無限的靜寂。拴着的軍馬，是那樣的蠢笨的樣子，騰着那邊一扭，竟看見了在堡子外的一棵大樹底下，站着一個步哨的黑影。刺刀只是凜凜的發光。呀，我却不由的想起來了故鄉。

五月九日

烏鴉吵吵的叫着。出到外頭一看，天纔曠々亮。兵隊都在那邊這邊掛着飯盒，攏着火。雖然槍不響了，可是，却隱々的聽得見砲聲。湯開了水，吃着泡上茶水的飯，這個東西！吵鬧的我連覺都沒睡着，兵隊手拿木棒打着毛驢的屁股。

到麥地裡拉屎去。麥桿挺老高，一蹲下甚麼也看不見。我想誰也不能有，可是，煙捲頭的烟，竟從麥子裡搖々搖々的起來。從那邊一條，右邊又是一條，然後，在麥地裡完了事的都直楞的現出影子。

話可有點太骯髒了，我一面注意怕晒了兵隊拉的屎走着，一面扭着自己所排泄的東西，那幾乎都是混着血的紅屎；於是，心裡却很犯疑起來。我們從杭州灣敵前上陸以後，肚子怎麼的也沒怎麼的，可是，這回竟拉出來了紅屎，真是有些驚怕。尿也是通紅。

其實，浸在濘泥或河溝裡，叫大雨澆着，泥水埋到腰，在河溝裡一宿到亮，一面又凍的直打寒顫。像這些誰也沒有傷風，也沒有過一個人壞了身體。但是，大半的兵隊却又都拉着紅屎。

頭首我真駭怕了，可是，一打聽，又都說是這樣，我這纔放心了。不用說，那當然不像又犯了痔瘡的樣子，不久，便又恢復了黃呼々很懷念的原色。

徐州會戰動起手來，渡過淮河開始進擊的當兒，正是我們到了蚌埠的時候。那想必是從倭館的雷鳴，和連續的豪雨裡，而在化成紅土泥沼的曠野裡打仗罷。張八營一戰，雖聽說是在泥海裡游泳着的，可是，當然那又不僅是張八營是那樣。

我不是醫生，所以，不知道紅屎在生理上的說明。現在看々殘剩在麥地裡的紅屎，都已和土一樣的看不出來了，但是，我想小便也一定是紅色。然後，在我看見一面殘着紅屎，一面抽着煙捲，悠悠往回走的兵隊影子時，確又不禁湧出無限的感激。我很可憐他們的勞苦，可是他們自己却甚麼也不慮胡，的確，那種勇姿是含有粗大的膽量。哇，哇，……起了一陣喊聲，一看乃是兩頭褐色的牝牛，在那猛烈的頂起角來。兵隊們却很喜歡這戰場上想不到的玩藝，都圍觀着極力的讚美。牛只是在廣場裡東跑

西顧，弄得土煙濛々上昇；老是分不出來勝負。

這邊的牛，多半是個大，毛美，魁偉的，却看不見水牛。

「它們不是打架呀，是行着早晨的見面禮約，鄉下的牧場，在每天早晨都幹哪！那邊一個很年青的兵說。

出發。仍然是在沒邊沒沿的麥田裡進軍。等太陽上來，天頭便熱起來，一下雨就變成泥濘的道，若是天頭好了，竟乾的像灰一般。黃色的土煙，濛々的起來，在煙幕裡進軍的部隊，有時會看不見；也有時竟像影戲。

騎着馬擔着竹竿綁有紅旗的對空班，在先頭走着。跟在那後邊的，便是騎兵在前後衛護着的部隊本部。好幾十頭騎馬隊，蕭々的前進，却真像圖畫一般的颯爽。爲的遮避炎熱，馬都帶着藍笠和羅笠紗帽。寡剩耳朵，從帽子上弄的窟窿裡堅々出來。也有的蒙着手巾，或是帶着有樹葉的樹枝。毛驢隊都背負着東西，各報社的新聞記者跟走在它們的後邊。

因爲已是連日行軍，所以，也有脚起了泡走不動的。因爲遍地都是黃色塵土，嘴裡只是哈啦啦的發緊，牙齒也在嘎吱嘎吱的響，等往外一吐，竟出一些黃色的唾沫。

汗珠淋漓的往下直流，濕透軍服。黃色的塵土，飛到流出來的汗上，一擦便花白蓬鬆的，那真像唱野台子戲的拙笨戲子施抹的胭脂一樣。

兵隊甚麼也不說，只是向前進軍。就是向他說話，也沒有甚麼好話對待你，只是現着像生氣的面孔。若是稍微休息一會兒的話，也不管是塵埃裡哩，或是馬糞上，就捧的仰面朝天倒下。背囊上却捆綁着裝着好幾天分吃米的袋子。不庸說，在那背囊的裡面，當然也滿塞着一些亂雜的東西。子彈和手榴彈，也裝在裡頭罷。倒下了的兵隊，一寸之間好像也不肯捨，只是伸夕腿，緩夕肩，把一口涼水，却很爲重的，從水壺中流向嘴裡。真的，在炎熱天氣的行軍裡，只是靠着水壺裡的一杯涼水啊。

還是一望無涯的麥田，河溝非常少，即便是有，也都是不能喝的濁水。所以早晨燒開裝在水壺裡的熱水，總得拿它當做是一天的大事。

前進了仍然還是繼續在黃塵裡行軍前進。

背囊的背帶，竟蝕起肩膀來。大槍倒可以在左肩或是右肩換背着，可是，背囊却不能拿下來。胸脯發緊，往上擎夕，倒覺舒服一些，可是，它又蝕起肩膀來。兵隊對着它就像不慮胡似的，只是整着臉前進。蒙着黃塵，像成了土人似的，叫汗濕着走去。

這個麥子地，真是招人駭怕的東西。大麥，蜜麥，小麥，……只是茫茫的麥海，若說從這往前能接續到那兒，却也不是想像所及。這的確不是僅僅像種麥子哩，割麥子哩一般很容易的感覺。

不錯，這一棵一棵的麥子，都是經中國農民的手耕種的，侍活的，可是，一看到沒邊沒沿的當兒，却又像叫茂盛起來的土的利害壓倒了一般。於是，我便想起在蚌埠難民大會所見代表農村的百姓來了。只是那鈍重，不屈的表情，和那像金剛葉一般，又寬又大的手掌，纔完成了這塊麥田。那也僅是大地那樣的人類，最初得以成就的事業。

在一個小堡子吃了午飯。桑杏都在桑樹上熟着。

在那底下二尺多高的地方，有一個土塔，人們還給它帶着一頂草帽，那是甚麼呢？——我這眼一看，原是蜜蜂的窩。它像圓珠子一般滴溜溜的圓，蜜蜂都群圍在那上。兩三棵刺槐樹，滿開着雪白的花。那有一些小鷄，我闖一闖好友纔抓着一隻。不常見的一塊野菜園子，裡邊有小葱和豌豆，我拿了一些。

午後四點來鐘，便在一個叫馬集的堡子裡宿營。仍舊竟是一些土房。進到小泉少尉

支配給我的一間草房，收拾了一氣。

參謀部的中山中佐，高橋少佐，也都住在一塊。這事真是生來頭一遭，梅本君一面懊悔着，一面擰着縮頭縮腦的小鷄，揪着毛，就做起來。

西君和管理部的一個人，爲的誘導糧秣手搖車，便一塊坐着汽車上近邊的堡子去。不大一會，就回來了。說是捷克機關槍聲，接二連三的響，太危險了，所以便從半道上折回來。

因爲找不着鍋，只好用一個飯盒作着鷄湯。那個小屋裡，正好有一個裝着鹹鹽的小罐，於是，抓有兩把來的，扔在開着湯的飯盒裡。那原是像染了黑汁的岩鹽。

侍候高橋少佐的齋藤上等兵，和中山參謀的川原上等兵給收拾屋子來了。兩個人都是很年青而可愛的兵隊。

「呀，叫你們受罪啦！」

高橋少佐回來了。遂後，新聞記者也都湊來。高橋少佐走到裡邊的院子裡，把地圖在地上打開，發表着戰況。

天色漸漸的發黑了。鴨子都窩在鍋台的背後，捉着它，綁上了腿，便滾放在裏院的

牆角去。說是要吃飯了，於是，就把蓆子鋪在屋裡預備上。

『怎麼樣？您喝一碗罷，這是野戰飯菜的雞肉湯呀！』說着便給高橋少佐拿了一茶碗去。

『謝々，謝々，』他說着往嘴一嚐，又說：

『真香哪！』

以後，等我們自己吃點一嚐，真是不要命的鹹，並且，雞肉還胡拉八突的硬，那裡有一點香呢。

到堡子頭一個水池子洗臉去。朦々的月亮在上昇着。曲々着眼睛一看，那沒邊沒沿的麥田，叫做風波動着，竟像站在海邊上一般。又聽着了好像好久沒聽見的槍聲，還能聽見狗在遠場瞎叫。槍聲是在右邊響嗎？等這一想，却從左邊也能聽着。而且，機關槍的聲音，也在後邊響着。想是在敵人的當間了罷。等回到屋裡，中山參謀竟在說着：『我想就怎麼是汽車，也太轉遊了呀，因為你們的任務並不是戰鬥，報道總是你們的職責呢。』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心裡很犯思索，但是，又一想，今天因為沒有道，大家都坐

着汽車，離開部隊向右邊轉遊，這時，一個傳信的騎兵跑來說那邊有敵兵，要從部隊左邊走，也興許是因爲這個事。中山參謀是一個胖股喻噉，身體很壯實，落羈不拘的人，他非常像我的那一個朋友的臉盤。

正在說話中間，參謀部傳來了命令，說是叫高橋少佐就去。

「大概是爲傳單的事罷！」高橋少佐一邊說着，一邊和中山參謀一塊去了。

鋪簾子，預備好上去睡覺。今天晚上，又像要叫跳蚤包圍的樣子。

睡在接壁牛棚裡的兵隊們，四五個人竟用很大的嗓門說着話。他們找着了老酒喝着，趕着趕着就醉的言語顛倒了，語調也奇怪起來。

「甚麼徐州不徐州的，等這個月亮滴溜滴溜的當兒，就能把它打下來，屁小子，敵還沒跑呢……」

笑着。又唱起了「鴨綠江節」或「磯節」的歌。（譯者註：所說的「節」，是日本鄉土歌謠的一種，多具有鄉土的氣氛。至於歌詞，也都是使用各該土地古來的話頭，

「節」是從古來所傳着的，可是，也有所謂新式的「節」。現在都統稱之謂「節」。）是誰哭起來了嗎？——只聽說：

「這個野小子，你難甚麼受呵？樂嗎？……」

這些聲音，又大起來一些。於是，差不多又都哈哈，哈哈的笑起來。我一面隔着牆聽着，一面便踏進了夢鄉。

五月十日

一覺醒來，外頭已經是大天實亮。

熱々飯，作了葱鹽湯。大缸裡還有比較乾淨一些的水，黃色的泥，都沈澱在底下。走到裏院一盃，昨天晚上綁着扔那的鴨子，竟沒有影子。那裡只有一個很大的鴨蛋在滾轉着。昨天晚上躺下以後，還聽着它吡吡喳喳叫喚來的，那蠻丑着它是在半夜，留下一個蛋當禮物給遠走高飛的。

昨天晚上噪八火的兵隊們，把用大鍋做好了的飯，倒在飯盒裡，然後一面喃喃的吹，一面在吃着。又在一個鍋裡，亂滾着一鍋大醬湯，那大概是在那找來的中國大醬罷。一個中流個的兵隊，昨天晚上却爲臭蟲糟了一宿心。

「這個就是把我恨死了的臭蟲啊！」

他這一說，大夥都來爭這個臭蟲。

「那個，給我看々!!」

「若是叫這樣一個中國蟲子就難住了，簡直太抱歉了！」一個兵隊說着便把它弄在軍靴底下踏死。

等到外頭一看，却有一塊直下一尺多長的圓平石頭，放在堆着土的上邊。推去石頭一看，原是一個很深的窟窿，竟從裡頭直往外冒着熱氣。裡頭黑呼々的看不清楚，可倒像很寬的樣子。想必是防空壕罷，可是，又在那家門前都有。這一定不是爲着戰爭來修的東西，好像是貯藏甚麼吃糧品的地場。那個窟窿還是空的，莫非是都拿跑了嗎？——等把鴨蛋送給了高橋少佐，「這真是好東西」，他說着便生喝下去。

午前十點鐘出發。高橋少佐說：

「今天要整着隊形走，不要太動彈！」

進軍的道，還是茫漠的麥田。不管走到那，也就是一樣沒有變化的景緻。在東北邊倒是很遠的地方，有劇烈的槍聲在響着。是因為風的大小嗎，有時候聽的很恍惚，却又聽着像很近邊。散照四野的太陽，在麥田上蒸々的晒着光炎。東南晌便到了王西庄。

那是一個還沒有二十多家矮土房的小堡子。在這附近海一般的麥田裡，稀楞八吃的，竟是一些像這樣海島一般不好看的小堡子。但是，堡子裡叫一大堆樹蔭蔽着，差不多又都是楊柳樹，新鮮々，綠盈々的欲滴，這一點煞是爽快。

把支配給我們的小土房掃一掃，它雖然像地窖一般，但是，須知竟是窄狹的房子，纔會做有能爲人的屋子呢。抱來一大堆秫秸，進到散亂着骯髒桌子，簞子，紡線車子……的一間屋裡，裝飾着我們的新居。忽然，竟叫無數跳蚤襲擊了，它們皮癢皮癢的便從草裡，或牆壁跳出來。等一出外頭，又從房頂上跳下來。於是，便忙三火四撒起殺跳蚤的藥面來。

「跳蚤是特別得意這種殺跳蚤藥面的香味，所以，它們一聞着香味，就會跳來，然

後，便昏過去。」梅本君這樣說明着。

「是那變回事變，等撤上了殺跳蚤的藥面，果然就來了不老少，這個可抗不住罷，我在想着。」

從本部回來的高橋少佐說：

「這裡有的是蝸子，不加小心可不行呵！聽說參謀部捉了八個，穿靴子的時候，沒跑裡頭去呀，若不這樣留神，可就要叫它螫了呀！若叫蝸子螫了，肉就得爛啦呀！……」

靴子裡早已變成了跳蚤的窩巢。但是，只是沒有臭蟲，却覺得頂意足。

東北邊的槍聲，像是趕着趕着的利害起來。把汽車載來的前線用的傳單，按照區署整理，交給了各各部隊。本部也把各部隊領命令的招集去，參謀川久保中佐發着作戰的命令，空氣却很緊張。

我寫的向××部隊本部傳達命令，和遞送傳單，還拿着高橋少佐吩咐交給××部隊長的東西，便坐着汽車上孫庄去。

只是一樣的景緻裡，也沒有顯著的目標，真是不好辦。況且，在道上打听那些兵隊

們，他們雖然不太知道，可是有說是樹林子的，還有說是在北邊的，只弄的我從麥地裡的道上，老是左去右往。

頭首進到了的那一個堡子，兵隊們都光着膀子洗着襯衣，但是，哇々的直叫喊，我一看，原來是叫牛頂架，拍着手在吵嚷着。那好像是砲兵隊的樣子。

好歹算到了孫庄。停住了汽車。在緊眼前的樹蔭下，並列着很粗糙的椅子，有四五個將校，在那門板上哩，或是甚麼的上邊，展望着地圖，等我一說要會見××部隊長就說在那邊年歲頂大，身體又魁偉的人便是。等把高橋少佐所託的東西遞上去，他便沈心降氣的說了一聲謝謝，然後，看完了高橋少佐名片的返回，連相又說了一聲謝謝。接過來給高橋少佐的名片回去。

是頻々的打着電話來和各部隊聯絡的，部隊像似將到不大一會的樣子，可是，又在整備着攻擊的隊勢，却像連相還要出發移動的樣子。

在平道上有塊葱地，於是，我便稍微的拔了些大葱，韭菜回去。部隊和同盟通信社的汽車，好像纔趕到的樣子。說是兵站汽車也到了，同盟通信社的須藤君，還給高橋少佐帶來了兩瓶啤酒。賞給我們一瓶，因為僅々纔兩瓶，所以，很覺不好意思的，可

是，高橋少佐說：

「別那樣拘泥呀！」

其實，也因為嗓子老是一門響，所以，就道謝領受了。先擱在壁子的木架上供一供，慢々の就乾々淨々の都喝了。吃晚飯的工夫，和梅本君，西君，齋藤，川原兩一等兵五個人，一個人喝了一杯，真是香極了。的確，在戰場上，啤酒甚變的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在外頭修擔鍋竈的時候曾經留神過，我們的新居，在我們來到以前，大概還是快活々，年青々小倆口的新居呢。在外頭門上勸，貼着一張寫有：「佳寓同心」四個字的紅紙，在門框的左右也有兩行字：

良緣由人結

佳偶自天成

的確這方圍左右的堡子，不論是甚麼樣的房子，也不管是甚麼樣的屋子，在大門口或是前門上，必都貼着用很新鮮的字，寫有吉慶，艷麗文句的紅紙對聯。那在不好看的土平房上，照著真有一些不般配，然而，那又都是一心一意希求一家幸福的話頭。

不庸說，這當然是和發散着土味的麥地有所連繫的事理。

這些莊稼人都跑那去了？真是的，在這方圍連一個當地人的影子都看不着。然而，在這誰也沒有的地方，却騎着結着啞啞啞穗子的寬大麥田，它和那沒有主了的土平房上剩着的幸福紅紙對聯，却滿溢着極執拗，層々疊々の生命力量。大概他們除了一家的繁榮和麥子的收穫以外，就是甚麼樣的思想，甚麼樣的政治，連國家也算上，也不算甚麼回事罷。就是戰爭，在他們也不過只當是和荒害莊稼的蝗虫哩，洪水哩，或是早魃一樣的一種災難罷了。不錯，只要戰爭像大風一般的颳過去，然後，他們一定要像甚麼事情也沒有了似的，只是一面啞啞啞的叨念着，再去繼續着他們土的生活。在別個堡子裡也有，也有罷幾個直徑二尺來的圓筒形石頭在滾轉着。這原是把收穫來的麥子鋪在地上，然後叫毛驢拉着它在那上轉遊，再把麥穗跼掉下來的東西。還有用柳木順着它原形做成的兩個叉，或是三個叉的鬮場叉子。我很折服那做的太巧妙了。

兵隊也有下手預備飯的，還有的只貼身穿着一個布衫，三三五五坐在柳樹蔭涼底下休息着。沒洗的小布衫，叫泥和汗混合着竟成了紅色。他們行軍時候搭拉着的臉子，

也說不上捋到那去了，都亂扯着，熱々鬧々の說着笑話。那真不像在戰場的剎那，却像平穩時期，在故國幹事的地方，吃完了晌飯互相談笑一般的快樂。從死的戰場再走向戰場，在這稍々休養一會工夫的快活，匪來倒也很是奇怪。但是，他們除了在從事於戰鬥的時候，和疲乏着的當兒以外，又老是快々活々の。我對那却覺得是雄壯無敵，同時也感覺有一種很難過的心地。可是，兵隊們也興許還按照老規矩，講究着打勝仗時候的事情甚麼呢。

麥地裡設置有彈藥，糴秣的集結所。從趕着趕着來的手搖車上卸下來的子彈箱子，竟在麥地裡堆積的很高。真有一種漸々の便要開始本格戰爭的感覺。

衛兵所是用高粱竿架打的，警戒的非常嚴重。爲的是叫中國人看不明白，便用草字「エイヘイショ」在標識着。

天色已近黃昏了。披着薄暈的月亮在上昇着。那是在大東北邊樹林子的上頭，反射着雲霞，頻閃着藍色的光芒，還響着像大砲一般的聲音。那是在開着火嗎？我這樣的在意思而跳望着，但是，那總像是打閃，聲音也像雷響，興許是正下着雨罷。

中山參謀一面望着進口那低矮，昏暗，燻得去黑的牆壁，一面說：

「若在這個地窖裡一呆，簡直像地鼠一樣啊！……」說着說着便笑了。

松澤參謀來了說：

「今天在一個叫趙家集的地方，有了三千多個敵兵，後經一個大隊纔把他們打花拉了，說是遺棄的屍體，有五百多具呢！」他說完話連相又走回去。

從馬集出發以後，在半道上老聽着槍響，大概就是那罷。

管理部分給我們了各式各樣的糧食。但是，却有一個宣告：說是從今以後，糧秣漸漸的就要不能順調輸送了，大家總得要決心！！

真的，要領着了日本大米，是比甚麼都



！州徐往奔 ！州徐往奔

歡喜。我領了一些醬大頭魚，蘿蔔條，鰻魚罐頭……等々。還有一個叫麵醬的東西，是裝在小口袋裡，它的使用法是：

「做醬湯的時候，把一口袋溶化在約二合的湯裡（不滿一飯盒蓋）或是加上同量的水來煮開了最好。」

麩餅和裙帶菜等，也好像裝在那裡，這樣東西原是頭一遭，兵隊們若說够是不够的，可是，單說還能吃着日本的大醬湯這一層，我想也很够數的了。

躺下了，可是跳蚤的夜襲，竟激烈起來，怎樣的也是睡不着。於是，出到外頭一看，真是一個幽妙的月夜。跑到停在樹蔭底下的汽車裡去睡。已經先有了客人，西君却打着呼嚕在甜睡着。等稍々的一睡，午夜裡竟叫寒氣把我吹醒，因為過於冷了，只好再下了悲壯的決心，進到跳蚤成群的屋裡。甞着那個屋子，都叫跳蚤弄的睡不着，兵隊們這一晚上老像是出去，進來的樣子。白天就像燒人一般的蒸熱，可是，在晚上氣溫又急劇的降下來，所以在茫茫的外頭真是不能露營。然而，兵隊們因為房子很少，也只好在各處架蓋着很有工夫的臨時小房，而在這邊那邊的露營着。莫非說都睡不着了嗎？還能聽見小聲說話的聲音。從粗糙壁子的空隙，還能看見輝掩的紅火頭，

在刷白的月明裡吐光。

五月十一日

各社的新聞記者，都到地窖裡來聽發表。說完了戰況以後，高橋少佐又說：

「說來戰爭這件事情，除了雄壯去打仗的部隊以外，背蔭裡確也有雖呈示着顯著的功績，可作些比較不顯眼勞苦的部隊。像某某部隊占領那哩，奪取那哩般的新聞，你們當然也拿它是最好的材料，然而，比較這些華美的事情，也有隱暗着的部隊，對於他們勞苦的事情，若是不去探訪而加以顯彰，也是不行的喇。就像通信隊的勞苦罷，那若是看見了，真會叫你掉出眼淚來。這個部隊就是平松部隊，你們在行軍的道路上，當然也會看見了。他們是老也不能叫軍的作戰發生障礙，他們去完成通信網的那種勞苦真是太幹甚麼啦。說的這個平松部隊，也是一個連人馬一共有好幾百的部隊，就是別

個部隊休息的工夫，他們也幾乎都沒有連慢々休養一會的時間。只要有日頭，就總得去活動，真是早晨從沒亮，晚上到更深，老是一個腔調。但是，行程可和主力的部隊一樣，在堡子裡的電線，有被切斷的恐懼，所以總得避免着，然而雖選定較短的距離，也不能忘却了對於敵人的顧慮，結局也就不走到近於第一線的地方去。在初五六那幾天的傾盆大雨裡，我曾經看過兵隊架設電話線的工作，那真是使我搭拉頭啊！是初九那天的薄暮，有三十多個人，竟冒着危險，突入到板橋集，完成了架設的工作。當然不僅通信隊是這樣，新聞記者們當然不能捨掉了新聞，可是在戰線上，看見了像這樣沒有花彩的部隊勞苦，我却很希望寫一點，就像兵站的勞苦哩，輜重隊，衛生隊等々の辛苦哩，連絡戰線的飛機，一天坐八九點鐘去活躍的偵探將校實話哩……話題豈不是很豐富的嗎？在早先，像輸送輜重的小隊，若說是兵隊罷却又說是蝴蝶哩，蜻蜓的，這個啦，那個的，真是不講理到極點了，然而，於今像那樣胡說八道的人，早已沒有了……」

他一面這樣說着，接着又說：

「對於一樣的日本兵隊，不要竟窺探那些第一登城是那哩，是那個部隊哩的事情，比

那些事還要……可是，說起來，記者爭載先陣的事，却從早先的鎌倉時代戰爭就有了呢。……

下晌兩點多鐘，便和中山參謀，高橋少佐，梅本君同道，領着二名警護兵，分坐兩輛汽車，上昨天激戰的趙家集去。那是離這僅有二里來地的東北邊。道上竟是很大的暴土，走在前邊的汽車，只是隱蔽在黃色的土煙裡看不見，好像一塊黃煙疾走似的。來到六間房子多寬的一條道路，於是，便在那左邊有圍牆的堡子傍邊站下。那只是用土堆成土壕般很簡單的圍牆。周圍有挖成的河溝。道路右傍的凹地裡，有兩個中國正規兵的屍體。在杭州灣上陸以後的戰鬥，眼睛習慣的竟是一些像小孩一般，瘦格拉達的兵隊，所以，這回他們那肥大的體格，不由的竟使我先上眼了。的確，那是多麼壯實啊。血還沒有都乾呢。蒼蠅一大堆在集結着。周圍還散亂着一些手榴彈或子彈。一個兵隊的胸兜裡，還露出一塊紙片，把它拿出來一看，好像化拾二圓五角錢買手錶那時的一張證明書之類的東西。上邊捺着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日戳，也是寫着：「五年以內發生故障，或是缺斷油膩的時候，免費代為修理」之類的文字。然後摸索他的小布衫一看，果然有一塊鏽刻懷錶。錶蒙子上染着血跡。等一看，秒針

還在走着，拿到耳朵傍邊一聽，猶在恰，恰的刻着很準確的時刻呢。我不由的叫異樣的感懷衝動了，於是，便把那塊懷錶，又深深的送到那屍體的兜裡。

在道路上，也有罷幾個地方，都把附近的楊柳樹砍倒了做着防塞。猶在左右的徬徨着。以外誰也沒有，可是，只有一個老太太，坐在河溝傍沿的樹底下。等剛要走到她跟前，她竟用團扇把臉掩上。在一間房子多高的圍牆下，掘有細長，急造的散兵壕，子彈殼還無數的在散亂着。一陣陣放着煙硝的臭氣。處處有脫扔的中國兵軍衣，那大概是在換上便衣逃跑了罷。

一進堡子，便有只穿一件襯衫，晒的去黑的兵隊，所以，向他們打聽了中隊本部。屋裡，屋外，到處鋪着蓆子，兵隊大都呼呼的在睡着。那種熟睡的正姿，確會叫人感覺一種淒慘的情景。那只像是完了一處死鬥的人，拿到下回死鬥的泥土一般的安眠。我說不上怎的，胸脯却不由的震痛起來。

留那警備的是吉田部隊。等進到亂七八遭一個矮房子的部隊本部，兵隊說隊長是正休息着呢。我們太不好意思驚破了他的安眠。高橋少佐說：

「那處，等一會也行。」

我們將要往外走，好像誰去招喚了似的，一個高個，長着長鬍鬚的少尉，一邊繫着軍衣的鈕子，一邊從裡邊走出來。

「太幹甚麼啦！辛苦，辛苦！」高橋少佐說。

「不，沒有甚麼！」他謙遜着，可是少停一會，却附加着一種感慨無量的口調說：

「實在是太幹甚麼啦！——戰鬥是從昨天早晨九點半多鐘起始的，直到占領一共費了六個鐘頭，敵兵特別頑強，真是叫人驚訝般的勇敢，他們並不是一甚麼就跑了，有的竟把身體露在圍牆上邊射擊，或是扔着手榴彈。等打進來以後，還在各々地方打起交手仗來的呢，就在這緊外頭，也打起大交手仗來，後來得着敵兵拿的好像陣中日誌一類的東西，纔知道在這裡的敵軍部隊，大約有一團多人，初八那天是在那可不知道，但是，却像從基地出發，初九纔到這趙家集，而受有死守命令的樣子。若按照那本日誌或兩三書類來看，在這場的大概是宋哲元的直系部下，三十七師，大學生軍等的混成旅。兵力雖然沒有判明，但是，想像總有三千來人，連遺棄的屍體，竟有五百多，因為放射臭味，所以都讓拿到麥地裡埋上了，殘敗的敵兵，還像在這附近的樣子，他們都是受傷不能逃跑纔隱藏在這呀！今天早晨，還找出來了十多個藏在麥地裡的，真

是有點可憐！」部隊長忽然把話聲轉落下來說：

「這邊也稍稍傷損了一些兵隊，我們是清水部隊的部下，就是清水部隊長也和敵兵打起交手仗來，真是差不多危險極了，將校們也很覺着沈痛，兵隊們也真都不要命的戰鬥。占領以後，敵還來逆襲了兩回，可是，這一點也沒費難，就把他們打退了，鹵獲品很多，您要看嗎？」

捷克機關槍，帶着像蜂子窩小眼般的貝爾曼槍，步槍，子彈，槍刺刀……真是裝了滿滿一屋子。還有蓋着旅長印的一張紙：

步榴彈 一萬粒

輕機槍彈 八千三百三十粒

手抱彈 六百三十粒

木柄彈 百三十二枚

擲彈 二十二枚

這大概是親手交給的彈藥備忘錄罷。我們打聽一打聽戰死者的氏名，便走到了外頭。

竟是一些土房子，僅有院套的房子，是稍微的大一些。家々戶々，仍然是把例來寫着字的報紙，張貼在門口和門上。簷頭上照舊的還是一些「紫氣東來」哩，「天地皆春」哩，「人生春臺」哩，「根深繁茂」哩的字樣。在門上的是：

春爲一歲首

梅乃百花魁

等々。在土牆上，都用粉筆，很大的寫着一些：「打倒日本帝國主意」，「武裝起來保衛鄉土」，「歡迎浴血抗戰將士」，「追放日本倭奴」的話頭。在我們回來的時候，兵隊們還是和我們來的當兒一樣昏昏的睡着。我在從他們傍邊通過的當兒，却留心了不叫鞋聲響出來。

往回來，有一個兵隊磨々踏々的走着，一打聽，他說是弄脚氣，要到××的病院去。於是，便讓他坐上了汽車。等回到王西庄，正好有一個來連絡的兵站汽車，這樣，便拜託了人家叫他坐上。

衛兵所的柱子上，綁着一個捕虜，他臉帶着慄慄的氣色。通譯正一樣一樣的審訊着。也不知道是像誰啊！——我這樣一想，忽然的竟浮起A的面影來。顏色稍微黑一

點，那真是像極了。雖然是咕拉咕拉的銳利眼光，可是，聲音却很低矮，一面驚心恐
怖的，一面在回着話。來歷是：三十二歲，名叫「雷國東」。第一百二十三師所屬，
湖南省生人，雖然參加了上海戰，可是沒給槍砲。給養：一天一斤米，可是不給副食
物。給餉：一個月一元八角錢，頂多也不過兩元三角來錢，招募廣告上可是八圓三角
錢，然而，去了伙食，被服甚麼的，連煙捲錢也弄不出來。在板橋集北邊的小隆集一
仗，一黨的人都能留神逃跑，只剩下了他自己一個人。步槍以外還有手槍等々。在皮
革作的錢包裡，裝着當間帶眼的一厘小大錢，兩個骰子，還有一封信。等打拉開一
看，那封信原是疊述綿々相思的情信。起首是：

「雷國東，我的親愛的哥々！來手書十六號接得，心裏是娛樂的本意，」接着便是：

「我爲你肝腸想，我想爲你結爲夫婦，我爲總想百年諧老！」

「情長紙短，千祈千祈回音！劉玉珍上言。」末了是這樣終結。

這時，「雷國東」竟以無精打采的面容，眺望着那個念這封託於「紙短情長」書信
的日本兵隊。不錯，他是已經在觀念着了。

傍晚，在三個拿着槍的兵士衛護着，雷國東便被從麥地裡領去。他趕着趕着小起

來，終於在麥海裡失掉了。

五月十二日

天頭東方亮了，隨跟着就出發。仍舊是在海一般的麥田裡進軍。左右蜿蜒接續着的部隊，只是從黃色的塵土裡前進。

我曾經和梅本君說，這塊廣漠的平原，大概就是早先以築城於徐州的項羽為中心，還有那些三國志的英雄們，操動大軍相戰，東跑西顛的地方罷！回想起來，那真是太幹甚麼啦！然而，比那還甚的是，早先竟來到這場，而使着中國人駭怕的日本倭寇，於今我更佩服他們的偉大了。

避難的中國農民，一個挨着一個從麥地裡走着。他們的前後左右都被軍隊圍繞，而在東跑西逃着。豬也像驚慌了的樣子在疾走着。中國的豬是像野豬似的，耳朵很寬，

若是連鼻子也長起來，確也很像象。

直到現在走過來的堡子，從沒有看見過當地人的影子，但是，他們一定是在這方圍那場集合着。人數很多。有的牽着牛或驢，還有的挑着裝有各式各樣東西的花筐，也有的推着裝載傢俱像山一般的二輪花車。抱着小孩子的女人也不少。等他們都知道不能陷害他們，便停住了脚步，在眺望着軍隊過去。他們的臉上雖有困窘的動容，可是，却沒有絕望的表情。若是在堡子裡稍微休息一會，中國人便抓了小鷄用兩隻手低聲來說：

「給你們罷！」

等兵隊們追捕小鷄的時候，也拿着竹竿子來幫忙。還給剝着殺死了豬的皮。兵隊們也一邊罵着被殺的豬，一邊在說着：

「若是有甚麼議論，去跟蔣介石說去罷！……」

等中國人一團日本的兵隊，便嘿嘿，嘿嘿的做着問候的例笑。這邊像在被愚弄着似的，可是，他們爲的免去這種危機，却是拚命的用勁。那種切實的努力，自然有不能笑的事理。於是，小鷄挾閉挾閉的轉着牠駭怕的眼睛，很多的便被分配在兵隊們牽着

走的驢背上。在手搖車的後邊，也搭拉着一些顛倒綁在一起的小鷄，豬蹄和豬腿。爲的是晚飯好吃。兵隊在炎熱的天頭下行軍，身都叫汗濡濕着，只是默々的前進。

天頭快到掌燈的時候，在西邊的樹林子裡，竟起來了熾烈的槍聲。本部進到一個叫李庄的堡子。輕機關槍的聲音，接續的響起，那山砲很利害的轟響，竟震動了森林。接連不斷的響着轟々的砲聲。槍子也開頭飛到堡子裡來了。狹窄的小堡子，因爲車輛，馬匹，兵隊，竟鬧的很混亂。

等出去到山砲陣地的地方，部隊長，參謀，……都站在村外的楊柳樹底下，用望遠鏡照着西南方的樹林那邊。有砲兵的觀測所，芹川部隊長在睨視着鏡頭。也有罷一些個土饅頭般的墳墓。攻擊部隊已經一直的去到前邊，好像正在和敵兵對峙着。前邊的樹林子裡，起來了黑煙。增援部隊都散開了，陸續的前進着。他們從麥地裡散開，漸々的小起來，躺在麥地裡竟看不見了。山砲接三連三的響的甚人。是在我緊旁邊，碎的一聲耳朵好像劈掉。

照着鏡頭的砲兵伍長，一一的報告着。

「友軍是向右邊迂迴着。已經前進了。友軍所利用的砲彈，都很準成。像是一些敵兵

的，已經在左邊堡子角上出現！」

「好！打那左邊的敵兵！」芹川部隊長這樣一說，小隊長便命令砲手二十個向左，隨着「打！」這一聲凜然號令，便捲起來了土煙，轟々の響起。從前方的樹林子裡，像撲出一般的起來了白煙，又噹的一聲，傳來了炸裂的聲音。到敵線上也只不過一千來米。一架飛機，從戰線的上空旋回着。忽然，嘟嘟嘟嘟，……的響起來悽慘的聲音。好像接二連三往下扔炸彈似的。濛々の白煙，竟高起到樹林子的上邊。從右邊也響起來了很劇烈的機關槍聲。

走向本部的位罝，敵彈越發的劇烈，竟開始接二連三的飛過來了。

「敵兵似乎是在狙擊着，請到屋子裡去罷！」參謀這樣說。

於是，部隊長，還有參謀部的人們，都進到堡子裡去。

梅本君真是特別的勇敢，他還在那照着像片呢。兩個人並列着，躲藏在土饅頭的背陰地，在耳根碎的響了一聲，梅本君連相就把臉貼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碰上了罷，我這樣在想着。又有一個槍彈，像碰到傍邊桑樹上斜過來了的樣子，樹皮都被剝去，而露着蒼白的樹皮。梅本君擡了擡頭說：

「可嚇壞了啊！」

他像那也沒有受傷似的。高橋少佐上那去了呢？那也沒有。

進到堡子裡，又不知道參謀部在那裡，從堡子裡繞了多少回，好歹纔知道了。他們正是傳達着命令的當兒，高橋少佐的勇姿也發見了。

天色已經薄暮。流彈響着隱々的聲音，老是從頭上掠過。在堡子裡的有不少人受傷，聽說還有一個人是戰死了。我們的新居雖然像牛棚，但是，等一收拾，若是單睡覺，好像還能睡得着的樣子。高橋少佐說他曾從戰線向右迂迴，到第一線去看來的。「戰爭真是一件頂難的事情啊！那能像心裡尋思的那樣。徐州的敵兵，好像已經注意到退路叫人遮斷的事情，他們爲的打開五十萬大軍的血路，纔開始從側面接續，所以，他們纔決死的幹法呀！說起來，日本軍當然也是進到了敵兵的當間，所以，從今以後，作戰也先要難起來，這只看皇軍的精銳啦！」他這樣說。

滿圓的月亮，——皎々潔々的月夜。傾聽槍聲還是不斷，頻々響着它那帶死不了活的聲音。槍彈從房頂上掠過，時不常的，也打到房頂或是牆上，發出很劇烈的動靜。使人感覺得已是非常緊張的空氣。可也聽不着大聲。但是，例來的毛驢，却用它例來

以週身叫喚着的奇妙音調，弄破這子彈下的靜寂。若是一頭叫喚，在那必定還有一頭來呼應。大半這些日子是毛驢的交尾期罷。這種難受，抗不了的聲調，好像是要找妍頭的聲音。

牠們又是叫喚了一晚上。

兵隊鋪着梳稽，在皎夕的月光裡睡着。

五月十三日

黎明的時候，已經聽不見了槍聲。五六臺輕戰車，跑向戰場那邊去，今天也是好天氣。

用面醬做了大醬湯。鹹是稍微鹹點，可是日本大醬湯的味道。飯呢也是日本米，真是香極了。

自從在泰家領悟了飯盒炊爨的要領以來，西君和梅本君也都自己下手做了，然而，總是因為又換米，又換水，又加上鍋竈的高矮，柴火的不一樣，所以，這甞着像能做很好的飯，也常會做不好。況且，男子又都是些懶蛋子，在沒吃以前，還肯賣着力氣做活，可是等一吃完了，想叫他收拾收拾，那可真是別想了。不管你怎樣咳嗽嘆氣，也不會有人來幫你的手，沒有法子，只好自己去收拾，兼洗着飯盒。真的，來戰爭來，纔知道老婆子的好處，——這的確是誠言。

在我們過了一夜的那個牛棚牆壁上，用針繡了一些各式各樣的東西在裝飾着。有附在洋襪子上的廣告紙，姊妹牌香煙的商標，像眼藥廣告般畫着一個大眼珠子的玩藝，五張蓋着戳記的舊中華民國郵政的郵票，和畫着兩個小孩子的洋火商標。這些恐怕百姓們並沒有甚麼意思，只是爲的裝飾牆壁，而纔雜然的貼上了罷。而且，還有一個同樣是用針繡着的一張名片，等扯下來一看，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警衛第一團二營八連連長譚選魁，元鄉陝西」，原來是這樣一個可怕的東西啊！兩邊還掛着一付柿子色的紙對聯。

與家立業財源主

治國安邦福祿神

對角線上僅寫着一個「福」字的四方紅紙，在牆壁或門口上貼着不老少，那家也都是這樣。

高橋少佐招集新聞記者們，說着昨天的戰況：

第一：「唐集子」西北方地區二村「邵庄」附近的戰鬥。部隊是松山、三上、前田、西村、駒井、松田、荒木田等部隊。經過「唐集子」，順沿澮河前進中，在西方約一里的地點，發見了五百多個向北退却中的敵兵，當即向左展開對其攻擊。敵兵狼狽，逃進附近村莊，正擬取以包圍，不料他們竟以迫擊砲開始抵抗。松田砲兵部隊，和各步兵部隊相協力，遂於午前十時占領了那個村莊。然敵漸時增加兵力，竟達一千以上，因福田戰車部隊與以協力，零時半，大體始奪敵之據點，敵遂蜂擁向北方退却。損害不詳，伊佐部隊的三上中尉，受肩骨串透槍傷，中森少尉，也因迫擊砲彈負傷。

第二：大寺、谷田、上田、阪、須磨、鎌田、大田、荒木各步兵部隊，以川山砲兵部隊，而於「吳家集」東北三村之「孫瓦房」與最前線衝突，敵兵竟以機關槍猛射，我軍一部向南，主力則由東向西分別前進，用砲兵之協力攻擊，無如敵方兵力漸增，

雖擬移入薄幕再行突擊，然殊不得利，卒至由本部增加兵力矣。敵兵異常頑強，紅槍隊之慄慄兵，似亦在內。

第三：乃自昨日薄幕，於本部附近之戰鬪。目下仍在繼續中，詳細不明。

受傷的兵，都用布兜子抬來，放在衛生隊的房前躺著。圍在四下的兵隊們。有的給他們擦着手巾，有的給他們往嘴裡銜着煙捲。還把軍服撕破了當着繃帶。血都透到繃帶的上邊來。

說是片川部隊的野原砲兵伍長，爲的傳達命令，竟騎着馬跑到前線去完成了任務，在往回走的當兒，打着馬，實在沒有法了，便往回步行着，不幸在那半道上，左腳竟被敵人射傷，因爲走不動了，這回他便那樣從麥地裡爬了回來復命。

『我是騎馬去的，先說那便成了他們目標了罷。可是，在要緊的時候，因爲我已知道是那樣，便捨了馬叫它跑去。我完成了傳達任務以後總中上的，所以，就是死了，也如願以償了呀……』他這樣說着，便律着鬚鬚笑了。

在那旁邊，還躺着一個負傷的兵，一個兵拿着飯盒到他嘴那場喂給他吃。

『對不起！對不起！』那個連毛鬚子的受傷兵，一面這樣說着，一面像小孩子一般，

張着嘴叫人喂着。

「我真是怪極了呀！」那須磨隊的藤井伍長，却現着一種奇怪的樣子說：

「我從上海以後，這是第四回。雖然沒受過重傷，可是一碰上，就得下到後方去，等再到第一線，又連相碰上了。這回是大腿部的串透傷。中隊長真是太有武運啦，我是指揮班，所以，不管幾時都是和須磨部隊長在一個地方，然而只是我老碰着槍彈，部隊長却連微傷也沒有受過，徐州已經控在眼前，可是，我又總得下到後方去罷，想一想的確是抱歉！」藤井伍長說着，眼睛竟射出炯々的光來。

在衛生隊本部一打聽，直到現在調查明白的，據說是戰死二人，受傷三十五名。我對於這些每戰必加的犧牲者，心裡實在有些黯然！！

部隊長一個一個的慰問着負傷的兵士。

「辛苦啦！」他只說了一句話。

但是都肯善戰——像這樣虔敬，無言的感謝心地，却可在部隊長的溫容表情裡，很顯然的看出來。

高橋少佐總像鬧肚子似的，所以他說今天不騎馬，要坐汽車走。

出發。午前九時。南風很大，起着濛濛的土煙。排成了好幾列從麥地裡北進。

午後一點來鐘的當兒，在一個小堡子休息了一大氣，西北邊又響着很甚得慌的槍聲。簡直比昨天還近。流彈飛來，碰到樹上，樹葉子便嘩拉嘩拉的落下來。戰車從麥田裡濤進的過去。用洋油筒打來一些河溝裡的水，然後燒開了裝在拾來的藥罐裡。天頭雖然很熱，可是，把也不大像茶水的溫呼茶，溜到嗓子裡，却覺得挺舒服。它很香，等喝了幾碗，汗便透出來，搭拉搭拉的流着。水壺裡也裝滿了，那些剩有不多的水，都變成了色很不好的泥，沈澱在底下。我將想要扔它。

「有茶水嗎？」在後邊竟出了這樣的聲音。

等我一回頭，看有兩個砲兵的兵隊，汗巴流水的站在身後。

「有啊！」

等這一說，他們便連相的現出一種像蘇醒過來了的表情。然後，那個上等兵的說：「給我喝一點罷！」說着他便坐在地上。

他們是穿着這次新改正的折襟軍服。若說是新的，也與許領的時候是新的。而今，那已經混塗着汗，塵，土和油，甚麼新，真是連影也沒有了。他一面擦他已經剝掉了

塵埃化粧的黑黃臉，一面說着：

「我們想去和別個部隊連絡去，可是已經晚了。哎呀，這個茶真香呀！他們大概是兩三個鐘頭以前過去的，可是您沒看見重砲嗎？哎呀！這個茶實在是香呀……」

他喝了好幾碗，然後又說：

「拿着行嗎？」他說着便把剩下的水，裝到水壺裡。

「謝々！謝々！」

那好像是從他心裡發出來的謝意。於是，他們又出到炎天之下，從一脚一腳踏起來的黃塵道上走去。我們眼送着他們的後影，也不管那是喝剩下的熱水是怎的，心思總像是做了一件無比的好事似的，却覺得有甚麼要嘔吐出來的東西。

不少又小又青的杏蛋子在結着，等嘴一吐，又硬又酸，好像還不好吃的樣子。我不禁想起，從杭州出發的當兒的事情來，——那恰好滿開的杏花，紅，白，桃紅色的花。都湊在一個枝上亂開着。這樣，我不由的竟湧出來了鄉愁。

出發。太陽漸漸的落下，槍聲還是不絕，我想或者能在這個堡子裡宿營罷。然而。却在五點來鐘，又開始出發了。排成了好幾排，還是從飛起來黃塵的道上進軍。那是

因爲一條河也沒有纔挖成的河溝子罷，可是在那個河溝子裡，也是沒有多少水，這也與許是雨少的緣故。在那特意挖成的河溝裡，並沒注着水，只是到處乾的像道一艘。我們是從麥田當間的窪地，管做通路進行着，但是，若下雨的話，不定規，這個窪地也與許忽然的就變成了河溝。在蒙蔽着塵埃前進的當兒，忽有一架飛機，在前面村莊的上空頻々旋回，響出來很利害和爆炸的聲音。

到了韓村集，澧河的橋已經都破壞了，車輛部隊都說是過不去河。手搖車，乘用車，轎重或砲兵的車輛等，全都在那條圍在韓村集堡子的河溝橋前空場上停着。只有步兵部隊，腳蹣着塵埃，進到韓村集，再從韓村集穿過去前進。

在右邊的近處，不絕的聽着槍聲，流彈接二連三的從頭上掠過。方纔的爆炸似乎就是韓村集。好像是將占領不大一會，在堡子外邊，還在陸續打着仗的樣子。

堡子的中央有一個望樓，上邊架設着無線電的受波線。大概那是無線電臺罷。土壘上的散兵壕，却掘的那一面都能放射，但是，既淺又窄，匪來却是極忙火勢做成的。有不少一尺多高的小山羊，現出一種奇怪的臉來，在眺望着部隊的通過，在東跑西顛着。

據說部隊本部，已經走到天前邊去了，這樣，走出堡子頭一看，那紅色的夕陽，在

繚繚的麥田上正要沒着，很清楚的顯示着它的輪廓。通紅的太陽，已經三分之一沈在一直線的麥田裡。部隊蜿蜒的繼續行着。在右邊很遠的前方，捲起像雲霞一般的土煙裡，能看見一個騎馬的部隊，那似乎就是本部的樣子。雖然聽說車是已經不能走了，但是，高橋少佐却說能走到那便走到那看看。於是，便坐着汽車，從麥地裡飛跑。攆過去了部隊，從凹凸不平，很累贅的道上走了好久，便到了滄河的邊上。

水正下去，只是從當間很低的地方，寬窄不過五米突的流着。莫非是頭一回看着了流水的緣故嗎？——反映着薄暮的碧空，感覺非常的澄清。下流的橋樑，已經毀壞，只好在頂淺最窄的地方，搭上木杆匆匆做着急架的通路。因為那前後也都泥濘，太不好搭腳，這樣我們便從汽車上下來。一度苦心的結果，好歹纔算渡過到河的對岸。

在沿着那邊土堤上馳跑裡，天色已經完全日暮，竟是皎皎的月光，走到在樹林子裡停止着的本部位置。休息了兩點多鐘以後，又說是要夜裡行軍，猛烈的去攻擊那退却的敵兵。在那個時間裡，說是可以不叫敵人看着煙火般的趕快做飯，於是，便下到滄河的河邊，去用那滄河的水淘米，却是很乾淨的水。

美麗的月亮上昇着，還是滴溜圓的滿月。真暢快啊！在水邊近處挖了一個坑當做鍋竈。能看得見很多兵隊下到土堤背陰的影子。他們也和我們一樣的，又在水邊上淘着米，又在掘着窟窿。等不大一會，便點起火來。那火團的數目，一個挨着一個的多起來，從這邊的土堤上，做成一連火列，一直的接續到那邊。那在月明裡只像薪燎一般，真是說不上來怎麼樣的美麗。然而，那些火團，在一眨眼的工夫便都消失，又忽然的變成了藍色的靜夜。

原來兵隊們就是一會也是要早止住炊爨，更要盡量的快把飯撥拉嘴裡去，在夜行軍起給以前，就是一分鐘也想要多睡點覺的呀！不一會的工夫，在澗河土堤上，因為白天的疲乏，一躺下連相就呼呼睡覺了的兵隊已經滿了。剎那間，便聽着從這邊那邊打起呼來。二匹小螢火蟲，從這個河邊飛到對岸消失。月光下睡着的兵們勇姿，確叫我們感覺有一種無限的愛憐。我和梅本君看着那些影姿，甚麼因由也沒有，竟從兩邊對了臉，你甞着我，我甞着你，不由的交相微笑起來。

我們回到了汽車那邊，然後，又折回到好幾刻鐘以前渡河的地點來。硬過去了澗河的，只有報道部的那一個汽車，而且又是在敵中進軍，又不詳細知道道路的狀態，又

不能點着前燈，因為太危險，所以汽車的確是不能夜裡行軍。

在方纔過河的地方，工兵隊正頻頻的工作着。爲的是後續部隊渡河，纔通夜的作着完全的渡河點。他們從附近的森林裡砍來了樹來，又往裡頭打木樑，又定着釘子，；都很忙的作着活。月光在水流裡破碎着。我們一共四個人，很擁擠的進到汽車裡，耳聽着忙碌般工兵隊的吵嚷聲音，和在森林裡定木樑子的動靜，說不上是甚麼時候，竟在透進了東洋秀麗的圓月，而像帶着玻璃的水族館一般的車篷裡，踏入了夢鄉。

五月十四日

很多車輛部隊，在五更的月明裡軋軋的響着前進。我們也出發了。橢圓形的赤紅色太陽，出在地平線的上邊。它叫上下壓潰着，恰像雞蛋的形狀。

仍然不變，還只是寬闊的麥田。在去向恍恍惚惚的能看得見山了，乃是我最初看見

的山影姿。大約有三個多鐘頭以後，纔擡上了本部。肚子還像沒有十分好的高橋少佐，從那以後便又換騎着馬走了。

進到在百善少爺前邊那個堡子的院套裡。這裡像是一個地方豪農的家。土牆裡面有不少間房子。胡匪大概是這個地方的名物。這個大地主自己在房子的周圍築有土牆，又在那轉圈掘有河溝，還修有望樓，開着槍眼，原來是防備着胡匪的襲擊。

晌飯殺了一個小雞，又擱進一些找來的麵，想着玩個票，若能做出來雞肉鍋子那樣的菜，豈不是很好嗎？但是，尋思那是麵，等着煮着，看，那竟是一些像葯蕪一類的東西，硬得老也煮不好，何況我們照例既沒有做雞的那種手藝，過日子方法又很亂七八糟呢。卅二卅三兵隊們，却很熟手，都做着很好的飯菜。兵隊們原是拿着這個當作很快樂的事情。他們在繼續着艱苦行軍的當兒，不管幾時，老是在想着：今天晚上定規是在那住呢？做甚麼菜飯呀？……並且，還彼此互相的計議。等二到了堡子裡，不論甚麼，兵隊先要尋找的便是菜鍋和飯鍋。兵隊夾於戰鬥的重要工作，便是做飯菜的一件事了。這回做甚麼，怎麼樣做法？——這些總得按照極受限制的材料來規定，又兼是連暖暖屁股工夫都沒有一般的急行軍，從兵站運來的糧秣，也不能很圓滑的支給，

在半道上徵發來的小雞，豬和羊，白糖，醬油，鹹鹽……等小材料也決不會豐富，當然還是沒有的時候多，雖然是這樣，但是，兵隊因為長時間的訓練，確能做出很好吃野戰飯菜來。就是在槍彈飛來裡，也要去掘地瓜哩，或是去拔蘿蔔，攤着飯班的人却是特別忙碌。真的，不管誰都像是一個能做出一份菜的廚子一般，動手的樣式也很好。大概一個來分隊的人們，都是用一個大鍋共同炊爨，我甞着那種快樂的光景，竟想起自己在杭州登陸以來，也常和分隊一塊作着這樣愉快的野戰飯菜來。我不禁的微笑着。我們也堆着坯，雖然手頭笨，但也要很快活的去調理。等一搬起坯來，一個肌皮土白的蝸子，竟搖擺像螃蟹一般的夾子在緊貼着。

在進口的門框上，一串綁着四個捕虜。他們都是正規兵，還都是剽悍而頑強的體格。日本的兵隊集合到他們的周圍。裡邊也有能稍微來兩句中國話的，和他們各式各樣的說起來，還在大聲的笑着，又在點着煙捲，給捕虜銜在嘴裡。然而，我老是這樣感覺着，看見中國的兵隊或土民，就湧起一種奇怪的思潮，這原是因為他們太像日本人了。並且，在他們一堆裡，能看出我朋友臉盤的也決不稀少。的確，真是酷似得沒有法的。這也興許是一種不知趣的感傷，但是，若用很大的意義來說，我們和他們一

者是同文同種，一者是同受一樣血統的大亞細亞民族，而今竟完全背離了這樣高遠的思想，變成仇敵的在殘殺着。我對於這些敵兵，總覺是酷似我們，而且生出像隣居一般的感覺，說起來真是有一點使人厭惡的心地。我想那當然是有必須憎惡的理由，然而，這種沒有辦法而使人厭惡的心地，我却又常常的飽嚼了它的滋味。我又想起前天在玉西庄，懷揣戀愛信，特別酷似「A」的那個「雷國東」來。這樣，我對於這四個已拖着死的觀念的捕虜，也再沒有往下看去的能力了。

高橋少佐和中山參謀，正招集着新聞記者發表着戰況。先頭部隊，似乎是和敵兵演着相當的衝突。據說在百善也激戰了呢。然後，把話機便轉到松澤參謀的身上。松澤參謀原是一個沈着豪膽，而好積極達成任務的人。說他前些日子，領着三個傳信的騎兵，先頭跑到了韓村集。他竟敢跑到緊前邊，自己去搜索敵人的狀況，遂發見了斷絕連絡好久的松山部隊。——還說了一些別的話。

「我想就是在上海事變的時候，他也是那樣罷！實在是一位有名的參謀呀！」我平常景仰爲有名參謀的中山參謀，忽的這樣說。

還有這樣一段話：在先到韓村集的時候，是有一個敵兵在前邊。等這邊一往前走

近，他便從雜囊裡拿出一個手榴彈炸了。大家都尋思是要往這邊扔的，可是他把手榴彈抱在懷裡，伏在地上，在轟的一聲裡，自己竟把自己炸死。這原是他觀念着沒有望了，同時並要潔白己身，免得成爲捕虜的緣故。——我意爲這的確是一段富有興趣的實話。

從薄暮就變起天來，颯着像要呼喚雨的風，楊柳枝梢亂舞，弄出婆婆的音響。比甚麼還怕敗殘兵，地雷和雨的西君，又現出一幅擱鼻瞪眼的臉來。雨嘩拉的降下來。

「又要不行了呀！」西君這樣說，而浮出一種像沒有身世了的表情。

夜裡行軍。午後七時出發。因爲天頭不好，汽車隊都集結在百善。叫他們明天早晨再追趕。於是，不得不扔下了西君出發。

天頭一下雨，汽車就怎變的也來不了，那便不知道要晚到幾天去，所以只好把三份的米和罐頭，用包袱皮包好帶走。梅本君好像叫皮囊壓得很沉的樣子。

開始進軍。左邊，右邊，都是蜿蜒長列蹶着塵埃前進的部隊隊伍。稍微一走，在麥地的當中有了一個土岡。本部便是在那土岡上，也興許是在那按算着地形。出發以後走了好久，西邊天空竟晴起來。沈落下去的太陽，向那橫長流着的雲彩，頻授着赤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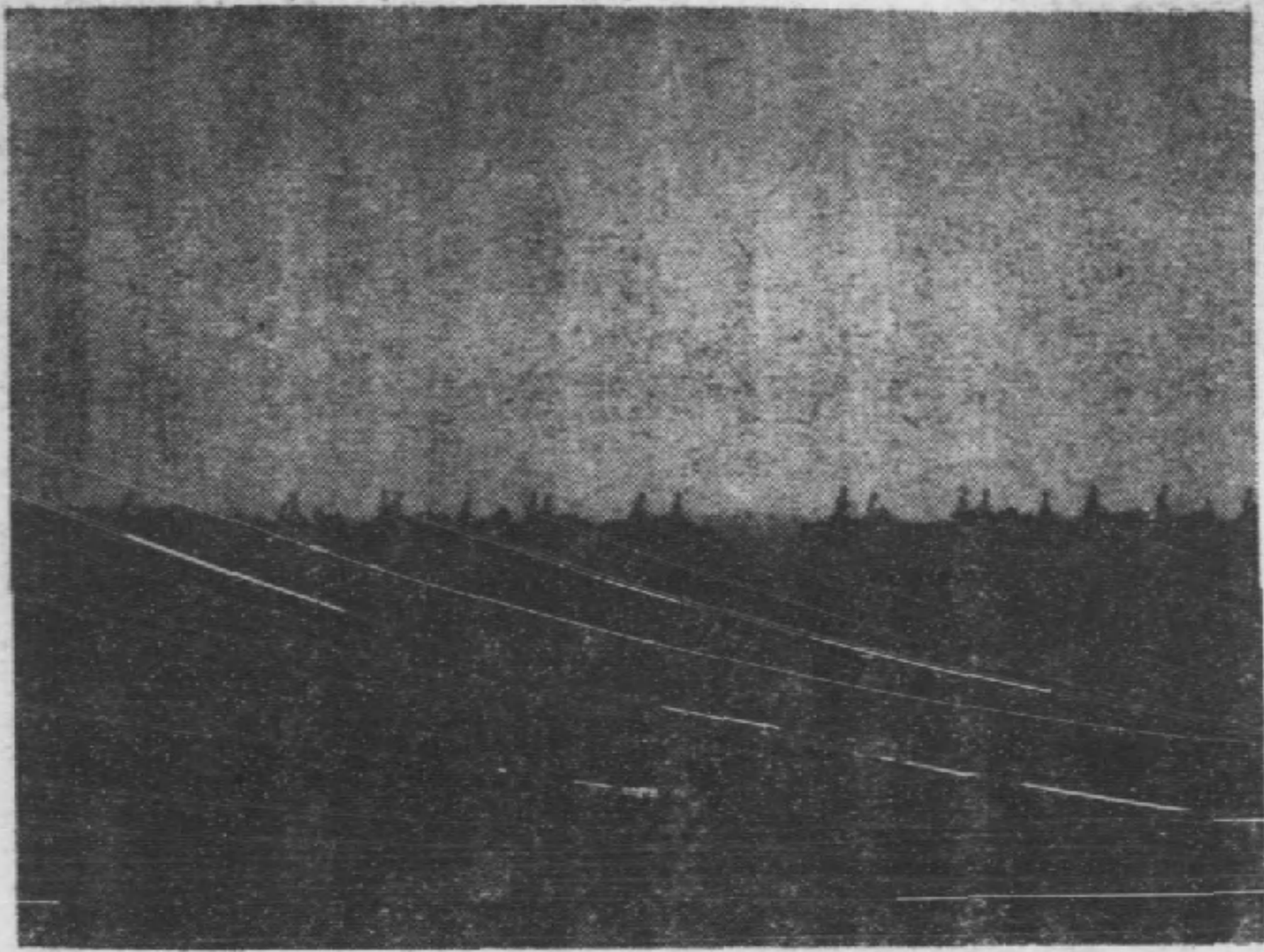
的餘光，却是美麗已極的火燒雲。

已經到了晚上。天頭老是又像要晴，又像要下起來的樣子。稍微的走走，就熱的直流汗，但是，等稍微的停一停，往麥地裡一坐，却又嗖々的發涼。夜裡雖看不見塵埃，然而，嘴裡叫塵埃弄得乾々的，却是還在起着暴土的左證。真是像從灰裡撲撲嗒嗒的走着一樣。

部隊排列着長蛇的隊形，從靜夜廣漠的麥田裡走着。排頭雖是稍微偏西，然而却是北進。我一面走着，一面想起會嘗四天坐着汽艇，從嘉興走到湖州凡三十四里水程的裏情來。那個時候，也是從縱橫的流在竟是桑田的廣漠原野的河溝裡走着，同時，竟能不稍錯誤的航進到目的地，我也就很佩服的了，而今，不論走到那，還是沒邊沒沿的，也是從甚變目標也沒有，同樣的風景裡進行着，可是道路還是一點也弄不錯，想來真是偉大極了。

往前行進的當兒，陰着的天空，已是逐漸的晴起來，朦々的月亮，現着混混沈沈的面孔，等又往前走着，月亮也就漸漸的現出很清晰的面貌來，竟成了皎々的明月。

——那還是瀟月。



州徐向奔裡田處從而陽夕惠沐

在月光裡老是往前行進的部隊，也不管到那，仍然是繼續的往前進軍。可是太也沒有作派了，我們因為包袱皮沉的沒有法的竟在半道上扔了一半。午前兩點多鐘，便到了圍着堅固城牆的濰溪口。夜裡眼睛雖是有點看不清楚，然而，那却是一個也有瓦房的都市。城牆也是修的兩重。等從最初的城門往裡一進，在一排房子的左邊，竟並列着一些手搖車和汽車。插着像軍報道部的旗，湊到近場一看，原是汽車早已先到了。偷着往裡一扭，西君正頭蒙着手巾，在那運轉手的坐位上呼々睡着。等一招喚他。

「哎呀！現在纔來嗎？」他竟像很得意

的樣子，又說：

『有好東西呀！』

於是，我往後邊一卬，喲！在洋油筒裡，竟裝着一大堆鷄蛋。

奪取濰溪口的前衛部隊們，正在附近的房子裡擺着火，炊爨着飯盒子。據說是叫快一點吃飯，三點鐘還要出發。說是直到前天，中央軍的大部隊還像在濰溪口來的呢，可是，在先遣部隊到來之後，纔辨認出來敵兵也僅不過是若干名罷了。

熟得光着膀子的兵隊，不少都進到狹窄的屋裡，在紅堂堂的火光裡，他們晒得黑呼呼的身板和臉蛋，都叫汗弄的發着光，然後叫紅堂堂的火光一映照，卽來却是一種淒愴的光景。他們疲乏了，都像烙上了一般的坐下，也有的像木頭槓子一般的挺直身板，在那瞞着嘆々直滾的飯盒子，還說着取笑的話：

『奔向徐州，奔向徐州！草木也在喊着，徐州是暫腳好呢，還是長住好呢？……』

已經吩咐了，說是後來的部隊，在前衛部隊出發以後，可以進到屋裡來。

『辛苦啦！使勁幹罷！』管理部長蓮花大佐，對着那些忙三火四準備進發的兵隊說。

白天像碎嘴子一般的蓮花大佐，而今，我聽了他這種溫暖的話，也被玄妙趨使了不

少，暗地裡也在心裡那樣吶喊。

在靜夜裡的狹窄城內，不大一會兒，前衛部隊又齊整了隊伍，向着月光的城外進軍。

五月十五日

兵隊因為失火驚的都醒了。我們睡覺的地方，像是一個油房哩，或是甚麼的製造場，在架打著一些很大木杆的底下，有不少大缸埋在池子裡。那是一個砌著很厚的磚牆，而且像空倉庫一般的建築物，大概是兵隊做飯的火哩，或是甚麼的所發的火，然而，有點小題大做，火只是燒掉堵窗戶的秫稽便息了。不管那個村莊的房子，都是只把牆壁修得特別結實。修的就是失火也不能延燒到隣居般的結實。所以，在發生過火災的痕跡，都是孤殘著堅固的牆壁。那是正合式，可以再連相蒙上一層像給帶個草帽

一般的草房頂，所以，就是失多少回火，燒多少遍，也能連相就修復，却是很簡單的規模。

走到參謀部一看，川久保參謀，正集合受領命令的人發着命令。各部隊受領命令的人，顏色也都很緊張。發完了重要的戰鬥命令以後，參謀又在最後附加了幾句：

「徐州也漸近的近了，徐州戰線的敵兵，遭受神速果敢的我軍包圍，極爲動搖，而今全面正在退却中。然而，魚沒從魚網裡漏出去跑了呀？——我對於這層特別懸念。魚嗎，還有很多呢，把它捉着殲滅了，纔是我們的任務！所以，希望大家再使一點勁，向前邁進！！」

到出發還有一點工夫，於是便和梅本君到街上各處逛去。住民僅僅有幾個人。他們又給兵隊打水，又給兵隊搬着東西。裡邊的城牆和城門，真是在這方圍所罕見的壯麗。城門的正面刻着「薰和門」。城牆上還並列着一排槍眼。城牆的兩邊，用白桐油很大的漆着，右邊是：「肅清漢奸鞏固後方」，左邊是：「大家合力保衛祖國」。以外便那也沒有寫着抗日文句的地方。還是照例寫着一些「天地皆春」，「根深繁茂」，「紫氣東來」，「人生春臺」，「人生盛盛」，「春雨江南」……的紅紙，貼在各各的大門上。很

希罕的瓦房，也有罷十幾家。這個城好像是一個產酒的地方，不少家買賣都掛着灘溪銘酒的招牌。不論那一個，字都比我寫得漂亮，壯觀。這却是我已在深々佩服的地方。

登了「黨和門」上邊往遠一看，道路從一望沒邊沒沿的麥田裡通着，兩傍又竟都是楊柳在接續着。過了澧河以後，土地既屬肥沃，麥子長的也很好，樹也幾乎盡是楊柳，高聳而繁茂着。真是令人暢快的風景。

受了命令往前線出發的部隊，都陸續的擠到「黨和門」，穿過大街，再從裏門出去。等着出發時間的部隊，槍都叉在大街的兩旁，兵隊也都坐在房簷的底下。不論那一個兵隊的腰上，都圍着叫汗浸變了色的千人針。（譯者按：千人針之謂，是出征打仗將兵的家族，用一塊白布或黃布，在槍後的街頭上，逢人就求刺繡一針，卒以千人刺過爲止，做成種々花樣，然後給捐到前線去，將兵把它圍在腰上，用以可避槍彈。意思是：拿着一千個人的力量團結起來，決可禦敵，就中尤以屬虎的人爲最優，原是藉它象徵勇武）從肩膀上掛着護身符。他們爲的躲避着毒巴々の，像三伏一般的太陽，都把毛巾或是小手巾，續到戰鬥帽的底下，手拿着說不上在那弄到手的中國扇子，往

懷裡煽着風，又拿着很骯髒的毛巾，沒有遍數的去擦溢流在他們身上的汗。那毛巾實在是很髒！粘着土，浸着汗，那雖然在發酵着很不好聞的臭氣，然而因為沒有換的，也只是不能棄掉它。大概臉也不洗，自然也不會洗澡哩，小布衫也不換，生着蓬鬆的鬚鬚，像刷了白粉一般的臉，叫黃色的塵土曝着，真的，但得一分鐘的工夫，也要坐下多休息一會，還有很多兵隊，脫了靴子，把叫水疱弄腫了的腳，拿出來透着氣。

原來兵隊因為接二連三的長路行軍，腳都完全叫水疱包圍了，剛用碘化精粗心的治一治，又把磨出來很多水疱晒壞了，他們只是這樣一面虐待着自己的腳，一面繼續着行軍。那簡直是不敢踏地一般的疼痛。心想已經不行了，可是，還得咬着牙根走。若是走，走到那都能走，終歸磨掉了腳指蓋，也不像自己個的腳了。就是那麼，還能走呢。有的時候，過於難受了，心裡也能這樣想：「敵兵若能出來最好」。真的，東西若是硬使喚，就是怎麼亂七遭八的，也能使喚了——我真是像這一樣的佩服。對於去忍耐，克服那種困苦的氣力，我們只有驚嘆，我扭着那些兵隊拿出來的特別骯髒的腳，却感覺它們是一種無上尊貴的東西。然而，兵隊在這却又會很俏皮的作着濶。——原來這裡是產酒的地方，像是有很多酒壺，他們反都用燒酒洗着腳呢。這末一弄却能涼

哩々的舒坦了許多。不多一會，等到出發時刻，兵隊們穿上靴子，便會和開步走的命令同時走出。最初倒有一點不好看的狀態，可是硬拉着腿，跛拉跛拉的走出兩三步去，然後，不大一會的工夫，便又恢復了他們的確固脚步，開始接續着無限的進軍。

同盟通信社的記者，在一個類似小店的房子裡，坐在乾草上談着天。的確，從新聞記者的勞苦，大概也不劣於兵隊罷。他們雖然都疲乏透了似的放着長條，可是，那裡却有一個喜歡小鳥的人，一面像是說着雀籠子忘在那場去了的話，一面很不高興的說：

「可惜了的啦！那真是一個很好的雀呀！」

「甚麼雀？」一個人問。

「不知道叫甚麼名，說起來，我真想要好好的教々它，真可惜了的啦！」

「竟瞎說！那樣的雀還能叫個玩藝嗎？比那個大一點的，就是在我們日本太宰府邊叫做「拙老婆」的雀呀！若能管那樣雀也叫個玩藝，連活人也能像飛機一般的飛出去了！」

「不是，那真若能好好的教上個五六年，也興許成個玩藝。」

「別扯蛋啦！你雖然嘴裡說是明白小雀，其實，你簡直是管甚麼也不懂啊！」

他們這個那個的說着。一共是七個人。

順着城牆，穿過叫塵埃埋沒而狹窄的街道，接着便從裏門出發，午後一時。

竟是蒙蒙的塵埃。一點看不見先方。渡過澗河以來，河溝也多起來，到處都有赭土的土堤。從茫茫的麥田裡。只像塵埃行軍，飛機飛在前邊爆炸着。還能聽見槍聲。

走到一個有城牆名叫孫圩的城鎮後邊休息。那裡有井，等打些水來一看，却是希罕般的澄清。從來沒有喝過涼水，因為嗓子太有一些乾渴，所以雖然說是不好喝生水，我也咕嚕咕嚕的喝了不老少。因為太香了，接着又喝了一氣。

從城門進去一看，有不少像是相當富豪而建築得很宏壯的房子。傢俱甚麼的也很豪華。還是很討厭的貼着一些例來的紅紙。那家還都掛着福神像和福神的畫軸。單寫着一個「福」字的四方紙，滿貼了一片。中國人在平常的生活裡，只是各管自家的幸福和冀求自個一家的繁榮。那種財迷的，固執的生活狀態，却會令人覺得像樹膠一般的討

厭。屋裡那也沒有人人的痕跡，只有兩三隻小雞，一面叫喚一面在徬徨着。

在一溜房子的一間屋裡門上，搭拉着一個西湖色的綢門簾，等無心的往裡一進，竟有一種像香水一般的香味，撲的衝到鼻孔來。那確是衝得人心亂跳一般的香味。那個屋子有三鋪蓆子多寬，（譯者註：這裡所說的蓆子，是指日本式的蓆子而言。）像是年青小倆口住來的樣子。就是傢器，也都是鄉下罕見般的絢爛，漂亮的鏡盒，紅漆的小匣，混刺着藍紅兩色的繡鞋，櫛梳，錫鑲的器皿，銀色裝飾的大洋燈……都收拾得很整潔，放在紅色的桌子上。在緊裡邊那一半，有一架三面嵌着鏡子，兩個人睡覺的華麗寢臺。在這個狹窄的小屋裡，却充滿着我們在這竟是茫漠的麥田，塵埃，土房的戰場裏一回也沒有發覺過，而且又像要蒸發一般的隱情香味。桌子上堆着四五本很薄的書，却又都是唱本鼓詞。我在寢臺上翻天覆地的看了。那綢緞被褥，倒叫我這兩隻兵隊的鞋底給弄髒了，我閉上了眼睛，不由的竟被我直到現在完全忘掉了一個感覺捕獲去。我跳起來。把臉照到鏡子裡看看，那粘着暴土，生着連片鬚子的小臉在睨視着我。我抓住鏡盒上的那個花露水瓶子，便從那個屋子裡跑出來。我像紅胡子一般，悠悠的侵到那個屋裡去，這回却又像一個敗北者，倉皇的跑出來。我到了外頭，

便弄掉那個花露水的瓶塞，連相立往身上直洒起來。那雖說是香水，然而，却很怪，它在暴土裡反倒變成一種像要吐一般遭人煩惡的味道。然後，我把那臭東西，給梅本君和西君也洒上了不少。

說是還得前進，於是，便咚咚的往前走起來，然而，後邊總是沒有部隊本部來的影子。等一打聽，有一個少尉說，他們是先遣部隊，這場是最前線，從這往前已經沒有步兵了，本部大概是在這後邊的堡子裡宿營了……云云。

等從黃昏裡折回來，本部住的地方，原來是在剛纔我們進去的那個孫圩的城牆裡。向着外門那邊轉，等從那個有城門樓子的城門進去一看，參謀部是在右邊，還站着步哨。說是報道部就在那接壁。於是，便從大門進去。

「哎呀！小孩在那迷了道了呀？」高橋少佐說着便笑了。還有中山參謀。據說是吃完晚飯之後，還要在那半夜的兩點半鐘出發。

可慶的是西君在離溪口所徵發來的雞蛋，竟有山一般的多，所以，便決定再把雞蛋還像山一般的煮上，好拿它當做就飯吃的菜。

天色已經完全的黑了。當班的川原上等兵，和齋藤上等兵，不知道從那場，說是從

很遠地方的井裡，用洋油筒把水挑來了。那原是很混濁的水。在院子裡鋪上蓆子，和齋藤上等兵對坐剝着葱皮。蠟燭的光，在徐々の微風裡搖動着。幌々の露着金牙的齋藤上等兵，誰也沒問他，只是自言自語的說：

「我們哥倆個都一塊出征了，可是，哥哥已經在上海戰死了啊！」

我被衝動了胸膛，眼望着柔和的齋藤上等兵的面孔說：

「您哥好幾個嗎？」

「就哥倆個，可是兩個人又都出征了呢，我們的身體，當然得捧給國家，所以，決不覺得可惜，然而，年邁的雙親，却又都在世呢，所以……」他說着說着聲音便低矮下去。

「反正我們是總得爲國捨命的，但是，沒有意味的強去幹甚麼，不捨也好的生命，還是不捨爲對呀！在不進不行的時候，就是明知道死，也總得前進，然而，咳！還是顧慮點生命好啊！」我說。

又像是稍微起了點風似的，楊柳的樹枝都婆婆娑娑的響着，蠟燭的火光，也像要滅了一般的晃搖。等往上一睜，那壯觀的月亮已在昇着，却沒有一絲雲彩，只是很美麗

的圓月。是從那跑出來的呢？二十多隻比鷄蛋還小的的小鷄崽，從房子的背陰地出來，一邊唧唧唧唧的叫着，一邊却像塵埃一般，這邊那邊的亂跑。那只是靜悄悄的，幽妙的沈寂。

部隊午前兩點半鐘出發以後，說是汽車隊要等到天亮再出發。昨天晚上，汽車隊從百善到灘溪口的那段夜行軍，真是困難的到了極點，還有好幾輛車發生了故障，好容易纔算來了，那麼，晚上不讓走，也恐怕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因為在軍報道部的汽車裡，裝有重要文書，所以，我們決定明天早晨再早早的坐着汽車追趕。

我們在城裡老想要在床上睡覺，於是便把用棕繩編得很粗糙的床，都收集了來。然而，在說着話的中間，又怕起來了。若在這睡，總像要睡過桌的樣子。若是睡過了桌，趕不上汽車隊出發的時間也很困難，一轉想到這，便又決定到那停在城外廣場的汽車裡去過夜。

抱起已經放下了的東西，和梅本君，西君三個人從城門走出。城牆外邊的廣場，以部隊的手搖車隊爲首，衛生隊，工兵隊……等的手搖車或小汽車……上邊，早已都呈了滿員的盛況。就是手搖車上，兵隊也像在自己家裡睡覺一般的準備着。在柳

樹上，拴着不少例來叫着很奇妙聲音的毛驢。它們有的時候，像想起來了甚麼似的在叫喚着。

進到汽車裡。我們的睡法是我 and 西君在運轉臺上，東西和梅本君在後邊。月亮是皎皎的，精神也像很舒服的好起來。我們像要叫花開一般，盡量的扯着各式各樣的閒白。却又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已在透進來了東洋美麗的圓月，而像帶着玻璃窗的水族館一般的車篷裡，踏入了夢鄉。

五月十六日

類似一樣形狀而彎曲的松樹巷子，只有一面是在連綿着。我們坐着汽車一面衝起青煙，一面在疾跑着。在松樹的幹與幹之間，看着一排一棵樹有一個很大的槍口，叭唧叭唧的射着汽車。那雖然老碰不上，可是，還在不間斷的射着。若是那有一條彎曲的

道路，就往裡頭跑罷！——一面這樣想，一面使勁的跑着。不論跑到那，也只是一條松樹巷子連綿在一面的大道。真沒有法辦哪！我正這樣着急，不意忽然的叫出聲來醒了。睜開了眼睛的當兒，在藍色月明的玻璃外，却是甚麼也沒有看着。叭唧叭唧叭唧……只是繼續的聽得着那夢裡所聽見的聲音。

當班的齋藤上等兵和川原上等兵，現着心忙意亂的臉說：

『這個求乞您罷，若不快走，就要叫部隊拉下了！』他們一面嘴裡這樣很快的說着，一面忙三火四滴溜滴溜的緊捲。

他們把高橋少佐和中山參謀的毛毯扎上，便驚慌的飛跑去。我明白了這是敵襲！！槍聲在響着，不知道是中到手搖車上哩，或是甚麼上，竟發出了很劇烈的聲音。

我穿好軍靴，纏上腿布，把腦袋盡量的低下，對西君和梅本君留個話，心想：開車的若是叫碰上，那可太困難了，於是，把我的銅帽子給西君帶上，便拿拿裸步槍走出了汽車外。

外頭黑漆漆的，也不知道是到甚麼時候啦，只有那稍微帶着煙雲的月亮，朦朧着差不點便要貼在那鋸齒的城牆上。

黑暗裡恍惚像是兵隊的影子，在東跑西顛着。紅火呼的一聲，在城牆上發着光焰。在城牆的中途地方，也發着火光。那原是敵人已在孫圩城裡，從城牆上或槍垛口猛射着這邊呢。

我到了停在城牆近處的汽車背後。架着一挺輕機關槍，只有四個兵隊在凝結着。那到城牆也僅不過是三十來米遠。

緊在耳根子上響着要炸開似的聲音，槍子便飛過來。砰的一聲，就把遮蔽着的汽車着了一個窟窿。連着在廣場裡停着的那些汽車，頻々の響着中上了的聲音。

抽個冷子，在我緊旁邊的一個兵隊，撲騰的一聲倒下，便出趨到汽車的外邊去。還有一個兵隊，現着尋據的樣子。

「嘿！在那場睡覺能行嗎？真是的，——」一個兵隊這樣說。

我想這一定是中上了。等搖蕩搖蕩也不動彈，於是，抱着便把他硬拖拉到汽車的後邊去。其他的兵隊也震駭了。我是連軍衣帶手，滿處的竟是血。

「沒有看護兵嗎？」

等這一喊，連相便從後邊跑來了。

他銅帽子上並穿着兩個窟窿，在隱々亮裡，甞着顏色竟是刷白。因為連動彈也不動彈，已經過去了罷?!——我正這樣想，他忽的睜開了眼睛，「腦瓜子啣!」，他用慢々的聲調，很清晰的說。

「使勁幹唄!不是大不了的事嘛!」我說。

等看護兵給他纏上繃帶，以後，我就和在那場的三個兵隊，抱着受傷的人，運到了十米多遠後方一處房子的背陰去。

在那間房子的背陰地，已有二十多個兵隊。槍聲是接二連三的響，槍子落到了腳底下崩起許多暴土煙。

我跑到報道部的汽車地方去，叫西君快想法子把汽車開到房子的背地去。那些手搖車也急々忙々の開始運轉，一些汽車輪機的聲音，在夜裡亂亂絮絮的纏錯着。等汽車隊將要起始動轉，槍聲一霎時竟更加劇烈起來。膠皮輪或是機器，已被射透不能動轉的汽車，也有罷幾輛。

我也來到了一處房子的背陰地。剛纔腦袋上受傷的兵隊，橫躺在手搖車的上邊，但是，還沒有過去。他雖然在手搖車的上邊昏睡着，但竟稍々の欠起來身子，很響亮的

喊了兩次：

「天皇陛下萬歲！！」

兩三個手和脚受了傷的人，在那叫看護兵給纏着繃帶。

天頭真是老也不亮。在汽車隊以外，也沒有步兵部隊。竟是幾個特務兵，衛生兵，正兵，和一些運轉手們。槍子仍是頻頻的飛來，却看不見敵兵的影子。簡直是沒有法子對着應戰！！然而，我想若是天亮，也就不要緊了。

同盟通信社的汽車，在三米來遠的房子前邊，膠皮輪竟被穿透而堆拉下去。

這個房子像是廟哩，或是甚麼的樣子，幸而它是一個圍着磚牆而堅固的建築物。在這附近，除了這處房子以外，甚麼遮蔽的東西也沒有。也有的響着膠皮輪擠破了的動靜，汽油像噴水的一般往外噴。紅色的曳光彈，也沒有聲響，只是像放花炮的樣子，從城牆上飛過來。機關槍響着很淒愴的聲音，無數的子彈碰到房上牆上。碎瓦亂磚零片片子的飛落下來。但是，房子的背陰還算是安全。

大概是稍微東發亮的時候，救援的部隊到來。那是松山部隊，我們也放了心。天色立刻就亮起來。我們的機關槍，是架在廟的右邊，堆壘帶着紅土的石頭，作成了陣

地。天頭這麼一亮，同時便清々楚楚的看了看城牆，在城牆兩角上恍々惚々的敵人，也歷々在目了。從廟這到城牆，大概是有四十來米的距離。……

城牆的兩角，都有城門樓子，敵人便是從那上的不少槍垛口裡，凶猛的射擊機關槍彈。

我們在右側陣地的打手，是一個聳着膀子，沈心靜氣的上等兵。他只是慢々の去描準，勾着槍機。響着很爽快的聲音，眼見着城牆上槍垛口的地方，就起來了刷白的煙，成了粉碎！

城門是偏向在左角的城門樓那邊，廟差不多是在它正面的位置。中隊是在廟的左一方面，已向城門的正面展開。我想不大一會便能奪取了孫圩城，然而，事事却不是那樣簡單能辦到的。隨着時間來看，漸々の纔明白了攻擊的困難，並且，立刻就變成很迫切的狀態。

城門是從裏邊關閉着。已到了城門正面的西村部隊，進入有罷幾個很深的土壕裡，滿浴着猛烈的射擊，竟出不來了。散開在廟右邊的部隊，因為甚麼遮蔽的東西也沒有，緊連着兩個人被着上，便集結到了廟的背後。

有一個下級士官，從伏着散開的散兵線前，像巡視的樣子，跨着軍刀，在槍林彈雨的當中，悠悠的走着。他從散兵線的這頭到那頭，來回慢吞吞的走了兩回。好像是誇示他膽子大的神氣。然而，我想那真是不知趣的兵隊。那樣別說是勇敢，簡直甚麼也不是。我在幾多的戰場上，像這樣的英雄，已經看過多少了。可不是麼，槍子是真不碰那個小子；但是，可有一樣，敵人因此便會把兵隊的目標描準了而集中他們的槍彈，所以，這個士官近邊的兵隊真是危險得沒有辦法。能適當的利用地形遮蔽着，那決算不得是卑怯。我相信當指揮官的，若竟弄着一些不必要的擺大膽的架姿，那並不能算是高超的統帥者。

而今，除了衝破城門突入以外，實在沒有別的法。敵人的射擊，和時間一同的劇烈緊急起來。這邊的射擊，倒瞄着了槍垛口，可是，竟完全不能知道效果。跟着，也不知道誰說的，友軍的兵隊，還殘剩在城裡頭呢。也興許有我罷！——我這樣想了。原來差不點便是我們也在城裡睡着的當兒啊。誰剩着呢？有幾個人？誰也不知道。然而，却都拿着那一定會有幾個人的確信，不安，焦燥，……竟驅逐了大夥。

一隻金黃色的小公鷄，從右邊機關槍的石壘後邊走出，一面嘴啄地的找着糧食，

面跑向麥地那邊去。

廣場楊柳樹上拴着的毛驢，兩頭還帶着繮繩，但是，兩頭是甚麼工夫弄斷了的呢？竟從槍林彈雨裡很顛頂的繞着。它們四頭是互相交換，用那像敲鏽洋鐵筒，同時週身也很奇妙的顫動着而叫喚的聲音，時不常的叫喚。猛個丁的那個白驢打了一個趑趄，等我忽然的一着想，它的後腿竟落到了地上。紅鮮鮮的血，就像炊箒似的，從屁股蛋那場噴出，把那場弄得一片通紅。我尋思是止住了，可是還往外噴，血也噴了有罷幾回。我尋思是要倒下罷，等一看，它老是蹩折着後腿痛苦着，好歹算掙扎着，現着沒有甚麼似的臉，就繞到了那邊去。然後，又是一頭拴在樹上，鼻尖和鼻樑都是白栗色的毛驢，冷不釘的跳起來。大概是從嘴巴上穿透的，鮮血像倒洗臉水的樣子，從兩邊的鼻孔裡迸出來。然而，這頭驢却像扭着扭着便討起厭來似的流着血，可就是不倒下，從樹的周圍繞去。它們確是比較頑健些的東西。

兵隊們在廟後，眺望着一陣一陣叫敵彈射擊的驢羣。那是離我們這裡纔有二十多米的地方！最初中在屁股上的白毛驢，終於坐到了地上。然後，另一頭白驢，便滾到也坐在地上，舐着中傷出血地方的白驢那邊去，它們像說着甚麼話的樣子，又鼻子尋着

鼻子，互相的蹭着脖頸，蹭了一回子，中上了的那頭白驢便站起來，然後，便又叫起來它們例來奇妙的聲音。聽來那個聲音可是特別軟弱。從後邊湊上去的白毛驢，等轉到那個中傷的白毛驢後邊，抽個冷子舉起前腿，竟從後邊騎上了那個受傷的毛驢背上。兵隊也不知是誰，檢起來石頭就扔到它們那邊去，兩頭白毛驢便驀然的劈開。然而，流星似的敵彈，又飛中到最初已經受傷的那頭白驢身上，它撲登的一聲就側身倒下。四條腿緊蹬踏，可是，停了不大一會，也就不動彈了。我一面感覺着像說不出一般的不快，一面心想怎麼竟看着了這個討厭的勾當。剩下的那個毛驢，也一陣一陣的被射了。

殘餘的汽車，也一個一個的被射了。四五輛手搖車，竟跑向陳蔣山那邊去。報道部的汽車，隨着跑去，終於看不着了。

同盟通信社的汽車，竟冒着煙燃燒起來。須藤君和高崎君等跳出去，把裡邊的東西稍微拖出一些，雖然後來煙是漸至消滅了，可是，因為槍彈劇烈，終於沒能把東西通盤的搬出來。我探視了近處，却只是同盟通信社幾個人，別個報社的記者，像是誰也沒有樣子。

爲攻擊而展開了的部隊，還是最初的陣式那樣，並沒有從壕裡移動。真也是移動不了，也是因爲沒有砲。寡憑步兵，真是沒有法想。

敵兵反竟像是很從容一點不慌張的樣子，不間斷的連續射擊着。就這樣去延遲時間。

已經到了早晨。好容易纔苦心趕到了的大阪朝日（大阪朝日新聞社的簡稱。）青色大汽車，因爲是緊停在城牆的近處，却被滿穿着一片窟窿。看着朝日的記者。在它這邊的一輛手搖車，和在那頂前邊的一輛黑漆小汽車，都打成像蜂子窠似的。然後，在七點多鐘，有一個光着腳，只穿一件小衣衫的兵隊，一面右手舉起大槍，一面從那個手搖車的背後跑出來。緊跟着他的後邊，又有一個握着日本刀，四十多歲的將校跳出來，跑到廟的背陰地去。

頭首的那個兵隊，來到緊眼前的汽車後邊，便喊起來：

『你們都幹些甚麼？在城裡還有日本的兵隊哪！還剩着三個人！噯呀，池田伍長躺下了！他砍死了三個敵兵，我說往外闖罷，這樣我便揮着日本刀跑出來，俺們現在纔跑出來，快去救去唄！還挨蹭甚麼？快往城門殺！殺！上，往上打！』他非常興奮的樣

子，繼續頻頻的喊叫。

按照那個兵士所說的，和又一個將校的話，再把事情綜合起來一想，原來是有五個憲兵，從昨天晚上就困在城裡了。他們等睜開眼睛一看，誰也沒有，只聽得槍響，中國兵在東跑西顛着。城門已從裏邊關閉，還從後頭頂着支棒，堆上各式各樣的東西，竟弄得不能開了。他們尋思若是等着，友軍必定來救援，這樣，便在屋裡潛藏了好久，時間是過着，實在等不來了的池田伍長，纔揮着日本刀跑出來。若林准尉，和吉澤上等兵，也跟着出來。只是一面殺退趕着射擊趕着來抵抗的敵兵，一面纔到了城門的地方來。池田伍長遂在城門的緊傍邊躺下了。若林准尉和吉澤上等兵，好歹算撥開了城門的障礙，這纔攀開僅能通身的城門逃出來——。據說原來是這樣。

在廟後邊有一個小隊的預備兵，部隊長說是要進攻，便從廟的左端跑出來，兵隊們也上上槍刺刀跟出來。敵兵的機關槍，正好瞄着這個牆壁的左端。他們窺探着槍彈的間斷，一個人一個人的，便低下姿勢跳出。眼睛發光，已有決死的表情。一個兵隊往左拐，跑到了吉澤上等兵小汽車那邊，將尋思是到了汽車那，却叭的一聲俯伏的倒下。看護兵連相就從廟背後跑去。像是打在腿上的樣子。急急忙忙的纏上繃帶，便和

吉澤上等兵兩個人，扯着他拖拉到廟背後來。

『沒有看護兵嗎？』在前方又起了怒罵的喊聲。接着看護兵便跑到喊叫的地方去。

『看護兵！』在右邊又起了喊叫的聲音。

敵從左角望樓發射的機關槍，響着很劇烈的聲音，竟打碎了廟左端牆壁的一角。

在那有一個衛生隊少尉，和大隊副官協議之後，便叫一個步兵伍長，坐着衛生隊的手搖車出發了，爲的去求擔當後衛，現在也應該從後方前進着的寺垣部隊快來應援。

寺垣部隊，說不定，也與許從前邊能看着的那個陳蔣山對面大道前進。那一方現在也響着槍聲，這真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能不能成功，則當別論，若拿着而今的事態來說，這也的確是必須採取的唯一手段了。使者只是決心的顏色，漂浮在他眉宇之間，喊着：

『誓死也必果此任務！』

這本來是應當靜悄的動作，可是，他竟用着大氣磅礴，滿充着力量的聲調直喊。於是手搖車從這場，直奔向距有七百多米的陳蔣山麓那條大道。爲的封住敵人的射擊，這邊使用機關槍猛射着城牆的槍垛口。眼看手搖車進到麥田裡，形體趕着趕着的小起

來。像是已經進到大道了的樣子，還能看着它從陳蔣山根，沿着右邊疾走。

冷不釘的，嘯的一聲，起着很沈重的聲音，像山震似的響了。接着，又像從陳蔣山的絕頂線蜿蜒流去似的，震響着類似大砲的聲音。我最初尋思：在陳蔣山對面，是開始着戰鬥了嗎？然而，實際却不是那樣。

不大一會，在山麓的麥田裡，竟響起更甚的聲音，大砲彈炸裂了！隨後又向那一個地方落了好幾砲，原是敵人開始放起迫擊砲來！迫擊砲彈，起首竟是落到遠處，捲起來一團黃煙，然而，漸漸的就向挨着廟的近處落起來。轟々の連着，震動到腳底下。忽然，緊在身旁，響了要炸裂耳朵根子的聲音。等一回頭，看那廟當間竟起着濛濛的土煙。廟是四合的房子，門在左邊，當間便是庭院。那是落到了中央的院心。

從煙氣濛濛裡，聽着了說是副官中上了的聲音，兵隊也有好幾個人跑過去。大概是四個人一塊受了傷的樣子。我意爲是招人厭惡的事情已經來了，也就感到了不安。可是小槍彈射來的工夫，我是一點也沒有駭怕，也就不再覺着有甚麼不安。

真的，中國兵決沒有從城裡跑出來，像是逆襲一類的事，這是我直到現在，在回回經驗過來的戰鬥裡所深知的。小槍彈，——就像拿機關槍來說罷，就是怎樣猛烈的來

射，假設能適當的利用着地形，絕對敢有萬中不上的確信，於今，因為這也有磚砌的堅固遮蔽物，所以我尋思是絕對的中不上。只是給依據在城牆的敵人一種傾心吐膽的自由，以及在這從這邊不能去制壓的當兒，僅僅延長些時間罷了。我尋思到這，却覺着有些非常着急，可惡，心焦，……。

然而，炸裂的迫擊砲彈，於今它竟從頭上那也不嫌惡的落起來。並且，最初它只是落在遠場的，可是，趕着趕着的縮短距離，竟瞄到廟的近處來。敵人是悠悠的觀測着砲彈落下的尺寸，還在修正着發射的距離呢。砲彈像刮着緞子帶一般，響着颼颼的聲音，捲着黃暴土，圍着廟落下來。兵隊開始在廟後掘壕了。都默々的不說話。

尋思已經住火了罷的同盟通訊社汽車，等不一會工夫，又噴起黑烏烏的煙，接着便冒上來了通紅的火焰。是怎麼會事呢？警笛竟響起來了唧々——像嘎破了一般的聲音。同盟通訊社的須藤君，在那前邊三米多遠的眼前，現出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壯面孔，凝視着自己的汽車在紅呼々的燃燒着。真的，能從直到現在歷過萬難的路上，把汽車弄到這場，也就够勞苦的了。無線電的電信機，照像機，電影的膠片，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雖然都是堆在那個車裡，然而，却沒有甚麼法想。警笛是響着像東西長

鏽了的動靜，一氣響到車燒得竟剩骨架，而成了殘骸。

不安逐漸的濃厚起來，那像悲鳴一般，老在連響着類似嘎破了似的警笛聲音，像我們的耳朵四外滲透一般，真是一種討厭，淒涼的動靜。

經過的時間，確是很長了。聽着了飛機的爆音。兩翼帶着日章旗的陸軍機，立刻就飛到近場來，於是，底下就展開了旗幟，又擺活着手，然而，它却像不明瞭地下事態的樣子，竟響着很爽快的爆音，從頭上掠過，連相就飛去了。

『來啦！來啦！』不知道是誰在這樣說。

等一看，散開在陳蔣山根麥田裡的黑影，有不少都往近處趕來。

『不是敵人啊？』是誰又這樣說。

『是友軍吶！』又一個人說。

來到了近處的兵隊，都在麥地線的凹地裡打住，那樣竟看不見了。從左邊的森林裡，也恍恍惚惚的能看得見有兵隊往近場來。他們一面躲避着槍子，一面一個人一個人的散開跑來。還見看有不少人背着梯子，對那城牆的左方迂迴着。以後纔知道了那是輜重隊。

我們面對着的是孫圩城的東門。前田部隊，應該是在南牆那邊攻擊着，可是，却沒有看着他們在那裡。

竟是響着槍聲。在北城牆那邊，也響起來了劇烈的槍聲。孫圩城已是在我們包圍之下了，但是，城裏的敵兵，却像也是不在少數，若從槍聲和砲音來判斷，在孫圩的西方高地附近，似乎也有相當的敵兵在蟻居着。敵兵在昨天晚上是潛藏在城裏的那場來的呢？再不就是部隊出發以後，纔從西門侵入的。西門就是我們昨天傍晚休息的當兒，去看見了那個充溢着妖豔香味的閨房那邊的城門。那個屋子，不定規，現在也與許成了彈藥的倉庫了罷？！

迫擊砲又在近邊響着，又在遠處響着。當衛生隊的手搖車去到後方連絡的時候，是在十點半鐘左右。等往拴着毛驢那邊的廣場一看，三頭是躺着死了。只剩那頭拴在樹上的栗色小驢，二動也不動彈，耷拉着頭在站着。

「戰車！戰車呀！」不知是誰喊了一聲。

只看那些輕裝甲車，穿進南邊的森林，再從麥田裡通過，一面搖動着頭，一面往近處趕來。那不是一輛，後邊還跟着有罷幾輛，都顯現在捲起來的塵埃裡。若是戰車來

了，可就不要緊啦！——大家也都有了安穩的神情。

下响一點鐘過了。五輛戰車連相就向城牆那邊前進。從後邊却看不清楚是有多大距離，但是，在廟背後一看，那確在城牆的緊眼前。它們竟對着城牆，橫牙的擺成了一排，接着就一齊放起機關槍來。那真是很甚得慌的槍聲。然後，又接二連三的，響起來像砲彈落下來的動靜。那原是敵人從城牆上扔下來的手榴彈！

稍停了一會，在從右邊數第二個城門正面的那個戰車，忽然開始後退，一轉遊就換了方向，對着我們廟後這邊趕來。滿粘着汗水和塵埃的曹長，打拉開了鐵蓋，從裏面跳出來。而且，在那個戰車的圓塔上，還白花花地寫着「雄物」。

副官也從廟裡出來。副官像是叫剛纔的迫擊砲彈，中了好幾處傷的樣子，還把纏了繃帶的右手，吊在脖子上。他說：

『辛苦啦！』

那個戰車的曹長，瞪着很大的眼睛，好像是一個溫柔的漢子。他帶着東北土音的話調說：

『我們是福田戰車隊，剛纔碰着了衛生隊的手搖車，坐着一個步兵伍長。我們原是追

趕着修理前些日子在各處戰鬪弄壞了的車輛，但是，聽說了友軍在孫圩這正特別的苦戰着，所以，趕緊的就跑來了。這怎麼樣啊？——他一面揮火點着煙捲，一面這樣說了。

副官道了謝，然後說：

「真的，試驗了多少回要去突擊，但是，城牆是特別堅固，就是要去破壞城門，也沒有方法，因為沒有突擊路，所以，正犯着愁呢。」

「怎麼樣？若拿戰車去衝城門，我想沒有問題，一定會破開，可是，我想若是那麼辦，步兵也得一同進擊，去向城門突入纔好呢！」

「是呢，若是再沒有別的辦法，就去打々看罷！但是，您是知道的，戰車的眼睛，例來只是那一個穿得很細的窟窿，剛纔已到城牆的近處去看來的，然而，地形却不十分清楚，因為是從那個細窟窿往外偷瞞的，所以，錯覺當然也會特別多，若是凹凸很深掉進去，那有多困難呀，這一點豈不是要緊的嗎？」

「那不要緊喇！」從城裡一面舉起日本刀，一面逃出來的憲兵若林准尉，從傍邊說：

「昨天晚上，還有不少臺在裡邊出入來的，雖然不特別平坦，但也絕對沒有危險，就

是在城門後那些障礙物，也不過都是拿一些破木料，亂傢俱……搪塞堆着的，若拿戰車去衝撞，我想是決不成難題的。」

「是嗎？那麼就上去看看罷！」戰車的曹長稍微的思慮了以後，便這樣很爽快的答應了。就在說着話的當兒，迫擊砲彈也往近處打來了好幾砲，響着轟轟的聲音落下來。

曹長進到戰車的裡邊，戰車向後一轉，便往城門那邊開去。飛來的大槍子彈，也有罷幾槍都碰到戰車上，發出很激脆的動靜。等「雄物」進到那些排列在城牆那邊的戰車隊裡，像喘了喘氣的樣子，停了一會僅是它那一臺，却對着城門前進了。同時便起來了一陣很悽慘的機關槍聲。那是這邊放的掩護射擊，和敵人那邊來的鏖錯着，真是像下雹子一般，像對敲着似的，羸合一堆亂響起來。

「雄物」在凹凸不平的道上，身體只是搖浪搖蕩的前後搖動着，但是，等到了城門的近邊，那濛濛起來的黃暴土，竟像沸騰一般從車輪子底下捲起，把它包上了。冷不釘的，在城門的附近，竟又像打雷似的響起來。手榴彈在「雄物」的周圍，就接二連三的炸裂了。在捲起來了的黃暴土裡，已看不見了「雄物」的影姿。稍住一會，又在黃

暴土裡，現出往後退來的戰車，接着又向城門突進，但忽而又消失在塵埃裡。炒豆般的機關槍聲，和沈雷似的手榴彈炸裂聲交錯着。

再從黃暴土裡現出來了影姿的「雄物」，便那樣簡直的往後退來，等一轉遊，一繞灣，便來到了廟的背後。滿身叫汗和土濡濕得成了黃色的軍曹，打開鐵蓋就跳出來。他那柔和的表情，已帶着紅了眼的光芒。曹長從兜裡拿出「金龜蝠牌」的煙捲，攤了火，點着煙，但是，他的手却有一點哆嗦了。副官也從廟裡走出來。曹長像是很香的樣子，深々の抽了一口煙，然後說：

「去攻第三回看看，稍微的嚐了手榴彈啦，大概是創開了三尺來的樣子。然而，城門的內部，障礙物太多，步兵總像不能順順當當突入的樣子！」

「再幹一遍罷！」副官尋思了好久後，現出決心的顏色說。

「戰車也放了不少下機關槍，現在在窄狹的戰車內部，竟是一大堆彈殼，若是不去到安全的地方整理一回，就不能充分的協力了。可是，您又那樣說，就再打一回罷！然而，這回若不能連相呼應突入，簡直還是甚麼不頂。你看那是怎麼回事啊？在城門緊左邊的那個房子，像是起了火的樣子。大概的地方，是能硬去的，然而，就任憑怎麼

樣的戰車，若在火裡……」曹長說着便微笑着。

「真的，從城門的緊左邊，是起着一片黑黃色的煙。等曹長坐上了戰車，副官便進到前方，對着最前線的部隊，下了一個必須和戰車協力，前去突擊的命令。

是「雄物」又回到那戰車排裡的當兒，像是上前方壕那去來的憲兵吉澤上等兵，竟喘不上來氣的折回來說：

「哎呀！把手榴彈拿出來！就要突擊啦！已經有了七八個人，出來當決死隊的啦；要和戰車一塊跑到城門，有多少算多少，快把手榴彈都拿出來！」

那裡的兵隊，各個都把手榴彈交給他。那些幾乎都是鹵獲來的帶着黃色木把的手榴彈。吉澤上等兵，把木把挾在手指頭當間，左手四個，右手三個，一共拿了七個手榴彈。

「好罷！」很張的點了點頭，在廟背後，稍微的低下了身子，窺探着槍彈的間隙。然後，就像跳動一般，嗖的跑到前方去。

「雄物」拿着身體，一直照着城門就闖起來。我眼看日本國旗負在背上的吉澤上等兵後影，也不知是怎樣回事，就覺着像一種熱的東西，咕嘟的湧到心頭來。吉澤上等兵

一直的跑向前方，到了戰車的線上，但是，竟在捲起來的蒙蒙黃塵裡，和「雄物」的影姿，一同的消失。這其間，又起來了一陣機關槍和手榴彈的猛烈音響。還能聽得見像狂喊似的動靜。我定一定眼睛，在凝視着城門的方向。滿身竟覺得熱起來一般的興奮。在城門的前邊，能看着的，只是那渦捲着的黃煙。稍等一會，又在那黃煙的裡面現出來了「雄物」的影姿。戰車又一轉遊，一繞彎，便往我們這邊折回來。曹長打開鐵蓋出來，抽着煙捲，只說一句：

「太抱歉啦！等整備整備還去幹去！」他留下了這一句話，就又坐上了戰車。

「雄物」立在前頭，隨着，五臺戰車，從麥田裡穿過去，走向將纔來的那個樹林子那邊，終於看不見了。

霎那間，一種難於形容的擔心，又在大夥的心裡復活了。迫擊砲彈照着廟的房頂落下，瓦也橫飛下來。接着便一齊落到了廟院裡。戰倒的，受傷的，也像有不少人的樣子。迫擊砲彈落到遠一點的地方，則響着啾啾的聲，可是，在落到我們近場的當兒，竟是甚麼警告也沒有的炸裂開。

三點多鐘，飛機從本部那邊的方向飛過來。由低空來到了我們的頭上。因為看着了

從飛機上搖擺着手式的飛行士，所以，兵隊也從底下擺着旗，這樣，便把一個帶着紅色和白色尾巴的通信筒扔下來。大家夥尋思這算和部隊連絡上了，都展開了愁眉。

通信筒正落在離這三十來米前邊的麥地裡。一個很年青的兵隊，受着命令就去拿去。敵方竟是知道這個情形嗎？機關槍彈，連相就從城牆上，照着通信筒落下的位置集中起來。受命令的那個兵隊猛然的跑去，竟在麥地裡沒了影姿。好久也沒有出來，中上了嗎？——正這樣尋思着，他便又從麥地裡現出，趕着趕着的爬回來。他那不要命的表情，却會衝動了人的心靈。

那個通信文上說：

「在孫圩東北邊四料的地點，重砲部隊正叫敵人包圍着，快去救援！」

乃是本部給松山部隊長的命令。我們的攻擊，雖然用戰車勇敢的身子去硬闖，但是，總還不能衝出一條突擊路來，一連試驗去突擊了好幾回，然而，只是犧牲了一些人，到底也沒有得着成功。

我進到了廟裡。廟裡是收容着一些受傷的人。特務兵，和各式各樣的兵隊，却有很多。迫擊砲彈落到了我直呆到於今的廟背後，隨着轟轟的響聲，上來一陣暴煙土，不

少的兵隊，便從那暴煙土裡，跑到了廟院心來。那裡有滿臉流血的同盟通信社荒木君，和高崎君。迫擊砲彈又落到右邊的廟頂上，立刻就靠近廟來了。敵人迫擊砲彈，越發的正確瞄準，好像已經固定了的樣子。圍繞着廟這，接二連三的射來。我也說不上蒙上了多少土煙。若是在我的周圍，落下來一個砲彈的時候，連相就會有些躺下的人。我從廟的南側山門跑出去，進到了一個離有十多米前邊的一個坑裡。在那已經先進去了四五百個兵隊，還有四五個人，也跟在我的後邊跑來，原是在廟那已經呆不住了，我緊握着大槍。

在這個坑裡，連個下級士官也沒有，竟是一些兵隊。並且，還有好幾個人，像是特務兵的樣子。那些兵隊們，都是拿着戰死了戰友的槍刺子，帶着戰友的銅帽子！我沒有銅帽子。

「若是開始突擊的時候，就跟着我突擊罷！」我對着兵隊們說。我竟拿出像分隊長一般的精神來。

前邊只是老々實々的，並沒有突擊的樣子，響着劇烈聲音的機關槍，在揭着廟門的磚牆。落到了坑前的槍彈，竟把暴土給蒙在我們的上邊。我們在坑裡蹲了好久。

（現在，我從廟前邊的坑裡出來，又進到廟裡，寫着這本日記。我直到昨天，原是過完一天，纔去寫上那一天日記的習慣，然而等到一天完了，我的生命還能不能有了？於今，我是已經不知道了。現在是午後六點二十分。）

我已經完全脫出了生死的境界。下着死的決心。那直到現在很怪的，敢像大膽一般尋思的事情，而今已好像沒有根據的東西一般在動搖着。我嘗持着槍子甚麼的決不能中上我那樣奇怪的自信。那只不過是一時的安慰。有罷一些迫擊砲彈落到身邊炸裂！這個時候說不上就要演出多少個犧牲者來，給我們看着血的顏色。只是那個砲彈，沒有一次直落到我的頭上，僅憑這一個偶然，纔給了我一條小命。

我對於只憑這樣東西，就能白白的傷了貴重的生命，終於叫那劇烈，憤怒的情感捕捉。我不惜排着筆墨難盡的尊貴努力，纔得把一條生命，養育到現在。這已經養育到這的生命，還得持着必為的貴重將來。而且所有在這的兵隊，竟是一些人們的兒子，同時還是在故國有着妻子的丈夫，也是撤下好幾個孩子而來的父親。他們竟是我們國家更為重要的人物。兵隊們也都拿鄉思和快樂的凱旋那天的夢想，像當要緊的東西一般在心裡盤攏着。然而，只要一下的偶然，便會把這些葬送到一瞬之間！於今更不能

去着想許多，因為這是在戰場上最凡庸的感想，但決不是惜爲國而捨命的意思。然而我却總是押不住那澎湃上來的憤怒情感。

在坑裡的時候，我曾尋思要和兵隊一同去突擊。對於把我們同胞痛苦到這樣，並且威脅着我生命的那些中國兵，却叫一種劇烈的憎惡驅使。我想要和兵隊一同突入，手打着敵兵，把他們活活殺死。我却覺着祖國這一句話，竟像熱東西一般，滿衝到我心頭。終於沒敢去突擊，只是空流着時間。

我尋思了，我不愛死。我不愛死，我不願意現在死在這裡。自從我當着兵卒來打仗以來，真也說不上是有多少回從死裡跑出來。我是軍人，決不會去尋思一點卑怯。不庸說，我當然確信自己是勇敢，然而，我却不愿意現在死在這裡。

在坑裡的兵隊說，熬了一夜掘着這個坑，他們說着又用鐵鍬，在坑裡又掘起坑來。因爲那是像軟沙一樣的紅土，所以，我也用手掘着試了一試。

「等着給您鐵鍬罷！」

我聽着兵隊這樣說，便停止了用手去掘，可是，腦袋裡竟噙的一聲，就像叫喚了一般。我在掘起來的坑土上邊，用手指頭寫着「父，母」兩個字。抹了不少回，又寫了

不少同。還寫了妻的名和孩子的名。我閉上眼睛，是對着甚麼呢？「請您們要幫助我！」——我對着那包括了這個事那個事的一切念願了。我握着看母親給我做的那個裝着護符的荷包。我意爲日本骨肉們的赤心，或者與許能救助自己。並且，我又想就是於今在這裡的全部兵隊，的確，也都是被和我一樣的赤心在守護着。然而，這些兵隊，却又老是接着接着的遭上。我忽然的竟想起在上海小林秀雄君來的時候，彼此談的那些戰爭和宗教，戰爭心理學和赤誠的話來。那僅不過是想起來曾經說過那樣的話罷了，却沒有去考慮那個解決方法的精神。沒想到，那些懷舊的追想，竟像響了甚麼動靜似的，又像走馬燈一般的，從我的腦海裡巡迴起來。它們沒有順序，也沒有法子整理，只是一塊的閃光在腦海裡。槍彈是碰不着自己，——像這種確信，真是在那也不會有一種好事。

「借給您鐵鎚罷，不掘坑就要碰上呀！」

雖然兵隊這樣說，然而，我却想就是在那也能碰上！掘坑就要麻煩起來，所以，我又進到了廟裡。落下砲彈，土也從頭上掉下來了。胸脯也有點嘎嘎嗚嗚的跳。我是抱定觀念，雖然不願意死，可是，若是死了，却也沒有法想。真的我想死了也不要緊！

我用手按着胸脯，牢牢實實的壓住了心臟。自己老是自辯着不駭怕；然而，確是駭怕，但是，我竟使勁的裝着沉靜！！

在周圍受傷的兵隊，和那些其他兵隊，管甚麼也不說，眼睛都在尋攬着。若是誰說一句甚麼話，雖然是說着稀鬆平常的話，却也像纏住一般的凝視，而且聳々着耳朵聽着。援軍的到來，纔是唯一的希望，可是，取了連絡嗎？還是沒有呢？——真是甚麼也不知道。

同盟通信社的荒木君，腦袋和鼻子都受了傷，纏着繃帶，鼻子上貼着絆創膏藥。高崎君也現出像斷了念一般的面孔，抱着膝蓋。

「您也下了戰死的決心了罷？」

我這樣問他，可是，他只作着邪笑沒有回答。我也想要笑一笑看看，然而，那却不是真正的笑。大家夥都現着悲壯的顏色。

天色是一點一點的黑起來。也有的乾等着敵彈的罄盡那天。若想奇怪的死去，簡直的就用大槍自己打着太陽穴死罷！我把大槍堵到了太陽穴一試，竟冷的哆々嗦々起來。我想就是死那天，也要用敵人，和我們這邊都能聽得見的聲音，高喊一聲「大日

本帝國萬歲！」然而，我還是願意活着！只要是能活着，我還是樂意活着！等這樣一尋思，又想起來了故國的事情，澎湃在胸裡，竟要流出淚來。

我閉上眼睛默禱着。砲彈不稍間斷的落下。負傷者在呻吟着。雖說從早晨甚麼也沒吃，肚子却不覺得餓的荒。

我想要稍々の睡一覺，藉便試驗試驗自己的心，於是，便硬叫心裡管甚麼也不尋思，這樣，好歹算躺下睡着。可是，那砲彈的聲音，却又連相驚醒了我的甜夢，這回，就是怎樣弄也算睡不着了。火野葦平伍長，終竟和徐州戰線的花凋謝嗎？！連這樣情景，也冷不釘的浮在頭裡，一點不奇怪，真覺得有些凜然。早晨去抱那個受傷兵隊時弄到軍服上的血，於今好像刺的慌在眼裡，映着很奇特，濃厚的顏色。真的，在一轉眼之後，興許死也不一定。——七點鐘。

又變起天來。出到院心，一看廟後那邊，竟有一頭軍馬在倒着。手搖車大概也打壞了不少。過去了的兵隊，都停在裏邊。受傷的是老有，看護兵也不够用。

我進到廟裡，幫助受傷兵的治療。說是同盟通信社連絡員的一個小夥計，看他也不知是從那處拿來的銅帽子？竟帶着呼々の睡着。這真比自己強的多啦！！我正這樣想

着，一個大砲彈，竟落到跟前，他冷不釘，哇的一聲就強摟着我，渾身哆嗦的咳嗽起來了。就是響多大聲，我也不會駭怕，比較是已經鎮靜了。——七點二十分。

聽說去和寺垣部隊連絡的衛生隊手搖車，現在已經回來。寺垣部隊說是連相就趕來救援。大家說折回去整理的戰車，也拉着山砲來了。可是，却沒看着在那場。據說是那個去連絡的步兵伍長，把在道上遇着的戰車調到這邊，然後，他還跟着告訴地理不熟的地方，纔完成了這個任務。——這真是沈着豪膽，我很想要見他，但是，竟不知道這位伍長他在那，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正這樣想，迫擊砲彈又接二連三的，響着轟轟的聲音，落到了廟頂上。於是，廟上的瓦，便簌簌的，碎糟糟的，嘩啦嘩啦的響着，舞着暴土煙落下來。兵隊們也在喊從房子裡跑出來。有一個伍長，上着槍刺，跳到廟門的下邊，他喘的上氣不接下氣的喊道：

『若在這，也都得遭上啊！咱們竟輕々易々的，坐着叫敵彈中上嗎？突擊唄！！若是日本帝國的軍人，趕快跟川田伍長來！若出來，就得一點一點的爬到城門那場去，好拿着手榴彈跳到城裡！好！快跟着！』

川田伍長喊着便跑到了前方。還有五六個人也跟着他跑去。恍々惚々能聽出來喊

聲，但是，連相就又消滅在機關槍的聲音裡，終於聽不見了。——七點五十分。

（以後就亂七八遭起來，天色也黑了，所以甚麼也不能寫，我一面很奇怪的想着還能有一條命，一面在部隊野戰繃帶所裡補寫着，時是十七日午前七時。）

聽說救援部隊到了，大家都稍微的睜開了愁眉，然而，實際却不是那麼回事。說是寺垣部隊，爲的趕緊跑到現場，竟在急忙的前進着，但是，因爲距離很遠，所以，總得明天早晨纔會來到。

眼前的事態，越發的緊迫起來，迫擊砲彈，逐漸的對着廟這集中，竟一個跟着一個落下來。若是碰上，可也沒有辦法，我已經這樣死心塌地了，還是呆在廟裡。冷不釘的，竟是一種劇烈的音響，不是在耳根子呵？——我正這樣想着，一些石頭子竟叭叭叭的落到頭上，等一爆炸，只是濛濛的煙塵甚塵也看着不着。這個東西落到那啦？碰上誰了沒有？——我也不是問誰，只是這樣叫喊。在我還沒有喊完的當兒，又轟的一聲，眼前立時呼的一聲起了一個火柱，連相小石頭就像沙礫一般，飛到臉上來，於是，我

便跳到了外頭去。還有不少人，也一塊的跳出來。在後邊，有一個人像要掉下去的樣子扯着我，等回頭一看，他却像受了傷的樣子，我抱着他，因為在進口的右邊擺有一個壕，所以，便把他搭放在那裡。他好像左胳膊受了傷。我解開了那個兵隊的腿布，爲的快快的不叫它流血，就忙三疊四的纏上了他的胳膊根，又結結實實的給他繫上。

『給我纏上繃帶罷！』那個兵隊說。

我招呼了一聲看護兵，但是，都沒在那就近，於是，我便拿出來小手巾給他結上，因爲毛巾都在白天當繃帶使用完了。

天色已經黑了，竟看不出來彼此的臉盤。我用手摸一摸，大約是摸到那個受傷的地方，手指頭竟伸到像棉花瓜一般軟柔的東西裡，我混手只是一拘鱗。等一看，那個兵隊的左手，從胳膊肘往前，好像削下一半的沒有了，只是露着骨頭。我想若是叫本人看着了傷口是不行的，用小手巾雖然不能包得那樣好，可是我竟好好的纏得像繃帶的樣子，給他看着說：

『不——點傷啊！挺着忍耐些罷。』

那個兵隊，麻木得好像失掉了感覺，只是說着謝々。

「腿也碰上了呀！」他又說。

他膝蓋那個地方的軍服，已在破裂着，等打拉開一看，那只是蹭傷，並不是大不得了的事。我用他軍服破下來的布，給他擦一擦糊在那塊膝蓋傷口裡血和土混凝着的泥，他竟「疼啊！疼啊！」的叫喚起來。那個兵隊，混身淋得的竟是血，那麼，在我又抱他，又扶他，又給他治療的當兒，一定在自己的身上，也要抹上了血。我的手上濕的粘乎乎的，等打着手遮一看，夜眼裡看那兩隻手，又統是鐵黑。迫擊砲彈，好像落到了牆底下的樣子，竟打開一個很大的窟窿。正好在那裡頭躺着的受傷兵，却好像連相就昏過去了不少人。主計少尉，在脖筋和後背上也受了裂傷，同在一個壕裡治療着。那個削掉了胳膊的兵隊，過了不少時候，好像已經恢復過來了麻痺的感覺，立刻就訴起痛苦來。他說：

「俺的手已經揪下去了！」

「爲國倒不可惜一隻胳膊，或是兩隻胳膊，可是，這樣疼我可不能幹，給我能量過去的藥，快叫我曉氣罷！」他又說。

在他動彈着身子的當兒，又有一個躺在我傍邊的兵隊說：

「還不老實嗎？屁小子！」

那個聲音却像生着氣的樣子，可是，等一留神，原來那個兵隊，也是在腿上受了傷，被收容在壕裡。僅是這個窄狹的壕裡，也有五六個受傷的兵。看護兵轉過來了，報告說：

「繃帶也已經沒有了，請稍等一會罷！」

他們在暗闇裡，像是很忙的樣子，說着話便看不見了。我用弄上了血的手，使勁的抱着那個染上了血的兵隊。兵隊再三再四的說他嗓子渴，等一看，還能看見在壕邊上有一個水壺，於是，我便對着暗闇裡喊了一聲：

「那個水壺裡有水嗎？」

然後，說不上是誰，竟從那壕角的黑暗裡怒喊起來：

「好喝水嗎？混蛋！」

眼望着雨便降下來。在黑暗裡，還能看着兵隊們頻々往來的黑影。

「受傷的兵們，都收容在這邊的房子裡啦！」聽着了是誰這樣說。

我想起來了。剛纔像是聽說過軍醫來了的話，那麼，那個軍醫，一定能指揮着。我抱

起受傷的人，求在壕上邊的那個兵隊幫手，然後，便從壕裡走出，抱到了那個房子裡。

屋子裡頭漆黑，甚麼也看不見。在黑暗裡，似乎躺着很多受傷的兵。等從門口往裡一走，熱呼呼的，竟是一種要蒸發一般的生熱血味，沖到我的鼻孔來。管甚麼也看不到，是誰擡了一根洋火，剎那間，呼的一聲便露出來了屋裡。那叫血浸透了的繃帶，竟白刷刷的閃眼。受傷的人收容了滿一屋子。

「是誰？擡火……」不知是誰，却喊出來了。

機關槍連相就閃着火亮，發出爆炒豆似的聲音，槍彈也直往房子牆上打起來。藉着這一點的亮辨準方向，便在黑暗裡，整理整理受傷的，叫他們好々の躺下。這個屋裡已經有了不少屍體，還能聽着隱々呻吟的聲音。也有的放開了嗓門，像生氣的樣子喊着甚麼。

我來到了外頭的院心。心想同盟通信社是怎麼的啦？緊後尾的兩間房子，也都偷着看一看招呼了，可是，管誰也沒有回話。在那兩間房子裡，也都是收容着受傷的兵隊。兵隊們依着壕在蟄居着。碰到房頂上的槍彈，把瓦打得粉碎落下來。我又進到起

首到過的那個壕裡。這時候雨立刻就利害起來，濡濕着軍服。因為沒有大氅，所以就憑它淋去罷。身上叫雨水濕透得竟冷起來。一個蹲在身旁的兵隊說：

「不披上嗎？」

說着他便張開了天幕，我道着謝也披上了那個。雨點像打破鼓一般的響着煩悶的動靜，滴達滴達的落到天幕的上邊來。

也不知道是過了有怎麼個時候，槍聲還是照舊的響個不絕，然而，稍微一留心，自從日頭落了以後，那落下的迫擊砲彈，當間却像隔着很長工夫的樣子了。我閉上了眼睛，尋思要睡一會，但是，冷得總不像能睡着的樣子。

「輕傷的走到繃帶所去唄！」有這樣說話的聲音。

因為雨水已經汪到壕裡來，所以，我便從壕裡走出。

「興許是毒瓦斯啊！快帶上防毒具，這個陰法，就是有些怪呀！」是誰這樣說。

天空是恍々惚々的發亮，大概在帶着雨的雲彩上邊，有月亮罷？那却不是毒瓦斯。像紅花炮一般的曳光彈，嗖的一聲穿越了房頂，又從頭上掠過。在很遠的那邊，響着落下迫擊砲彈的聲音。

「因為有山砲協力，所以，再退到五百米的後方看一看罷！」在黑暗裡，好像是一個將校的樣子說。

來到了的山砲，爲的弄出一條突擊路，便要開砲。可是友軍若在城門那，就不能射擊了，所以，叫在夜裡，全部先後退到陳蔣山麓一回，然後，再重來開始猛烈的攻擊。等一打聽，說是機關槍隊，部隊長以下還有三個隊長也都受傷了，其他將校受傷的也很多。但是，兵隊門戰死的，受傷的，更多的連數都不知道了。我覺得黯然，同時一種憤怒的情感，竟是老也去不掉。

已經決定了，先把戰死的，受傷的弄到在後方開設的繃帶所去。預備了有好幾個急造的擡架。於是，在黑暗裡，把戰死的，重傷的擡到擡架上，拿廟當着擋眼，簡直就奔着陳蔣山麓，蕭々的搬出去有罷幾個擡架。輕傷的找着半截棍，又扶着拐杖，又癱着的退去。擡架的數目很少，可是，搬擡的人竟是用不了。莫非是在黑暗裡，辨識出來兵隊退去的影姿了嗎？——敵兵又猛烈的射擊起來了。真是有些不耐煩！我不知不覺的竟咬起牙來。一個腿受了傷的兵隊，沒有擡架不能走下去，還有一個真有戰友情分的兵隊說：

「我背您去罷！可是，一個人可有點困難哪！」

於是，我也和那兩個兵隊，一塊從廟後邊走去。

雨下的小了。有不少輛手搖車，都黑呼呼的殘剩在廣場裡，那大概竟是一些破架子罷。報道部的汽車，已經好好的趕上了本部了嗎？——我却惦記着。等從廟那走出，我尋思能有不少往下去的兵隊，可是，在那也沒有看見誰。簡直的一下去，便進到了麥田裡。從身後跟來了紅色的曳光彈，槍彈也飛過來，在麥田裡，叭的一下子響着聲音。我換着背上了受傷的兵隊。

「聽說那樣方，確是右斜面的那個堡子！」那個將纔背受傷兵來的兵隊說。

我想在山根底下那塊右斜面能看見的樹林子裡，不定規，也興許有堡子，於是，便向那走去。在這寬々綽々的夜裡，一個人也沒有。槍聲只是還在遠處響着。想必還在四外八方打着仗呢。

我背着的兵隊，傷是申在右腿上，因為他很沉，竟像慢々的往下墜落的樣子。等我反動着往上一顛踏，只像碰了他疼的地方，雖然他沒有說甚麼，可是，他那喘呼々忍着疼的呼吸，也聽出是咬着牙關難受的神氣。但背着的人，總是覺着太沉，若不慢々

的往上升，真是抗不住勁。我這纔覺出來，沒有力氣了，因為一天管甚麼也沒有吃。這一想連相就喘不上氣，嘴裡也發乾起來。嘴裡一點唾沫也沒有了，嗓子竟像堵塞了似的，直是火燦燦的疼痛。汗珠也達拉達拉的往下流。我只是咬牙切齒的走去。那槍子也像追趕似的，竟從耳根子掠過來。

等走罷一氣，在麥田的當中忽有一個土壕。像將掘不多一會兒的樣子，土還柔々呼々的潮濕着。走到一個寬場的地方，沒非說是雲彩上邊有月亮的原故嗎？——傍邊竟是幽妙的通亮。剛進到壕裡，說不上從那場颯來了一陣冷風，嗖的一聲，便摩擦了我的頰。我將要哎呀一聲，忽然又想起來，噫呀，自己還是在活着！在壕裡，管我背到這來的那個兵隊要些水壺裡的水，真的，那口水竟像潤澤一般的有味。

從壕裡出來，還是向着右斜面走去，但是，不管走到幾時，還是連一個人芽也碰不見。然後，在右邊的樹林子裡，又聽見響着槍聲，真怪事啊！——我正在這樣想着，那紅色的曳光彈，竟從緊前邊的樹林子裡，接二連三的，照着我們這邊飛來，有敵人的罷？——我剛這樣一尋思，連相就是三個槍子，從我的腦袋上掠過去。

「這是道錯了呀！」我說。

「我可是根々確々，聽的是右斜面呢！」最初背那個受傷兵的兵隊說。連相他又問我背上的這個兵隊說：

「潰貳君，繃帶所的位置，你沒聽詳細嗎？」

那個名叫潰貳的受傷兵，只說是不知。

「總像錯了似的，咱們還是得往部隊下去的那個方向去一回，認確實了纔行呢！」

我說着便換了換肩，立在前頭，大概是廟的緊前邊，在那個方向能看着一棵大樹，於是，便拿它當着目標走去。等走了一會，在那個樹根的地方，竟能看見了黑影，這樣——便招喚了一聲：

「友軍嗎？」

從對面說着，兵隊便走過來。等一打聽繃帶所，他說：

「那是在那邊啦！」

他手指的正是和這完全相反的左斜面。

「若拿陳蔣山左邊做目標去，就可以知道了。」他又這樣告訴我們。

向着那個方向走去。麥田裡有道，在濕土的上邊，還有不少走過去了的軍靴印，這

樣，便拿它當着眼線走去。然而，不管怎麼走，也老是沒有像繃帶所似的地方。右邊是陳蔣山，山根底下連着一排竟是樹林子。在伸個多老長的麥田裡，也有點々の樹林。在我們對着走的方向，還聽得着槍聲，有的時候，竟從我們的身邊掠過，揪心的事真是不少。我們替換的背着受傷兵走去。

「這太危險啦，咱們還是折回去好啊！」兵隊說。

「有腳印，不要緊喲！」我說。

嘴裡乾渴得很難受，和各々稍微的要點水，仍是拿着陳蔣山的左端當做目標行進。又走了一會兒，竟在山根底下，看見了兩三個黑呼々的人影。

「戶山——」這邊的兵隊叫喚了一聲，那邊也答應了一聲「石川——」。這好像是打口號的樣子。等到跟前一看，雖然有兩個人，但也像是不知道繃帶所的地方正在爲難的樣子。我們一塊兒走去。時不常的也在麥地裡歇息歇息。那兩個兵隊，爲的叫外邊不着火，只是用手擋着抽着煙捲。

「您不抽嗎？」還拿出來了讓我抽。

「等我正說我不會抽的當兒，他竟說……」

「真是托您福，幫助我們了！」

「甚麼？兵隊是得互相爲力不是？」我這樣回答着。說不上怎的，胸裡却有一種緊迫的懷想。

受傷的是叫「濱武」，那一個兵隊是一個上等兵，名叫「西山」。這樣走去。走了一大氣，還是沒有像繃帶所的地方。等回頭一看，已經看不着了孫圩的城牆。然後，又有一個兵隊，從對面急走過來，說他自己也是想要往繃帶所去的，可是，走出離這有一杆多遠了，還是沒有，所以纔折回來。然而，我意爲這道上印着白塵々の鞋印，一定是不大一會以前，從那將纔下雨濕了的土上踏過的痕跡。於是，我斷定的說：

『的確是這個方向，再稍走走看看罷！』

又走起來。等從一色竟是麥田當間的道上走了好久，竟看見在左邊有兩三棵樹，那邊確有蠕動着的影姿。我握着大槍，進到了麥地裡，對着連相喊了一聲：

『誰？——』

然後，那個黑影，叫喊了幾句甚麼，竟像脫兔似的，跑到了我們這邊來。他帶着喘吁吁的呼息，先喊了一聲：

「我是工兵隊的吉村清！」

「這可又得救啦！這可有救星啦！……」他又像跳躍起來一般的，這樣連說了好幾句。然後他還很興奮的說：

「我叫匪賊好一頓攆哪！只是我一個人，若是去連絡，又不知道道路。左右又都是敵人。我叫他們左右的好個打。敵兵點了又滅着紅、紫、藍色的燈。這是敵兵的正當問啊！」

他的身量非常矮，等一摘帽子，腦袋竟光溜光的發禿，還長着很多的鬍鬚。却有相當的年齡。這個人也是人的父親吧！——我冷不釘的竟這樣尋思了。他佩着軍曹的肩章，只是歡喜若狂的樣子說：

「這可得救啦！這可得救啦！」

這句話翻來覆去的說了有罷幾遍。

他又問有沒有水，可是，誰也沒有拿着水。他連相的像感覺着要吐的樣子，蹲在道上，只是噁々——噁々——的有罷幾回。他雖像很難受的樣子，但是，甚麼也沒有從嗓子裡吐出來。他也興許是因為甚麼也沒吃，就繞那亂跑的原故。的確，甌來真有些

是很滑稽的動作，可是，我却沒能够笑。

『您說周圍竟是敵兵，豈不知那都是您驚々恐々的駭怕，纔看花了眼，不管那都是友軍哪！大概因爲您一點一點的太慢了，他們纔拿您當了中國兵，便開起槍了罷！』我這樣說。

『是嗎？也與許罷！』

他便立刻承認了，這樣，纔惹起了我們最初的哈哈大笑。

槍聲的距離像炒豆一般，只是將能聽得見。有的時候，流彈竟響着蚊蟲一般的聲音從頭上輕飛過去。等我再一背，好像又碰了腳發疼的樣子，於是，便把濱貳上等兵弄到當間，我和西山上等兵，從兩邊輪進肩膀走去，受傷的也說了，屬這個方法奇坦。又走了一氣，和那些稀々的從前邊走着的兵隊，弄到一起，已有了十四五個人了。等走到樹林子的近處，便看見有不少黑影，在樹林子裡動着，還能看見那些拴在樹上的馬匹。是在那啦！這幾乎已經走了三杆多遠的光景。

進到了堡子裡，那些土房全是當着收容所。還有不少手搖車，在道路上並列着。於是把濱貳上等兵送到所指示的屋裡，我便走到外頭來。一間一間的，都繞着打聽了，

但是，那應該先下來的同盟通信員，却不知道在那裡。來到汽車隊這場，沒有報道部的汽車嗎？——我雖然這樣想，然而，終歸是沒有。

有部隊本部的汽車，於是，我當運轉手說：

「這個汽車幾時去追趕本部？在回走的時候，我想要捎個脚呢。」

那個運轉手扭了扭我的臉，然後說：

「報道部的高橋少佐在這啦哪！」

我一驚，等問他是怎麼會事，他說：

「說是孫圩受了敵人的逆襲很危險，所以，脇坂部隊的一部，當了救援隊便坐着這個手搖車，午後三點鐘前後出發，高橋少佐便是和他們一塊來的呀！」

「在那裡？」

等我一打聽，他說：

「因為他是特別的掛念着，就往這邊那邊亂找起來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在那場！」

我一定想要見見，便挨着那些地方都找着看了，但是，怎麼找也沒有找着。身子也走乏了，我想亮了天，一定會看見，於是，我便決定要睡覺，現在是甚麼時候？——

真是一點也不知道。裝在右邊兜裡的懷錶，是在那兒打了的呢？——錶蒙子竟壞個七龍八遭的，芒針也跑了，只是在五點十四分的地方停着。這原是小林秀雄君給我拿到杭州的那塊懷錶。等來到剛纔一堆下來的那些兵隊住着的房子裡一看，屋子裡滿々の還能聽着打呼，已經都睡了，是那？却有一些幽微的血腥。靠在土壁上，還有一個用棕繩支着的床，於是，我便把它背出來，放在近處有不少的箱子上，我也就在那上躺下了。却覺得像好久沒躺下，於今纔得躺下一般的心情。涼風嗖的一聲撫到我的頸頰來。

「父親！母親！活着呢！還活着呢！謝謝您們。」我這樣說。

滿陰着的天空，不知道是甚麼工夫，雲彩都離起縫來，向着北方飛跑，月亮雖說像要出來的光景，可是，總也沒有露出臉來。是啊！！——等我這樣一尋思，竟又黑暗起來，然後，雨又嘩啦啦的落下來了。

心裡浮沉着各式各樣的懷思，老是睡不着，等翻過身來，在寢臺的底下，竟響起來了咯噔咯噔的聲音。我想是有耗子罷，偷着看了一眼，可是，那黑得竟管甚麼也看不着。然後，又紛紛的起了吹笛子一般的聲調。我伸出手來，插到箱子裡，竟有像軟棉花一般的東西碰到手上，連相，那唧唧唧……的聲音，也就跟着劇烈起來。喲，那原是小雞崽

呀！裝着不老少，軟柔得滿々當々的碰着手，等稍微的一伸手，就有一種難於形容的暖氣，從我的手往下往上爬。我的胸脯不由的幽妙疼痛，眼淚連相就滴達滴達的流下來。

我在那呆了好久，因為冷起來了，於是，我便想要進到牛棚裡頭去，等偷着一看，已經有了先客，兩個兵隊只是布着陣，很香甜的睡着。我把靠在小窩棚壁子的秫稭，做上了房蓋，又把秫稭鋪上便進去了。在聽着遠處響着槍聲的工夫，不大一會兒，便踏入了睡鄉。

五月十七日

我總覺得沒有睡多少覺的樣子，但是，等一睜眼，天頭已經大天十亮，真是爽々快々的空氣。起來走到外頭，有一個水池，於是，我便下到水邊。那是白遲々，很污濁的水。我洗了叫血弄黑了的手。暗想臉上也粘着，竟擦了有罷幾遍。臉上只是殺的慌疼。鬍鬚也一扎一扎的刺着手心。我尋思不一定，也與許受着傷，於是，就把臉映照到池裡看了，但是，只映着一些鬍鬚，蓬々鬆々的竟沒有看出來甚麼。我覺得要對

水池裡的我招喚一聲的衝動。毛巾和小毛巾，都當着繃帶使用完了，却沒有甚麼擦臉的東西。於是，便用帽子擦了一擦臉和手，有一種血的腥味。衣服上也弄的滿都是血，真是沒有法的。

在水池的傍邊有個井，兵隊們都在拔着水，等到近邊一看，比較還算是乾淨的水。在這方園所見的井，都是用二尺多的四方石頭圍着的，可是邊沿甚麼的都沒有。並且，不管那場又都是這樣。因為沒有水桶，所以，都用飯盒子當水桶拔着水。我要些喝了。涼嗖嗖的，只像浸透了一般從嗓子下去，真是香得沒有法的。

兵隊們在準備着朝飯，那邊這邊都坐着一些受傷的。

「太幹甚麼啦！還算好哪，——」不管這邊那邊，也都這樣亂叨叨着。

去到部隊汽車那一打聽運轉手，說是還沒有碰見高橋少佐呢。在孫圩城那個方向，還響着很劇烈的槍聲。各各地方都去查看了，可是，都沒有。我想他一定是上孫圩那邊去了，於是，便決定再折回去一趟。

走到樹林子外，冷不釘的一回頭，却看見了身量很高的高橋少佐，從那邊的傻子裡走出來。於是，我便往回走。高橋少佐也對我上了眼。我連相走到近處，行了了一個舉手禮。

「噢！在着嗎？」高橋少佐說。

「好歹算泰平平的回來了，叫您掛心啦！」

我這樣一說，胸脯就緊迫起來，好像要溢出了眼淚的樣子。一塊的向高橋少佐的小窩棚走去。

「因為我掛着你，所以，纔和脇坂部隊的救援隊一塊趕來了。等一打聽梅本君和西君說是已經成了血達磨老祖啦，我想準々的是遭上了，這樣便斷了念。這真好啦！」他說。

把兵隊們作的飯，從飯盒子裡分給我了一半。真是香極了。抽個冷子，在最近處竟轟的一聲，響了一下砲彈炸裂的動靜。

「是像榴散彈的樣子！」兵隊從外頭說。

高橋少佐走到門口，只是喊了一聲：

「起來了不少的煙，噯！砲彈來了啊！」

又在那場落下一個，竟震響了山谷和樹林。

我了一氣同盟通信社的記者，可是，看了那也沒有。

說是鵬坂部隊的兵隊，和部隊的通信隊，要坐着手搖車去追趕部隊，於是我便決定要一塊到本部的位去。據說在道上有敵兵，昨天在救援隊來的時候，還從山上用機關槍猛烈射擊來的。因為是這種狀態，所以，假設高橋少佐就是在孫圩碰見我，終於也是不能一回回到部隊的位置去。去偵察道路去的兩輛手搖車，用全速力的折回來。報告是：

「死子口那邊的道路，是絕對不行。還從山頂上亂七八遭的打呢。汽車竟吃了兩下子！」

「可得稍微的繞點道，但是，除了從右邊出去，却沒有別的辦法。」

高橋少佐規定着，便指劃了汽車的區署，和間隔甚麼的。是多河中尉，直接的擔當汽車隊的指揮。在手搖車的上邊，安着機關槍，兵隊們都是武裝，準備的却可多暫都能應戰。

九點出發。等走出堡子外邊，有一條河溝渡過石橋。一看左邊的山，有兩三個類似敵兵的大影，站在那沒有樹木的山稜線上，等到十幾輛手搖車隊，在道上將一現出影姿，人數立刻就增多起來，像樹林子一般的擺了一大排。

「噫，出來了啊！那些東西們，是想從下道來的意思，已經洩氣了罷？真爽快呀！」高橋少佐說了一笑，兵隊也笑了。

在百米多前邊的麥田裡，落下迫擊砲彈，崩起來了暴煙土。沒非是因為遠，機關槍的射擊纔斷念了嗎？——槍彈竟沒有飛過來。然而，手搖車却濛濛的衝起土煙，加着必死的運力，從凹凸不平的道上疾走着。我們也有罷幾回跳到手搖車上，只是一種膩耐人的老打着屁股。

在一個很小的村莊，等着徒步來的通信隊。兵隊們都從手搖車上跳下來，連相就賞着這個村莊的警戒。紅色的石榴花，很顯著的映到眼前。綠森森的蘆葦，只是嫩嫩霜々的少美。

兵隊們把麥田裡的幾個中國人，抓着綁上。說是這些小子們，連相就給中國軍送信去，所以，比兵隊還沖肺管子。

有一個圓桶子，等拿起蓋來一看，有二十多隻小鷄崽。裝在裡邊的碟子裡，糧食，水都沒有了，等我一打開，都唧唧唧唧的叫喚，一面又齊々牙々の伸出來了小黃嘴。我虛擬着大槍，便把傍邊的房門開々了。也沒有回聲，門便從裏面開々，有兩個面

上刻着深々皺紋的百姓老太太，竟以毛了故跡的臉偷瞞着我。我手指着鷄籠，叫她們給小鷄點糧食，——我算指天畫地，用着種種苦心說了，但是，是通明白啦？還是沒通明白呢？她們老是嘿々的笑，甚麼意思也沒有，只是點着頭。

那附近鬱蒼的綠樹林和樹巷子，却是特別綺麗。麥田的周圍，都是被說是山可矮的丘陵圍繞着。天頭陰的很利害，一點也不清亮。等着通信隊的到來，出發。

先頭的手搖車，有的時候，射着機關槍。到了說是昨天部隊本部住來的小堡子王庄。

午飯，拿飯盒子，要來一些兵隊給做的天醬湯吃了，可是，香的下顎都疼起來。早晨沒太吃多少，但是，晌午可使勁的飽吃了一頓。肚子也像順當起來了的樣子。高橋少佐笑着說：

『從四五天以前就鬧肚子，可是，在孫圩一回就好啦呀！』

不管那家，在每個門口，還都是貼着例來的紅紙，和四方紙上寫的福字。有用菟筍做的玩具。是非常的朴素而且有趣，然而，那如其說是中國的玩具，莫如說是在日本東北地方也像有的玩藝。我竟想起來了福岡的玩具，瘋瘋顛顛的原田種夫來。

樓臺上邊折疊着一本手卷，畫的是好幾千年的兵隊，一個人一個人畫的都很有神，又一一好多的潤着水彩。好像是儀式的整列次序一類的東西。它是原始的，猷癡的，而且又很有趣，於是，我便決定拿回去。

出發。因為很困，便在手搖車上稍々の睡了。高橋少佐，兵隊們也都打着盹兒。

在這附近的各々地方，有不少用土牆圍着的，像是個人住的房子。想必是胡匪多的原故。等到了柳樹巷子的一條大道上，重戰車竟從前方趕來。一共是六輛在接續着。在先頭有一輛很白的寫着 *SECRET* 的，可是，等那個巨體來到近處一停，打拉開砲塔的蓋，竟從裏面，現出來了小個小西參謀的面孔。他跟我们打聽了狀況以後，又說：

『要到孫圩應援去！中國軍那些東西，太冲肺管子了，所以，非給他們都慶殺了不可呀！』

戰車把裝在手搖車上的汽油，都補充得滿量了。於是，便搖動着巨體前進。我們的手搖車隊，還是一面捲着黃塵一面前進。因為黃塵的飛揚，眼睛和嘴全都不能張開，只是成了泥人。槍聲在前方頻々の響着。從後尾數第三個手搖車，竟喊了起來：

『喂等々喂！機器壞了呀！』

它噴着白刷刷的煙，在麥田的當中，又那也沒有水。指揮者多河中尉，命令大家把各自水壺裡的水，快都拿出來。這的確是個高招妙計。拿着水筒轉遊，兵隊們都打開了水壺裡的水。

前進了前方有樹的一個堡子裡，看見了拴着很多軍馬，却像是本部的樣子。時刻是快到了六點，等汽車隊往那近處一去，竟從堡子裡跑出來了很多兵隊，趕到了手搖車的跟前來。各地方竟頻頻的說着：

『哎呀，泰々平々の嗎？這算好啦！太掛心了呀，這算好啦！』

梅本君和西君跑來，站在了道傍。

『喂！——喂！』

等我一招喚，兩個人便看見了我，舉着手說：

『哎呀，回來了！回來了！』

說着便抓住了急跑的手搖車後邊搭拉着。

『這算好啦！今天愁悶的飯竟從嗓子下不去了呀！』他們兩個人說。

我也覺着鼻子發酸起來。等從手搖車下去，都來到跟前說：

「這算好啦呀！」

中山參謀也握住我的手說：

「這還算好！」

去到本部，和部隊長寒暄幾句。

「這算好啊，這算好啊！」

我報告完了情況，便到那規定為報道部宿舍的房子去。

那個房子是潛藏在有罷幾層木門的緊裏面。齋藤上等兵，和川原上等兵跑出來了說：

「這算好啦呀！」

「這還算好呀！」我回答着。

小泉少尉和新聞記者們，也都來了說：

「這算好啊！」他們又打聽：

「同盟通信社是怎麼的啦？」

「雖然不很清楚，可是，生命還不要緊罷！」我說。

「這還算好啊！」

來了一個憲兵上等兵，要聽一聽孫井憲兵的事情。於是，我便把盡我所知的情況說了。然後那個熱心傾聽的上等兵說：

「那變，剩在裏頭的，算沒有望了罷？」說着便低下了頭，可是，又咬牙切齒的說了一聲：

「實在是可惜呀——」

這個地方是叫徐井。管衛生隊要來一些胰子水，洗了洗衣服。吃飯。吃着了自己個做熟的飯，却像有好久沒有吃了一般的心情。和梅本君，西君，輪流的講究着昨天的事情。——

「雖然用很大的聲音叫喚了，但是，因為槍彈的音響，竟聽不着，又不知道您在那場，於是，便跟在跑出來的手搖車後邊跑出來了。手搖車一共逃出來了二十八輛，然而，來到半道的麥地當間，又煞住腳了。槍聲直響，四外八方竟是敵兵，所以，就把手搖車圓夕的圍在裏面，立刻站上了步哨。槍子嗖的飛過來。猛然的從敵中突破，等摸到了瓦子口，已是東南晌了。還能看見在左邊高地的那些敵兵。等在橫穿在瓦子口的道上排成一列，滿夕的，正好從婁子這頭排到那頭。決定把每十輛分爲一團去突

破。我們的汽車是第二團的第二個，開足了全速度，跑出去了，真像使勁闖起來了的象群一般。那些敵方小子們，連相就用機關槍，從高地猛烈的射擊來了。我搭拉着腦袋蹲下，西君是蹲不下的，就依賴着那個銅帽子開起車來，那個當兒，便鬧出來了兩個人受傷的。一點半來鐘，好歹算摸到了本部在駐的王庄，這纔放心了。高橋少佐跑來了，他說「回來算好啦！」，這還不錯，但是，他又打聽：「火野伍長呢？」，當我們說你剩在那場了的時候，他連相就沈默了。那個當兒，真是覺着揪心。謠傳說敵兵也有三千，還有十門迫擊砲，直到了今天晌午歪您還沒回來，真是憂慮了。然而，這還算好啊！這個是在瓦子口檢來的紅槍隊匪的扎槍頭子呀，這個穗頭根上的紅纒兒，說是用老娘們血染的呀，在這些中國軍裡，像是夾雜着不少紅槍隊匪的樣子……

……「梅本君一面說着，一面給我看一根很陳舊的扎槍。

「那個時候，您們跑了還算好啊！要再呆一點鐘，汽車更不用說，連您們也說不上要怎麼的啦！不管怎麼說，互相都算好啊！」我說。

我說要拉屎，便約着梅本君走到了外頭。這個房子，也是貼着例來的紅紙，橫樑是「五福來臨」，兩邊門樅子上是：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

都是寫着一些絕妙的文句。在那好幾層的門上，貼着是：「龍門春色」，「又是春」，「杏雨江南」，……等等。在門口的石榴花，都被蒙着暴土，形成了黃茶色。風颯的大起來，叫淒愴的塵埃，和濛濛捲起來的暴煙土弄的，竟看不到百米多遠的前邊。那是南風。在到處的土牆上，都貼着紙單：

注意

一、萬勿冷喝生冰

二、勿忘將手消毒

三、便後務須蓋土

四、如患下痢務卽就診

——××部隊·防疫班——

樹上拴着很多軍馬和毛驢。有罷幾頭都躺在地上，馬像不顧身子了一般的睡着。身子壓下在柔灰一樣的土裡。真是沒有看見過馬還有這樣睡法。甑來却是過於疲乏的了。

然而，我在這個戰線，却沒看見多少倒了的馬。在我們的江南戰線，倒下了的軍馬，竟是無數。那些現着帶斑紋的腸骨，倒在路傍死了的馬，身軀埋在溼泥裡一半，還目不轉睛的望着部隊通過的馬，和那滿身是傷，沒有用處而被追放了的軍馬，無精打彩的，在黃昏裡吃着草的那些馬的影姿，我卻不會忘掉。我每逢看見那些可憐的軍馬，必定要敬個禮纔能過去。軍馬的石碑，也和兵隊戰死者的墳墓，一同的建立在各處。從杭州出來的時候，聽說在病馬廠裡，建立了一個刻着弔慰之歌的壯觀石碑，我想那的確是一件可喜的事。在這個戰線，倒下了的軍馬，雖像沒有那麼多的樣子，可是，在這每日塵埃裡的進軍，軍馬却都疲勞得做出一些未曾有的樣式躺著。毛驢還有一面叫着例來的聲調，一面兩頭在糾纏着的東西，原來現在是交尾期的原故。這樣，我又想起來了，昨天在槍林彈雨裡死了的小白毛驢。

兵隊們割來了柳樹枝子，在麥田裡又支着柱子，又做着房簷，都在建造着天幕村。也有的在戰車上支起帳幕，建築着小洋樓。在房頂上，披散着柳枝，除了去暑，還拿它兼當偽裝。忙着吃晚飯。歡迎着從孫圩回來的兵隊，說話竟是很高興的樣子。

東北方的劇烈槍聲還是不絕。從手搖車到來的當兒聽着的那些槍聲，既沒劇烈，也

不間斷，只是接續的響着。流彈也有的時候飛過來。間斷的還能聽見追擊砲彈落下的轟音，說不上那場的近處，也響着落下來的動靜。不庸說，是誰都知道，我們是正在四面敵人的當中。

進到麥地剛一蹲下，流彈竟響着笛子似的動靜，從我的頭上飛掠過去。我仰朝天，肚子使着勁，切實的拉了屎了。我便好好的把土蓋在那上。

八點半鐘；新聞記者來了，於是，我便詳細說了孫圩的情況，等到了八點半鐘，外頭纔像黑起來。大阪朝日的岡田君，很惦念着青色大汽車的事情。

「因為它是在城牆的最近，所以，您最好斷念罷，那已經是不行啦！」我這樣說。

像是有無線電機，裝在青色大汽車裡似的。大阪每日的西瀨君，也說不知道無線電弄那去了，却在掛念着。新聞記者回去了。把蠟燭的光，都弄的不叫漏到外頭，於是便和高橋少佐，中山參謀三個人，管幾時也沒有這個遭數，竟從容的說起了種々話來。

叫蠟燭光映照着的中山參謀的臉盤，剎那間，盪來竟是我父親的面孔。我歪了中山參謀的臉有罷幾回。

「怎麼那樣丑倦的臉呢？」中山參謀問。

這樣，我竟像小孩一般，臉却有些發紅起來。我把老裝在軍服兜裡的五六張像片，給他看了。那因為從杭州灣以來的汗濕，弄的都有些成了紅茶色，而且，都像要撕掉了的樣子。

「可不是怎的，這真像我！」中山參謀看着父親的像片說。

「哼！太像啦，完全的像啊！」高橋少佐也說。

「這邊是母親嗎？」

「是的，二老都是日本第一的父親和母親！」

「這也太麼嗎？」

「是的，是我懷戀着的老婆，絕世的美人！」

「這都是你的小孩嗎？」

「是的，全都是天才和神童！」

「甚麼，輩平伍長！孫圩城的落伍者，却又強嘴起來了呢！」

我們竟開堂大笑。我心裡也與許是游移不定了罷？這真是我最珍重，又最難得，團樂一般的一夜，心裡却暖了許多。

槍聲在暗闇裡響着。我躺在鋪着蓆子的坑上，衷心的想着：

「真還算是好啊！」

跳蚤又啃我來了。

五月十八日

到了破曉，槍聲仍是不絕。風更激烈起來，捲騰到天空的塵埃，竟把天空染成黃色。正是黃塵萬丈啊。稍微的冷一點。的確，自從渡了滄河，天氣却是稍微涼起來了一點的樣子。早晚真是非常的涼爽。

據說孫圩還沒陷落，只是敵方越發的增加兵力罷了。昨天傍晚，我們回來時碰着的戰車隊，似乎總得今天頭响十一點鐘左右，纔能開到孫圩，可是，聽說半道上在瓦子口附近，竟和很多的敵兵遭遇，激戰了一夜。北方的前線，也從昨天，在肅縣和張二庄，展開着激戰。能聽着的槍聲和砲音，便是那個方向。有時飛來的流彈，像是從張

二、庄來的樣子。

從以前就警告來的，因為和兵站的連絡，已經失掉了圓滑，所以，糧食到底是不充
分起來了。在這附近沒有地瓜地。就是有，也都是將發出芽的，實在是沒法吃。沒有
豬，沒有雞，也沒有青菜。——

『若是非得節儉米不可的話，喝粥是頂好啊！』出名的粥地——大和生人的梅本君，
露着平心靜氣的臉，很硬氣的說着。

等碰着了大阪朝日的岡田君，他說：

『因為沒有吃的東西，今天竟殺十隻小雞吃了。據說有小雞的時候，別殺大雞，所以
纔把小雞殺了。沒有鹹鹽，還沒有白糖，也不能提味，真是，一點也沒有好吃。今天
還好，明天可吃甚麼哪！我這邊是十個人過日子，一若這樣，就頂糟了。不管怎樣說
也要精心起來啦呀！』

又一個輜重兵大尉說：

『我那場出了糟事啦，昨天晚上，兵隊們作了一種很古怪的炸麩魚（譯者註：炸麩魚
日本語叫天麩羅，和我國炸蝦的味差不多，是用白麵纏在蝦或魚上（以蝦為多），然

後扔到繭開的油裡一炸便妥。），大家吃了，肚子都疼起來。從今以後，總得我自己做飯啦，並且，還得站步哨呢！」他說着便笑了。

在我們的宿舍前邊，也有兵隊們，用着很大的鍋，噦噦噦噦的，用白油炸着小麥麵活的團子。

「不礙事嗎？」我問。

「不礙事喇！不是戰爭麼！若是甚麼也不吃……，於今竟和豬一樣啦，真是甚麼也都能吃了呀！」一個蓬々の蓄着鬍鬚，像是「熊鬚」（見前註）一般的兵隊，這樣回答的笑着。

「做好了我也吃點罷！」說着我也笑了。

「吃的東西還用掛着嗎？真的，這樣特別的食糧，在我們所到的地方，不是吃不了的多嗎？」兵隊像逍遙自在的樣子笑着。

兵隊說的意思，原是指着埋在我們戰場裡的麥田。

新聞記者都拿着原稿來檢閱來了。那有關於孫圩的記事：

「十六日破曉，××部隊出發後，潛伏於附近高地之敵兵數百，竟敢逞能，乘諸陰夜，

由裏門潛入孫圩城內，向我整列於城外廣場，準備出發之汽車隊，逆襲而來。我方當即與其應戰，任急援隊而趕來之松山部隊中，以西村部隊由城門正面，前田部隊由左側包圍，開始猛攻。然敵殊極驕傲，竟以堅固之城牆是賴，而由槍眼猛射機槍，復趁天幾黎明之機，以迫擊砲向我部隊開始如雨之攻擊。我方雖不稍屈，繼續猛攻，無如城壁高聳，城門堅閉，再三突擊，竟以不成功而終。午前九時許，損壞城門，突破死線之若林憲兵准尉，與吉澤上等兵，遂由城內脫出而來。爲任務而前夜俱居於城內之戰友數名，尙在城內，池田伍長手揮軍刃，生斃敵兵三名，遂至壯烈戰死。午後一時左右，我戰車隊亦現其雄姿。戰車列其巨體於城壁之正面，使敵浴以猛射。其中一臺戰車，爲殺出一條突擊路，竟敢以身猛然衝破城門。敵人手榴彈下投，勢如雨霰，噫！誠乃鬼神亦爲震駭之壯烈也！此時，忽有一身背日章旗，雙手抓握手榴彈之兵士，亦與正擬決行三次身衝城門之戰車，於轉呼之間，共同向城門轟進矣。此乃上述之吉澤上等兵也。目觀此狀之我方部隊將兵，遂舉「勿傷戰友，向前突擊！」之喊勢，殺到城內。敵亦不稍示弱，將機槍，手榴彈等如雨降下，但所抱痛者，因突進路不甚完全，是以我之決死突擊，又以不成功而終。敵則陸續增加兵力，數門迫擊砲，彈如

雨霰一般猛襲我軍，我軍則毫不爲意，將此攻擊。迨至日沒，我增援部隊之寺垣部隊，竟而到達，與前攻擊部隊協力，以山砲對城內加以砲擊，遂至殺開突擊路。故孫坪之陷落，敵兵之殲滅，早已成爲時間問題，（下略）

我看了這段新聞記事，心想真是一點也不錯呀！不由的苦笑起來。

夜——對着新聞記者發表戰況。在張二庄像是苦戰了的樣子。高橋少佐說：

『戰況第一、若先說地形，張二庄乃是一個小高岡，約有一百多家人家，把南邊閃開，其餘三邊都掘着壕。東、北兩邊有門，在中央，照例蓋有三層很堅固的望



活躍的戰車隊

樓。人家的土牆基，竟是三尺來的石頭砌的，一家和一家之間，都間隔着二尺左右，建築得却很稠密。那是一個南北二百來米的集團村落，在它的東邊，也有一個十幾家人家的屯堡，家家的朝南門戶，完全閉塞着，並且，又家家都在土牆上修着槍垛口，全部都是可以斜射般的設備。中國兵在這些地方是真巧啊！更在東方的那個屯堡，作成兩層障地。有五六百個敵兵罷，是一百八十師的兵隊，土民也像參加在內，扔着手榴彈的樣子。是掩護蕭縣敵兵的退却嗎？敵人在張二庄這個據點，真是堅持來的，張二庄前方的村莊，是山本准尉指揮的部隊奪取的，而且，他們還掛着張二庄的攻擊，但是，敵兵却是特別頑強，高野部隊，步兵砲等也都參加，更從吳庄那邊，去援助青木部隊，十七日午後三點，山本准尉雖然敢行突擊，也沒有得到成功，但是，准尉以下十一名兵隊，却突入了某一角的一處房子裡，可是，這回竟出不來了，這一定誰都要尋思非戰死了不可，但是，以後纔知道還在生存着。敵兵老是頑強，並沒退却，卻又構成了煙幕，進行突擊，然而，仍是沒順々當々的辦到，不得已，便決定等黎明再去攻擊，而且，工兵隊也做了爆炸的準備。十八日，就是今天早晨啊，午前六點鐘，工兵隊的爆炸竟得成功，做出了一條突擊路來，於是，安達部隊就從南角突入

了。然而，像將纔說那樣的地形似的，就是奪取了一處房子，接壁那處房子，還是不能很簡單的就拿過來呀！敵兵從屋裡，一回竟扔出來五六個手榴彈，沒有辦法，只好在拿到手了的那些房子，挨着家都堅上日章旗，然後，就拿這個當着目標，對着它附近的房子用砲去轟，這真是危險的把戲呀！若不是精銳的日本軍，恐怕就做不到罷？哦！因為足達部隊長受了傷，所以，便以脇本少尉去指揮，更添上一個清水部隊。突入了的兵隊，雖然利用煙幕，襲了望樓，但是，因為工兵的炸力不足，到底沒有得到成功，於是，脇坂部隊長，便決意要放火殲滅那個村落，工兵立刻就製成即製的火焰放射器拿來，然而，七點鐘左右，福岡部隊的好幾個勇敢兵隊，是怎麼跑進去了的呢？他們竟是不要命的潛藏走着，湊到望樓的靠近，連相就把它接壁的那個房子點着了，於是，岡田部隊也藉着這個煙氣騰騰的機會突入，從東邊繞了村莊一週，到了北角，便揭上了日章旗。脇本部隊也突入進去，跑到堡子一頭，占據了東北角，但是，那在一家一家堅持而扔着手榴彈的敵兵，却不是容易攻擊的事。雖然掃蕩了城內，可是，東方村莊的敵兵，還老是頑強，用着機關槍，從那斜射的槍塚口射來，俟經勇敢的突擊，好歹算將纔々把它奪取了，敵方遺棄的屍體，竟過了一百多，可是，我軍的安達

部隊裏以下，遍上少尉，山本准尉也受了傷，戰傷的下士官以下六十四名，兵隊戰死的三十名，太辛苦啦，雖說是不得已，然而，也是很大的犧牲啊！我管幾時都這樣尋思，也並非是挖苦報紙，新聞當然有新聞的立場罷，不論怎樣，新聞是得窺探着成爲一個據點事情，所以，比仿說，在這回最後的目的地是徐州，新聞記者諸君，都是提起精神，一心一意的指望着徐州，這個部隊若是捷足先登了徐州城，就尋思是最好，若從我們來說呢，徐州甚麼的，並不是問題，去殲滅以徐州爲中心的敵兵，纔是最大的目的，然而，報紙方面可就不這樣啦，越是最大的地點，纔越有新聞的價值，若是拿着這個戰線來說，也就是像宿縣哩，蒙城哩，永城哩，固鎮哩，蕭縣哩……一些地方，於是，就把遂至占領永城，遂至奪取宿縣一類的事情，大々的寫出，但是，我們的戰線，並沒有像普通人都知道的那樣著名地點，竟是一些總得五萬之一的地圖纔能現出，就是五萬張地圖裡，也找不出來一般小屯堡的戰鬥，在張八營一仗，孫圩，瓦子曰，張二庄……等等，也幾乎都是這樣啊，然而，將兵們只是在這些於新聞上也與許說沒有價值的戰鬥裡，纔受慘憺的勞苦，而拂着難言的犧牲呢。我自從來打仗以來，竟養成了在搭拉開報紙的當兒，總對那些戴得字很小，又不是有名地點的戰鬥記

事，用着敬虔的精神，去切實耽讀的心情。那想必是成了一種新聞的慣用句了罷！就像：以頑敵竟不爲意哩，一舉驅逐哩，續行追擊哩，將此賊散哩……的一些文句，在我讀來，實在是覺得意味深長啊！我並不是在這批判着報紙，若是誤解，可就大糟啦，但是，我却希望新聞記者諸君，能諒解那件事纔好呢！」

「完全的瞭解了！」新聞記者先生說。

然後在說着種々話裡，又提起來：

「所說的從軍記者，也是很慘憺的呵！帶着需要的東西，和兵隊一樣的從炎熱裡行軍。先說吃這一項，也都得自己們做，而且，不管怎樣疲乏，也總得去收集材料，寫原稿，跟着這樣進軍急快的部隊走，實在是沒有法和後方連絡，幸而這回蒙諸好意，原稿和照片，都求飛機給吊着拿去，這實在是莫大的幫助，然而，若不那樣的話，可就不知道來幹甚麼啦！但是，在後方聽着軍發表所寫的原稿，還是比從這邊捎去的原稿快，所以在最前線真正辛苦着的記者，他的原稿可說竟沒有用了，況且，這回無線電也都完了，同盟的在孫圩燒了，大阪朝日的，也和孫圩的青色大汽車同歸於燼了，就是大阪每日的呢，也不知道弄到那去了，真是慘憺已極！」

「實在是太可憐啦！」我們也很同情的說。

「戰況第二，在今天午後兩點半鐘，已奪取了孫圩的西南一角，其後則不詳細。第三、蕭縣已由佐分利、大寺、比土平等部隊攻陷，敵人遺棄屍體三千，洋砲，大槍彈藥……等，鹵獲無數。據說城裏現正火焰冲天燃燒中。第四、魯山已經清水，米良等部隊奪取，現正向其東麓擴大戰火中。」

八點多鐘，雖曾準備出發，可是，竟又中止。小泉少尉以下，爲的設營，便奔着蕭縣出發了。因爲前邊，後方，都在戰鬥着，所以，在本部的位罝，竟完全沒有步兵。只是那些附屬在本部的兵隊們，擔任着夜間的警戒。四外八方都是敵兵，却是說不上幾時便要受敵襲的狀態。僅是經理部、衛生隊、兵器部、管理部、通信隊、步兵衛兵、騎兵隊等不多兵隊，在四面作成了抵抗線，走到警戒的部罝。

那是黑漆漆的一個沉夜。有的時候，還響着砲音和槍聲。

五月十九日

一睜開睡眼，竟從門縫裡透進來了光亮，我尋思是亮了天，等出去一看，原來是月亮的光兒。拴在石榴樹上的小毛驢，很精心的叫喚着。

出到外頭一看，麥田却像碧海一般。一個人也沒有，只是個寂靜，真像故鄉的夜一樣。

「誰？」抽個冷子，在身後很大的喊了一聲。

在河溝土堤的楊柳樹底下，孤立着一個上着槍刺刀的步哨。

「辛苦啊！」我說。

我在那邊走着。還有立着石碑的墳墓，夾雜在麥地裡。又在一角，有一塊葡萄園子，結着不少小的葡萄粒，不庸說，當然還不好吃。於是，我便想起了，在少年時代，沒少去到山裡的葡萄地去摘葡萄的事情來。麥地裡有三個中國兵的屍體倒着，都臭了。檢起來他們扔了的槍一看，在槍把子上，貼着一塊黃紙，只能辨識出來「大將軍

使「四個字，往後的就污破得看不真了。」

「誰？——」

又從後邊喊起來了，我趕緊的退却。

十點半鐘出發。叫濛濛的暴土弄的，真是看不見前方。那是像灰一般的暴土。撲哧撲哧的踏着，一面蒙着黃塵，一面向前進軍。在前邊，看着了蕭縣燒着的黑煙。不一會兒，便看見了一連片的城牆，我們尋思能進到蕭縣了，可是，左邊一面望着城牆，却從迂迴在右邊的大道前進，走向山的那邊，到了黃山頂。那些岩石却像無數海狗蹲着一般的並列着。從這邊以後便是岩山。不怎樣太高。

「這是山岳地帶呀！」岡田君說。

「不是山岳，是高原呀。」高橋少佐說。

「移動到那場呵？」

等這一問，少佐又說：

「這同是中山參謀，嘿！不是移動，是平常的前進呀！」

在土岡的上邊，有塊石榴地，有不少紅石榴，密牙牙的結在枝上。它那鮮豔的紅

色，却要刺着眼睛發疼。各々地方還有青色的杏子。若吃都還早些。所說的這個高原地帶，是有很多的丘陵，高聳的挾着麥田，也有相當高的山峯。排列在凹地裡的汽車隊，都是完全用的楊柳樹枝偽裝着。在那傍邊，便有一頭牛，被剝做了着飯菜。兵隊們早就像牛肉舖一般，做的的確很巧，剝皮剝的也很漂亮。各々都在分配着。

「今天有牛肉鍋啦！」梅本君說着，便下去拿我們的犒勞去了。

說是作成了殲滅蕭縣好幾千敵兵因素的清水部隊長在這，於是，我就和高橋少佐打聽那一切的經過去了。

是一處窄狹得要碰着腦袋的草房。清水部隊長，是一個圓臉，露着溫和表情的人物，可是，在他的瞳人裡，我却感覺那明是受了久戰鍛鍊的剛毅光芒。至於說話的口氣，總是帶有一種心眼重似的風格。他夾雜着土話，和山崎機關槍隊長輪流的說：

「再沒有像這一仗再暢快的事了呀！蕭縣是在十八日午前八點半鐘，工兵纜炸破了城牆的北門，是伊佐部隊從那條突擊路突入的，然而，敵兵竟拿着手榴彈來應戰，於是就演起了壯烈的接近戰鬥，先是小隊長要跳到前頭，可是，有一個叫白瀉的兵士說：『小隊長！危險！』他這樣說着就跳上去，於是，便遭上了手榴彈，聽說他還說：『若

能先超越了蕭縣的城壁，就是死了，也是自己的本望啊！」是本腰部隊占領的，所以，現在還剩在那擔當着警備，最初我想敵兵是要逃向南門去的，可是，碰巧他竟向東北這邊退下來，這樣我們便受惠於應該打敗那些敵兵的機會了。」

「從蕭縣上黃山頭來的道路，正好是夾在這個龙山，和前邊的鳳凰山當間，這却是一條像在山谷裡一般的隘路。——」

「這真是正好，我們從前天晚上，便驅逐了蟠居在這附近高地的敵兵，隨着便在龙山，前邊的鳳凰山，和這個黃山頭的高地配備着，果然，在九點將過了二十多分鐘前後，就看見往這邊退却來的敵兵先頭了。前頭是一個穿着高腰鞋子的將校，跟着便是五六匹馬，再後邊就是接着部隊，蹬々的緊跑，這邊呢，正顧等着，於是，在覺着已經及時會了的當兒，就用機關槍掃射起來。」

「往黃山頭這來，有一個叫小祖庄的地方，在那附近，更給了他們一個很猛烈的射擊，兵力我想也有一千五六百個人，全部都支離滅裂了，我們是從高地，窺探着他們在狹窄的地方東跑西顛而射擊的，所以，竟像很有趣一般的便打中上，他們就吡吡喳喳的，一個挨着一個的死起來，忽然間的，就做成了個屍山，這真是像文章裡所說

的屍山一般。只剩幾個走運氣的東西們，算是奔魯山那邊逃跑了，然後，過了十點鐘左右，第二回的退却兵又來了，兵力想是比先方多一點，頭一回的敵兵，是沿着這個魯山的根底下來的，這回的竟沒從道上通過，是順着對面那邊的鳳凰山脚，灣彎曲曲的繞着，一面利用着幾棵樹遮蔽着，一面湊來了，先頭還是將校，這回緊後邊則是三十多名部隊，都在稍々の間隔着，好似用以衛護着那個將校的樣子，他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紅大衣，類似是一個團長。」

「部隊便從那邊陸續的跟來，他們都是飛跑，這真是叫我吃了一驚啊，頭一回那些可也是這樣，但是，蕭縣離這場幾乎也有二三百米罷，他們完全是沒停脚跑過來的，只是喝吃喝吃的，好像並沒有抵抗而慌神逃退的樣子，我們直等他們到了小祖庄附近，砲兵和機關槍又是一齊的射擊了一陣，大槍更不用說，當然也放了，真是隨々の就碰上了，這也幾乎都殲滅了，但是，敵方也有很召人折服的小子啊！看看也有不少扯背着受傷的戰友而逃走的兵隊。」

「日本人總是不行啊！是心旌脆快嗎？還是愛掉眼淚呢？一看着那樣的，就總尋思不願意再打那個小子啦！噫々逃跑的東西們，是怎麼回事呢？還有伸出來二手指頭，數

着同黨戰死兵隊數目的小子呢。」

「拉着大隊退却的，從那以後便沒有了，但是，敗殘的敵兵，却像七零八落的散在着，今天早晨，四回又殺了三十多個，屍體則以小祖庄爲中心，埋藏在這對面的山谷裡，那個穿着紅大衣類似團長或師長的，像是逃出去了的樣子，現在辨識出來敵方犬一點的官，有兩個團長，一個旅長副官戰死了，像營長哩，連長哩的將校，也死的有罷一些個，敵兵的服裝真輕快，怪不得退却的飛快，若是日本的兵隊，實在跑不了三千多米的路程啊！食糧呢，像是都拿着炒米的樣子，但是，我們最近也是竟吃炒豆，說甚麼，沒有吃糧竟把地瓜栽子都挖盡了，也吃淨了，只是這個豆子，怎麼樣，吃一點嚐一嘗？香啊！」

清水部隊長這樣說着，便把裝在飯盒蓋裡的炒豆，遞到我們前邊來，我們就嚼着那個炒豆。

「在攻擊郝店而占領的時候，在那有一個縫紉機器工場，可是，却像做着軍服甚麼的樣子，類似壯丁一般的年青小夥子很多，此處附近是靠近徐州，是在蕭縣的傍邊，抗日的思想，也像特別普及似的，軍隊裡能看着土民的影姿，却是常事，就是在正開着

火的工夫，敵兵裡也有土民參加着，幫着搬子彈哩，或是挖壕，就中，跟着兵隊在一起扔着手榴彈的，也會屢々看得着，等一檢查提着小筐，磨々蹭々走的老頭，也有的竟在那個小筐裡裝着手榴彈，敵人拿着手榴彈的多法，却叫你閉口無言哪！那是放在那呢？竟直從後方擔着手榴彈箱，拿到前方來，這附近村莊的門口，到處都貼着「優待軍人家族」的紙條，大概有一師多人駐在蕭縣罷，可是，師長以下又都像帶着家眷的樣子，等上到望樓上一看，都是使着包米糶子大舉的狼煙，作着各式各樣的信號；至於在屋裡隱藏着的彈藥更巧妙，若不那樣，的確不能展轉携着那麼豐富的彈藥啊！所以，等一點着了房子，彈藥就叭叭的，像放炸一般的老是響個不休，在夜襲黃山頭的時候，得了兩匹很好的馬，敵方的騎兵，只是十個人，可是，說甚麼也是晚上，於是，逃跑了八匹只抓着兩匹，現在還帶着呢，但是，因為是中國馬，身量雖說矮一點，可是好種，能訓練，的確是一匹好馬呀！這個怎麼樣？這就是中國兵的「榮譽」！（譯者註：「榮譽」是日本兵隊專用的煙捲名。），清水少佐說着，便送到了我們跟前十盒煙捲。

那個烟捲的包裝紙，像是用現成的破爛紙做成的，也有的是使着打藍格的簿記紙片

，或英文字的報紙。兩面貼有商標，是水彩畫的荷蘭風景裡所見的風車，還寫着一風車牌香煙」，「Windmill」的風雅字跡。然後，我竟以不長進的精神，向着正談着快心戰的清水部隊長說：

「那麼這邊的損害呢？」

「吉田少尉腹部貫通即昏，松井部隊長於郝店頭部貫通戰死，機關槍岡本部隊長受傷，佐分利部隊長，於蕭縣攻擊戰死，兵隊二十四名戰死，四十八名戰傷，……」

我們從那裏走出。

川久保參謀正在廣場，集合受領命令的人發着命令。

「徐州在今天九點三十分，已竟叫××部隊占領，敵人全無，本隊爲要遮斷敵的退路，把已取的奔向徐州的進路，現已稍微變更，而改向東南進軍，……」

是拿着這個做前提，對着各隊傳達必要命令的條項。

等發令將完，××部隊長竟活動着他的巨軀，進到受領命令人們的前邊，用很鎮靜的音調，極簡單的說：

「從今以後，本隊是要依着野戰去殲滅敗殘的敵兵。希望更進一層奮鬥罷！回去的時

候，要傳達給各部隊長！」

在房牆的傍邊，放置着戰利品。好幾架英國造和德國製的重機關槍，捷克機關槍，貝爾克曼槍，好幾百隻步槍，彈藥，手榴彈，無線電器，軍號，肩章……等々，竟像山一般的堆積着。肩章是用二寸和一寸多的布片做的，二十一師的兵隊，則是在那上邊，很大的寫着：「21D」的藍字。敵人像是三師，二十一師，一百三十九師等々の兵隊。還有一塊刻着「陸軍第一百三十九師第二旅副官印」字體又薄又匾的膠皮印，和註着「秘密」紅字的「蔣委員長訓詞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的小冊子，還有像片和小帳。還有表示階級，用洋鐵片做的，像玩具一般的襟章。不論在那個襟章的裏面，都有像下邊的兩句話：

不怕死，愛國家

不貪財，愛百姓

我上到石榴樹的土岡上。那竟像三伏天太陽一般散々の炎熱。兵隊們有的坐在樹蔭底下，或是進到屋裡去休息着。在這邊那邊的地上，都鋪着蓆子，或是鋪着穢穢躺着的。也有不少人坐在樹蔭涼下談笑着。到處都是排列的叉着槍。槍都弄的污黑，滿場

竟是傷痕。那原是多少回埋在泥裡，和敵人打交道，扒城牆，叫雨淋的緣故啊！然而，兵隊却總是忘不了修理，甌來這正像行着軍的當兒，稍微歇腳的光景。看那只是現在纔完了死鬪，總不會看出來從今以後還去死鬪的情形。那便像中山參謀幾時說過：「這些日子，一看兵隊沈心靜氣的臉，就有一種搭拉頭的心際啊！」真的，於今就是那種沈心靜氣的面孔。我忽然想起在孫圻過了一天的事情來，然而，我本身却一點也沒有理會那就是甚麼特別的經驗。

在戰場上，真是沒有甚麼所謂特別的經驗，的確是甚麼也得不到。一樣的日子，只是一樣的過去。從上海，從杭州，奔徐州，再奔那前邊，戰場是沒邊沒沿的接續着。我在孫圻所得的感想，在兵隊的身上；是每天每天的連續着。那已經是甚麼感想也沒有的了。這不是輸給了那個感想，也不是棄掉了那個感想，原是超過了它。

就像辛苦那句人生溫存的話，却是一個不盡的狀態，它最初會蒙蔽兵隊的身上，可是，在一轉眼的工夫，兵隊却會超過了它的以上。

我正在石榴樹土岡上茫然的想着，却像下來了出發的命令。兵隊們從柳樹底下起來，拍打拍打腰，打一打欠伸，活軟活軟身子。在屋裡的，在山上的，和在麥地那邊

的，都集合來，站上排，拿起槍，不大一會兒，便向東方前進了。我從石榴樹的土岡上望着。也有從一片深々大海似的麥田裡，漸漸的遠，沿着右邊的山根底下走的部隊。也有在左邊，蜿蜒繼續的走着。中央還排着長蛇般的一排走着。一面叫炎天燒着，一面叫黃塵包着，一面奔向東方的新戰場那進軍。我却覺着那是絕無的美景。我對於那樣進軍，還感覺着有一種繁盛，雄壯的力量。更覺着一種很強的力量充滿溢出，涓々流去的波浪。的確，我真感覺着，自己完全是在那莊嚴的脈動裡。我來到了這茫漠的淮北平原，對於這些廣漠迷漫的麥田，實在覺着有一些茫然。對於粘在那土上的生命力的雄壯，實在覺着有些驚駭。然而，却是一種不能動轉的雄壯。我現在以確固的脚步，躡在那麥地上，眺望着蜿蜒前進的軍隊，那種勃動，煥發，殺到的生命力的雄壯，竟很興奮的衝動了我的心靈。

我覺得祖國這句話，很鮮明的澎湃到了我的胸臆上來。這當然不是我今天纔突然所抱的感懷，可是，却因為和這幾天眼界所報告的那種兵隊的慘苦，好像構成一個思想單位的樣子，都一齊的湧到我的胸裡來。

在杭州灣上陸以來，好像常是那樣的，這回在徐州戰線呢，又戰死了許多兵隊。那

是我在眼前親眼所見的。我也是一個兵卒。也是一個說不上幾時就戰死的身子。然而，在戰場上，我們却不核計可惜死的事情。這原是一種奇妙的感想。按理說，真是沒有那樣混蛋的事。誰也沒有不可惜命的。我也比人加倍的愛惜生命。生命却是最尊貴的東西。然而，在戰場上，竟說不上是怎回事，却會讓你很容易的便捨掉那尊貴的生命。很多的兵隊，有家，有妻，有兒，有骨肉，還有工作。但是，在戰場上，竟說不上是怎回事，把這些繞着生命必要的事情，却有讓你很容易就扔掉的魔力。就是拋掉了，那還能讓你不觉後悔。就這樣很多的生命被它失掉了。然而，那却誰也不以為就是死，並且，甚變也並不是丟啊！

原來，兵隊是跳過了人類所抱的凡庸思想。還越過了生死的觀念。那是對着大的地方，爆發，脈々流去的東西，支配着他們的心靈，同時，也是把身子，委託到推流，這個支配的作用，而成爲一個大而高的力量裡的事情。還有，那也是和祖國一同走向祖國所走那條路子的兵隊精神。我總想我在叫槍彈把骨頭埋在這塊中國土裡的日子到來的時候，就是怎麼的，也要尋思尋思親愛的祖國事情，並且，只要是能喊出聲來，也總要老喊着心愛的祖國萬歲再死。我却像被置在這種脈動，莊嚴的波裡的一粒小泡

似的，而站立在這石榴樹的土岡上。

加入汽車隊裡，三點十分出發。因為沒有道路，只是從麥田裡走着。值得感謝的還是好天氣，所以，普通的地方，却得自由的通過。不然若是下雨的話，真是一點也動彈不動。這真不只是駭怕殘敗兵，地雷和雨的西君自己喜歡。西君也說這一程子不怕槍彈了，而在作威着。說是這些日子已悄悄的熟習了。起初在聽着了槍聲的當兒，不知不覺的就縮下腦袋，可是，這些日子，因為遠的或是近的，已經能稍微的判斷了，所以說不要緊。若問他怎麼不要緊，他還只說不要緊，接二連三的說着不要緊。

汽車都用柳樹枝遮着，當着偽裝。因為道路不好，所以，搖蕩的很利害，可是，那接連着好幾十臺像山笠一般的手搖車隊，一面搖動着綠葉繁茂的樹枝，一面窸窣窸窣的走着，我却像是想起來少年時代的「祇園」廟會一般的在眺望着。在前方看見了一條直線的土堤，若拿它就當津浦線的鐵道線路，也未免有些過於早啦，——我正這樣想，手搖車的先頭，也就一直的前進，上到了那個土堤上。我們的汽車也上到了土堤。在前方有山，直到那場竟是一片麥田。忽又抽個冷子，響起來了槍聲。像從山那邊來的。於是急忙便從土堤上跑下來。等一看，步兵的先頭，連相就開了來，有一個

像偵探兵的，站在土堤的土堆上，偵察着前方。說是在山砲的陣地，是這就要安置砲的當兒。勇敢的汽車隊，竟把腰窩給敵人看，從第一線衝到了前邊去。山上一棵樹也沒有，却是露着赤褐色，就是雜草也像很疎散的長着。用望遠鏡偵察着的兵隊，說是敵兵在稜線的凹地，修着兩道直擊砲陣地。本部像是還在大後邊呢，於是，便折回來。是一個叫牛欄的小堡子。

等將到了，就說叫早點做飯消火。蓮花大佐從那邊走了來，等我一敬禮，他說：

「哎呀！前兩天在孫圩遭見利害事了罷！可是，知道知道戰爭的滋味倒很好啊！」

我們因為有麵醬，不少牛肉，——持有這些東西，都是初八那天，在泰家趕上了本部領的，——稍微乾巴了一點的蘿蔔絲，和那得賞西君有拔群殊勳的鷄蛋，所以，沒有像大阪朝日吃小鷄便完了。也分給了兵隊們一些鷄蛋。聽着了槍聲，接着又能聽見砲聲。今天晚上，一定要受追擊砲彈的拜訪，——我們却有了這樣決心。

手搖車的運轉手給了我們一些葡萄酒。這的確是想不到的好東西。說是在蕭縣的城裡，曾有二個很偉大的葡萄酒庫。要着裝了滿々的一水壺。於是，和梅本君，西君三個人，便坐在地上，開了酒筵。是很好的葡萄酒。

我們決定要舉一次祝盃，但是，這是爲甚麼而舉的祝盃呢？是徐州陷落的祝盃啊？是直來到這而沒看着徐州就回去的自棄酒呢！不，也可以說是征伐徐州而不知道徐州的好東西呀。我們吧啞着嘴，忽然竟把一水壺喝空了。

不大一會兒，天色就黑了。因爲實施着燈火管制，這樣，只是漆黑。我們決定了在汽車裡睡覺。雖然稍窄狹些，倒還可以忍耐，可是，只因爲沒有跳蚤，却是比甚麼地方都好。忽覺近處冷不釘的亮起來了，等一看，接壁那臺手搖車的前燈，竟在點着。「誰啊？還不把燈消了嗎？打上啦啊！！」是從對面那場喊起來。

點着前燈呢！——我也注意了，因爲一向沒有消滅它。等我下車一看，却有一個兵隊，在運轉臺上放着長條，高聲的打着呼，在甜々の睡着。他也興許是喝葡萄酒舒服了的原故罷。那好像是在他翻身的當兒，身子碰到關閉器上，纔把前燈碰着了的樣子。不管我怎樣招呼，他還是熟睡着沒有睜開眼睛，而且，嘴裡還喃喃的說着甚麼，打着翻身。

前燈消滅了。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來。然後，三個人又放棄的，這個那個的說了一些閒話，這樣，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便睡着了。

五月二十日

走在岩山之間的麥田裡。我們的進軍，不管走到那場，也不能逃出了麥地。丘陵也都叫岩石隱埋着。四外山的皮層，却很清々晰々的露出地層，然而，那並不是橫着，乃是豎下。尋思它是在斜面罷，可是，却在直線，恰像花道兒的樣子。倒不知道那是怎麼個原故。因為已經靠近華北了，所以，山也都像北邊的樣子了，梅本君說：

「像到山西省那邊形狀的山很多啊！」

土質也都是夾混着砂壤的粘土質，土的顏色，也像從過澮河，帶到徐州近處來的紅色似的。在過澮河以前那些村莊的房子，幾乎都是土房。然而，自從過了澮河以來，時常却會看見僅以石頭做柱腳石的房子，可是，在這一帶，到處又都是只用石頭很小心堆成的房子。在道路上，也都是鋪的小石頭，做着石磴。這一定是要使用這方圍山上岩石的原故。就是很小的村莊，周圍也不是土牆，都是用石砌的牆圍着。

麥地就是走到那場也沒有完。在岩石和岩石的當間，也沒有沒開鑿的地方，處處都作成麥田。當間還有種着高粱，地瓜，大蒜……等等的地方。

在山的緊頂上，有一個向這邊望着的人影。拿望遠鏡一看，原來是土民。等部隊將一通過，土民就越過了山的稜線，咕々嚶々的往下走起來。也有漆黑的小山羊，百十來頭圍圍在麥田裡的地方。空中青翅勝的蜻蜓，在河溝上飛翔。還有不少飛機，接二連三的飛着。在左邊山的遠々那邊，還能看得見像蠶繭一般在上昇着的氣球。曾經聽說過進到徐州城的××部隊拿着氣球，那麼，有氣球的那個地方，一定就是徐州了。前方山的那邊，還接續的響着很利害的爆擊聲音。好像對着退却的敵兵，投下炸彈的樣子。

六架飛機，來到了我們的頭上，一面響着爽快的爆音，一面開始往低下旋回。山皮上很黑的映着飛機的影姿。那黑的影姿，嗖的一聲，便從海一般的麥地上落過去。然後，從一架飛機裡，叭叭的像吐出白煙球的樣子，飛出來了有好幾個降落傘。別的飛機，也同樣的發射了降下傘。像是一架，可是，降下傘竟接二連三的飛出來了十個。它像貝殼落到了正藍色的絨氈上，漂白的浮着，立刻就落下來。在十幾個的降下傘

上，都懸掛着黑色的小箱子。那原是扔下來的彈藥。等剛落到麥地，手搖車便連相就
去拿去。

「哎呀！這是紡綳，拿來做小手巾最好呀！」梅本君說。

那是很好的棉花線布。從暴土裡行軍的兵隊也是那樣啊，可是馬的瘦法却比較像顯
眼似的。馬糧也不豐富，還沒有好水，只是帶着竹編的帽子，披着手巾，或是在頭上
像簪子一般的，插着帶葉的柳樹枝，然而，清々楚々的鼓出骨頭的馬，還像是不少。

有一塊很少見的黃瓜地，摘下來了便生吃。因為有水氣，倒是非常香甜。只是從塵
埃飛舞着的麥田裡，蜿蜒進軍。

在二十五里鋪城牆前掘着的戰壕裡，中國兵的屍體，竟像山一般的堆積着。在那附
近，也都縱橫的掘有戰壕。等偷着一看，却在麥田的下邊，修有一條通路。這些臥膝
射擊的散兵壕，也都像將掘成不多時的樣子，土還很新鮮。也興許是將掘起的。堆積
着的屍體，也都通新，血還沒有乾。還有夾雜在屍體的當間蠢動着的。我看了這個光
景，心裡却留神了，我對於這種人間的慘狀，好像完全沒有覺着甚麼悲痛的心地眺望
了好久。我竟有些愕然。我失掉了感情了嗎？我是成了惡魔了嗎？我在戰場上尋思了

多少回，想要用自己的手打中國兵，殺中國兵。也屢次的用自己的手打了，殺了。可是，對於敵國兵隊的屍體，却覺着一種悲痛的感傷。我覺着像冷的樣子，我離開了那裡。

在那裡了一百多具屍體的戰壕裡，一連串有不少土民。竟是一些女孩子，還有一些磨磨蹭蹭的老頭兒。屬兩隻手抱着光屁股光膀的小孩，又喂着奶的女人最多。丑着真是悲痛。他們那種不安靜的表情，的確是不堪去正眼瞧。兵隊們給小孩們熱量食的點心，也有的給着煙捲。他們却現出深々猜疑的表情，輕容易也不接着。兵隊們大喝一聲，上上了槍刺刀，這樣，抱着小孩的女人，立刻就把手接過去了。抽了一口兩口，……這纔眯眯的笑了。然後，別的人這回也露着嘻嘻的笑臉，「給我煙捲罷！」他們都這樣喊。

排着長蛇陣列的汽車隊，等從豁朗的麥田裡一跑，轟的響了一聲，連相迫擊砲彈，就接二連三的，向着近處落下來了兩發，大槍子彈也飛過來了。這樣，直到現在排成一趟的汽車隊，忽然的就變成了兩列，三列，四列，分成了有好幾列，而在麥田裡捲起來了黃塵霧進。那簡直是賽馬。

把汽車都集結在一個建在麥田裡的廟背後。在廟的西側，距有四十多米的地方，有一個圍着城牆的村莊。東邊則是茫茫的麥田，在大約有一千多米的方，是接連着羣山，但是，在那山根底下，還能看見並列着的電線杆子。用望遠鏡一看，原是一條鐵路的路線，也就是津浦鐵路。是甚麼呢？——却像發見着了心所懷念的東西似的。從南邊能聽得見槍聲，不是怎麼太遠的地方。響了密集的機關槍聲，震搖着森林，山砲轟轟的聲音也緊響。槍子砲彈竟向廟這邊趕來。避難民從附近的村莊裡，一個接着一個往廟這邊集來。我們的部隊，把殘剩在堡子裡的土民，全都集合在一起，讓他們去避難。

在城牆外邊的一個小集團村莊裡，脫了有一百多件正規兵的軍服在拋棄着。廟裡裝了避難民滿々の。老頭兒和小孩子們，燒開着水，拿到了我們這個地方來。說是拿到了軍隊那去讓他們喝罷。廟裡有一個當村長的人。拿一隻裝飾了的長煙袋桿，悠悠的薰着煙捲，他是一個說不上在那場却帶着一種很利害鎮靜的老頭。通譯和他談着各式各樣的話。村長是稍微忪胸臃肚的回答着。發着很納福的哄笑。蔣介石沒有到這邊來過。李宗仁 and 別的大個們，倒和軍隊們來過。若問他拿茶甚麼的去奉承不行嗎？他却

說我們並不只是奉承日本軍，中國軍若是來了，也奉承中國軍啊！等一問他若兩邊都來了，怎麼辦呢？跑唄！他說着便笑了。可不是怎的，他真是一個極正直，鬥不鬥的老頭啊！我却覺着很有趣。我時不常的就叫麥田的雄壯壓倒了，可是那麥田的主人，就是這樣的農民罷！於是，我便想起集合在蚌埠難民大會的村屯代表農民來。帶有這種風格的村長，也像在蚌埠看見過的那些百姓一樣，他雖然不是腰板脖硬，可是，却具有同樣的頑強身體，晒得漆黑的皮膚，折疊而深々の抬頭紋，和那滿竟是筋而像金剛葉一般的手掌。至於抗日的思想，不一定，也與許是深刻而普及着。隨着到徐州的靠近，我們却頻々の看見了和軍隊一同來反抗我們的士民。然而，我想那樣事，農民並不能像和土協同那樣快樂的深刻，在深刻裡，總可想做那是不能說的。他們拿出了茶水歡待，但是，那並不是因為中國軍所好，也決不是因為日本軍的所好，甚麼也不是啊！也就是讓你喝茶，叫你高興，原是設着一種惡魔化的方法，只要是能趕快把你從麥田裡追出去，也就好了呀！！

廟裡叫接二連三來避難的農民，抱着吃奶小孩的女人，和小孩子們連身子也動彈不動。也來了些頭上蒙着手巾的剪髮大姑娘，她們都遮蔽着臉。那些不遮着臉的，

則都在臉上抹着鍋底灰甚麼的，弄得黑漆漆的髒穢。到歲數的娘們，都是纏着小孩一腳，像綁着兩根高腳標着走一般，拙笨得很不好看，跛着跛着的，類似剛纔會邁步般的走法。年青的大姑娘們，都沒有纏着腳。

天色已經黑起來了。

進到榆莊的圍牆裏邊。外面的園子裡有大蘿蔔，於是，便拔了十拉多根。在進口的旁邊，有一處很堅固的門樓子。牆裡雖屬竟是一些粗糙的土房，然而在中央却有一處在這方圓乍見的，豪華而高大的廟宇。跟小泉少尉要了一間房子。在廟裡有紅漆的圓窗，和扁格的扉門，乃是一處稍微漂亮些的屋子。我們這回算得在我們好久沒有住過的，用木材蓋的豪華邸宅裡睡覺了。將點着秫稭做飯，竟從暗間的門那場喊了一聲：「若過於露出火光來，敵方的砲火就要集中了啊！」

是××部隊長的語聲。我們很惶恐，趕緊的就把火消滅了。槍彈接二連三的響着很劇烈的聲音，飛過來打到廟宇的頂上，弄得磚瓦橫飛起來。山砲也在緊貼牆外頭，轟的一聲響起。我們是小起來，很斯文的在屋裡做着飯。

說是中山參謀，頭晌上徐州連絡去了。等到中山參謀回來，已是夜裡十點鐘左右。

五月二十一日

手搖車隊爲的去拿不銜用的糧秣，已決定到徐州去。那雖僅是四里多地的路程。因爲殘敗的敵兵還在不斷的出沒，所以，當然不得算是安全的行旅。聽說昨天中山參謀，在一去和回來，也受了敵人好幾回射擊。據說這個部隊不到徐州城去，所以，領一組新聞記者諸君的情姿，倒都像是很哀愁的樣子。大阪朝日的三個人，捐坐在受領糧秣的手搖車上，快々活々的，很勇敢的出發了。

出發。在廟裡的避難民，是甚麼工夫作成了的日本旗，都在手裡拿着，可是不大好看的旗。也有在長條白布上，縱縫着四方的紅布。像是煮了一般的白地。等我們一走，他們便把那些旗拿出來。今天真是像日本祭日的光景，不管走到那裡，竟是日本的國旗。在村莊的房檐上，也懸揚着旗。還有寫着：「歡迎大日本」，「歡迎親華勝利大日本」……等々の紅紙條，張貼在各々地方。也有捧着旗，像步哨似的站在門

口。從麥田裡成群結隊去避難的中國人，前頭都打着旗，在裝載着傢俱，用牛拉着的夫車上也插着旗。在麥田裡有蠢動的人影，麥田裡蹲的可場都是。他們想必是直蹲到了現在，可是，冷不釘的，竟消失得看不見了。心想不是殘敗的敵兵啊？等一靠近，他們拿着日本國旗，便抽個冷子從麥田裡站起來，嘿嘿的呆笑。等一到村莊，便把茶水打來，給我們汲着井裡頭的水。還有像袍子花一般，把旗緊挽在脊梁上的小子。纏着腳的老婆，和抱着奶兒的女人，也都拿着旗。

事々不落空的中國人，也有轉遊收檢着扔了的瓶，或空罐子的小子。像那樣的買賣人，不庸說，當然也拿着旗，一面檢着空瓶，一面對這邊搖擺着旗在顯示着。女孩子和老人集合在一處而避難的地方，那拿着的旗，一轉遊竟像做着一道牆一般圍繞着。也有站成一排，拿着旗出迎的。筐裡裝來了雞蛋，又有的綁來了不少隻小雞說：

『送給您們罷！』

『這的確是像凱旋的光景啊！』我們說着便笑了。

飛機頻々的飛翔，轟着爆擊的音響。那一定是殘敗的敵兵。在這附近河溝是非常的多，橋梁幾乎都破壞了。有一個乍見的大水池，水裏還修着竹圍牆，像是有魚的樣

子。因爲它的障害，以至不能進軍。時不常的，聽得見劇烈的槍聲。先鋒也與許是正和殘敗的敵兵遭遇着呢。在麥田裡，還有麥子倒了挺老寬一面子，而踏着成了道路的地方。在這樣地方，麥穗又都向着南面躺着，這鮮明的是從徐州退却的敵軍大部隊壓過去的痕跡。天色已經黑起來。

我們和蓮花大佐指揮的本部設營隊，在一起先走，坐着汽車，等天色黑起來，便到了朔里店。在半道上有一個病人，因爲叫他坐上汽車，所以，梅本君只好步行，和部隊一同的晚了。

朔里店乃是一個有圍牆的小鎮街。竟沒大很有住民。在街門上並列着綠色和紅色的紙，貼着「歡迎大日本」，「恭賀大日本」的字樣。不大一會，天色也就黑了。在我們到了的當兒，正有前衛部隊在做着飯，但是，不大工夫就出發，向着靜夜裡走去。我們的屋裡，有一個裝着一多半澄清冷水的缸。這真是比甚麼都值得感謝的東西。很晚的部隊纔從暗闇裡到來。

吃完了飯，連相的便要睡覺，是在屋裡的地下，鋪上蓆子混睡着。梅本君便說起敵上殘敗敵兵的話來。那是太陽落下山去以後的事情。是掐鼻尖也看不出來一般的黑暗

。行軍中，——在梅本君緊傍邊的暗闇裡響了一聲槍聲，於是，他便駭怕了。等一打聽，據說原來是打着殘敗的敵兵。勒馬行軍的兵隊，和在自己身傍邊走着的一個兵隊說起話來，因為正在疲乏着，所以，他也許默々不語的走到現在，然而，這回也與許是想起來了甚麼，冷不釘的纔要說話罷，但是，和那個說話的兵隊，却沒有回答，等又招喚了一聲，這纔答應了一聲甚麼，那原是中國話，越想越奇怪，等抓着了一看，他原來是一個中國兵卒，日本兵隊很驚訝的喊着說：「敗殘兵跑進裡混亂來啦啊！」然後，就有想從排裡往外逃跑的人。等一抓着，還是中國的兵卒，這樣足有五六個。殘敗的敵兵，像是已被打得晒啦曬啦，往四下逃跑去了的樣子。等他們稍一留神，部隊是向着南邊進軍，若是日本軍，決沒有把屁股衝着徐州，而向着南邊去進軍的道理，雖然黑漆漆的看不清，但是，他們想準是往後退却的友軍，所以，殘敗的敵兵，都樂々和々の進到行軍的隊伍裡。疲乏着的兵隊，誰也不張嘴說話，他們就是聽着說話，也與許不知道是日本軍，因為徐州是把各々地方的中國軍隊集合來的，從中國兩頭集合來的兵隊同志，言語完全不通的事，的確是不少，所以，就是在日本軍說起話的時候，他們也一定要尋思那是從離自己們很遠地方來了，的戰友，他們還看出來了，

若是看不出來的話，不一定，也興許跟我們一塊來到朔里店。他們像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的樣子，歪歪扭扭的走得不穩，並沒有像能抵抗的地方。叫稍微的歇歇腳，然後就休息着，兵隊因為很疲乏，都仰面朝天，翻過來吊過去的睡去，直到下了出發的命令纔起來，這樣竟有輕容也起不來的小子。「喲！若不快點起來就晚了啊！」這樣搖搖晃晃把他招喚起來，然後，一看他還是中國兵卒，像這樣事也有了兩次，第二次看出來的是兩個人，一個人是手和腳受着傷，都用襪襖的布條纏着，可是，另一個兵卒，却像是把那個受傷的小子背到那場來的樣子。——梅本君是說了這樣一些話。

五月二十二日

今天像是不移動的樣子，說是在這裡等着軍方關於今後行動的命令。沒有別個事幹

的，就和梅本君從街裡繞着，爲的解々煩悶。於是，便繞着去檢那例來貼在房門的春聯文句。

在房門上邊，橫貼着的四字文句：

萬	象	更	新	積	善	人	家	地	久	天	長
根	深	蒂	固	穎	川	門	第	大	塊	文	章
千	祥	雲	集	天	地	回	春	裕	國	便	民
對	我	生	財	杏	花	春	雨	陽	開	泰	運
福	祿	來	朝	民	國	萬	年				

在房門兩傍的對聯：

(各都是兩行)

好	鳥	枝	頭	皆	朋	友
落	花	水	面	盡	文	章

生	×	財	生	×	青	紅	×	花	江	×	三	萬	×
意	×	源	意	×	藜	杏	×	木	山	×	春	里	×
春	×	如	如	×	夜	春	×	四	千	×	花	雲	×
前	×	水	春	×	照	啼	×	時	古	×	柳	霞	×
草		源	意		書	鳥		新	秀		煥	開	×
											文	錦	×
											章	繡	

財 源 雨 後 花

× × × × ×

香 氣 春 日 氣 春 和

唱 春 歌 春 人 春 路

（譯者按：此聯語欠合，只照原文抄錄，存以待正。）

詩句好，字體也好。還有在一個叫「真誠藥堂」的藥舖是：

廣 探 九 洲 藥

生 活 萬 家 春

小學校的是：

組 織 人 民 鍛 鍊 人 民

統 一 意 志 團 結 精 神

這確稍微有些嚴肅。等進到荒廢了的小學校裡一看，却棄着一個寫有「斗保冊」字樣的，褐色很厚的紙口袋，這樣，等一看，原來是中國軍隊的名簿。在一本是一陸軍第六師十七旅三十一團機三連第四班士兵「斗保清冊」的印刷格紙上，分着：階級，姓

名，年齡，箕斗（薪俸米錢）籍貫，住址，家族（父母，兄弟，妻子）身材，原業，入伍日期，保人，……各項，乃是一個很精密的調查。年齡是平均二十四，五歲，家族是父母健在的，只有父親或是母親的，有妻子的，大約是一半一半。農業出身的最少，工業出身的最多。籍貫是浙江省的多數。身材都是四尺七八寸，但是，我想這個計算的單位，或許是和日本尺稍々的不一樣罷。這個名簿是特別有趣，在姓名的上邊，處々都捺着紅印色的印，填寫着「某月某日潛逃」。大概是逃兵罷！還有像薪俸原簿似的，種々謄寫板印刷的命令傳達書，和軍歌等書冊。

在街裡有不少望樓。這樣望樓，從澹河過來，在這邊的那個村莊都有。是用磚修得特別堅固。在四面還有那都能射擊的槍垛口。街鎮的一角，有一座福神祠，置着一個極渾然的佛像。小福神祠雖在到處都能看見，然而，這個却是一座規模稍微大一點的。福神的畫軸，也在到處看見了。還常々貼着各式各樣的官吏圖，和二十四孝哩，甚變的彩色畫。又在一處房裡，有了一個蛇皮線子。是一個古風的東西。我尋思彈一彈，等把倒下了的馬一扶起來，兩條絲絃竟冷不釘的斷了。

高橋少佐告訴我說：

「部隊完了徐州作戰的任務，大概就要歸還到基地去。部隊是不進徐州城就要歸還的，但是，在這最困難的戰場上，竟收了莫大的戰果，——就是果然像最初的預想，做成了「興味戰」，使着這場和「坦丁堡」（普法戰爭）大血戰相匹敵的徐州作戰，得收莫大的效果，建樹不朽的功績，就是我們也出了很大的力量！」少佐說着却像感慨無量似的。

部隊是二十四日出發。聽說手搖車隊也得在那一天，由井阪少佐指揮之下出發，然後再到百善的兵站支部，去連絡糧秣的搬送。任務暫告終了的我們，也決定在那和手搖車隊行動相共，坐着汽車到百善，道經板橋集的××本部，回到蚌埠。各報社的新聞記者們，也決定和我們取共同的行動。

我們很掛念那七個沒有信息的同盟通信社記者，樣々の打聽了，也繞着各部隊都看了。有的說是在蕭縣看着了，又聽說確實是和戰車隊在一起，像是從蕭縣上徐州去了的樣子。我們雖說是稍々の放下點心，可是，又和高橋少佐商量一次，明天再到蕭縣去一趟見々真。高橋少佐，上軍馬值班的山際上等兵那裡去了。

「樣々叫你費心啦，已經不用馬了呀！謝々！——」少佐說着，便用手撫摸着那匹從

這個廣漠的麥田裡，一直騎到了現在的秀馬的鼻梁。

「祝您今後健康！」山際上等兵行了一個舉手敬禮。

「啊！你也好々的保重罷！這匹馬叫甚麼名字？——」

「名叫日紺！」

「日紺？好名字啊！」高橋少佐一邊又摸了好幾回那匹馬的鼻子，一邊這樣說。

說是在步兵衛兵所來了不少殘敗的敵兵。那原是說在這幾天裡，各處落到我們部隊裡的殘敗敵兵，每天也都不下一千五六百人的事。在到處他們是一個跟着一個趕來。尋思是各五個人或是十個人來，可是，竟有好幾百弄成一團來的。也有的投降。據說他們都是沒有吃飯，沒有喝水，飄々蕩々的，所以，若是抓拿他們，的確一點不難。他們是從各々地方招集來的兵隊，等調查了他們所屬的軍隊一看，竟是二十個師以上不同的兵隊。

「我去到衛兵所。在門口一個窄房子的外邊，站着一個步哨。有一個像是到歲數了的中國兵卒，抱着膝蓋，蹲在房門的近處。他是一個腦門子寬眼珠子銳的漢子，也沒有綁着警繩。我打聽打聽，據說這還是一個中尉呢，是昨天在津浦線附近抓來的，可

是，他說要借鉛筆使々，於是，便借給他一隻鉛筆讓他寫，他寫的大概是：

「自己要純潔的，揚棄直到現在的抗日舉動，無論怎樣，希望給留一條活命，若能那樣，自己甘願爲日本軍獻以犬馬之勞，因爲自己對於湖北的地理很清楚，所以，在行將攻擊漢口的時候，自己願與領導道路……」

於是，經過種々嚴重審訊之後，一個衛兵說：

「已經說了，叫他在司令部那邊做點甚麼看々也可以，所以，纔把繩扣給他解開了呀！」

在緊裏邊的磚花牆那邊，像串珠一般，一連串綁着三個中國兵，四五個日本兵隊，把他們都領到衛兵所的外邊去。在敗殘兵裡，有一個阻着像是四十多歲的兵卒，可是，後邊那兩個兵卒，大概都是沒滿二十歲的青年兵卒。等一打聽，他不但是要一死的堅持抗日到底，而且，對於這邊的訊問，甚麼也不答，只是端着肩膀，又擡着腳像要跳的樣子。

我彎了彎眼睛，我並沒有成爲惡魔，我知道那個，我深々の安堵了。

(全完)

「麥田裡的兵隊」所感

高橋少佐

參加徐州會戰的××部隊，應當北上軍的骨幹，建樹了偉勳。我也充任報道部員之一，領着玉井伍長，梅本照像班員，西運轉手三個人，和他們一同去了。步兵伍長玉井勝則，便是火野葦平。

讀了從軍記的原稿，只是淡々的，並沒有甚麼出奇，也沒有誇張，原是一本理所當然的日記。但是，它內容的真實，和裡頭滿溢着玉井的人品，又怎能不奪住讀者的心目呢。玉井是在「孫圩」脫出來了死線。在友軍苦戰着的最前線，他服侍着不少受傷的兵們。然後，他又不少回，想要領着處在一塊的兵隊們去突擊城牆。這又決不是像文士火野葦平那樣的品質。從杭州灣上陸，一氣到警備杭州，在幾多的戰鬥和討伐裡，纔露出來了奮鬥的陸軍步兵伍長玉井勝則，原是皇軍的一員戰士。他雖說是在死線上徬徨着，可是，竟用那叫受傷兵鮮血所滲染的手，寫了這本記錄。

然後，硬咬着牙，多少會棄了鉛筆，要跳進到降着雨一般的手榴彈，這也是玉井。就是寫兵隊們在一百好幾十度熱氣裡喘息着，從沒邊沒沿的麥田裡的進軍，玉井也感覺着背傷和大槍在自己肩上的沉重，和自己脚指頭的紅腫，以及疤的疼痛。然後有的咬着牙，有的抹着淚，這兵隊一個人一個人的心地，若是不能如實表現出來總覺不好受，我想大概他是因為這個關係纔寫成的罷。不寫不成的心地——就是在戰場上也這樣感覺着，然而，我却怨恨自己沒有那樣才能。「驅逐敵兵」哩，「續行追擊」哩，在這愉快的五六個字，還不够十個字的新聞記事裡，一氣到皇軍將士神聖的尊貴苦勞，是怎樣的暢盛呢，玉井原是細細的瞭解了這些，纔開了筆，這種意義，我很希望槍後的諸位，也要好々的玩玩味。

有的人說：真正的戰爭文學和名畫，並不是在戰爭的當兒能做成的，總得在幾年或幾十年之後，纔能表現出來。這種議論，原是叫人好々的達成戰爭的目的，然後再慢慢去收拾。現在已是假若是一個人，就得儘量的拿出他自己天分的時候了。和那些恐怖哩，欲望哩，想要把這些人類本能的末梢，剝出放在眼下，去磨西洋那

種所謂戰爭文學的派頭，而僅把痛快的幾天，竟是圖名的從軍加以創作的，却根本就不相同。在我領着玉井去的當兒，並沒有向他預定甚麼，原是當着步兵伍長的玉井不寫不成纔寫的，我確相信這就是純粹的戰爭文學。

這個若能正響動了槍後諸位的胸心，玉井却有相當的功勞。他業已樹立了不少偉大的武勳了，這回不久的又要回到原隊去，我在期待着：他一面愛着部下，一面樹着光輝的武勳。

攝影筆記

梅本左馬次

火野葦平伍長，是一個從杭州到南京攻略的強者，我在這個×月，來到了報道部，乃是頭一回從軍，因為不是受過軍隊訓練的身子，所以，自始至終，却很累贅了他。所說的強者，是一句沒短說的話，但是，有像他那樣能呆在夥伴身傍的人，不知道一顆心又是要怎樣放得下去，我是打算和他在一起，冒着一切危險，去照一些好一點的像片。

在這次頭一遭的從軍裡，我會秘密的預定要放開視野，就是戰線的生活部分也要照々，然後，在最後的徐州攻擊，盡着死力去碰々戰鬪。然而，我們的部隊，却像火野君所寫的那樣，竟沒有去到徐州而終。作戰的目的，並不只是一個徐州，原是要殲滅那一帶的敵兵，我們雖然知道是這樣，可是，却覺得可惜。而且，就是像片的種類，顯眼的也都是後方的記錄。

問題的「孫圩」，連一張像片也沒有，這實在是一件憾事。到了「孫圩」的前夜，一氣到受了襲擊的早曉，我老是和火野君呆在一起的，可是，將到了早晨我便逃跑了。我想若是老和他在一起，却又不知怎樣好了，然而，無論如何，我是逃跑，在西側的高地，雖然叫敵兵狂射了一氣，可是，終於在下午平安的趕上了部隊。然後，高橋少佐便和部隊一同出發，到了翌日，朝日新聞的岡田特派員，傳來那裡的一切消息，然而，那其間的一天，却覺得比一個星期還長。在那天的傍晚，火野君纔和高橋少佐，一同的露出來了他們健壯的面孔。於是，在那天晚上，又煞費苦心，去洗掉了戎衣上點々的血痕。同盟通信社諸君，終於沒能遇見，直到半月後的前天，纔在上海慶祝了他們的泰平無事。

火野君是寫甚麼樣的從軍日記？雖然聽說了那種計劃，可是能不能寫像尋思那樣的東西，我還不知道。我和他在戰線的野營裡曾經談過文學，也有的時候竟談到了夜半。可是，我在認識他以前，只是讀過了「糞尿譚」的三分之一，並不知道他的文章。就是一塊走的軍報道部伍長，原是火野葦平的這同事，也是在從軍約有三天

頭上纔發見的。(在那以前，我總尋思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五長！火野君在×月×日昇級軍曹，而今已經不是伍長了。)然而，現在我已經把急忙火勢照的像片交給他，今後，只是快樂的在等着讀他的小說集，從軍記。現在好像正用着猛烈的速度在寫着，所以，我不打攪他，只是等着最後的快樂。

(六月六日)

康德六年三月五日印刷
康德六年三月十日發行
定價五角
郵費四分

麥田裡的兵隊

發行人 新京中央通四三 田中寬次

編輯人 新京中央通四三 織田五郎

印刷人 奉天市鐵西區中央路三二 關 眞

印刷所 奉天市鐵西區中央路三二 興亞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 新京中央通四三(振替新京一九二四) 滿洲國通信社出版部

總發售處 奉天千代田通四〇(振替新京四五二) 滿洲圖書文具株式會社

發售處 北京四城石駱馬大街廿一號(電四局三五六一) 大亞印書局

發售處 上海北四川路底(電四六九一八) 內山書店

87

708064

